

明季忠義叢刊

汪陰義民別傳

胡山源著



世界書局印行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高誼

所謂民族思想，乃近代之產物。昔日地大物博，人人得而安居樂業，卽有一二野心家，興兵稱雄，亦一家一姓之得失，與全民族無關。例如我國歷史所載，雖代有外族侵入，但如蚩尤之戰，夷狄之患，匈奴之擾，五胡之亂，殆皆肆行劫掠，以多獲財物爲滿足，初無毀滅他人民族，移殖自己民族之目的，不得謂之民族戰爭。迨宋室南渡，胡元建國，宋明覆亡，滿清奄有中原，興亡之際，攻戰拒守，情況激烈，民族思想，於是蓬勃而起。

西洋亦然。自工業革命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以謀國外市場，鯨吞蠶食，不遺餘力。民族思想，亦愈演愈烈。

夫一民族，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彼此迥不相同。故民族無論如何弱小，決不願舍己從人，泯其特性。事也，勢也，亦人情也。

我國自宋以來，歷次民族抗戰中，以明季抗滿爲最烈，而民族思想之色彩，亦以明季爲最濃。蓋後來居上，天下事固當如此。胡君着眼此點，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

或曰，今茲五族共和，漢滿一家，胡爲乎舊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義叢刊者，以外形言，固爲表彰

明季忠臣義士，動人觀感；以內容言，則爲提倡民族思想，發人深省者也。蓋凡爲國民，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苟有一技之長，卽當出其全力，以爲國用。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搜幽鉤奇之餘，更吮毫伸紙，寫成專篇，其用心固非僅聘其詞華，以文學自鳴而已。援古證今，尙係一般看法；借古勵今，乃爲作者之眞意，幸讀者留意及之。

抑江陰、嘉定、揚州等處，皆爲余舊遊之地，尤以江陰爲最久。幾成余之第二故鄉。余自小求學江陰，前後凡七載，足跡遍城鄉。童年景象，猶歷歷在目。深覺睢陽、二侯、臧公、三公祠等，英風宛在，豪氣凜然，大足以振頽立懦，蔚爲民族之光。至於一般民情，亦多激昂慷慨，砥礪廉隅，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出一頭地。茲者，陣雲低壓，寇氛日深，讀此忠義叢刊，余懷渺渺，尤多世古之幽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固不僅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而已。

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余仍不能不爲之一言，以爲介紹。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頗合余之主張。至於作者用筆，句斟字酌，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尤爲本書之特色。倘各級學校以此爲國文課本，或爲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海內賢達，幸垂察焉。

明季忠義叢刊

胡山源

江陰讓
傳

世界書局印行

自序并題

凡人至少總有一個脾氣，我也有一個脾氣：

我的相識人家，如果有什麼慶弔之事，我知道他們賓客如雲，我就不去；反之，假使他們是門可羅雀的，我卻要在百忙中，抽身前去，為他們幫幫場子。因此，上海還沒有成為孤島之前，知識界的高談闊論，很是熱鬧，我就縮在一旁，緘默無言，上海成了孤島之後，環境變了，舊日的談論寂寂無聞了，少不得我就出來點綴一下，撐撐場面。

我決不說別人趕熱鬧是不對的。趕熱鬧自有趕熱鬧的理由，我非但諒解，並且佩服他們有此熱心。只是我這個生成不合時宜的人，實在沒有趕熱鬧的興趣和才能，所以只好放放馬後砲，弔弔場。我希望別人不必佩服我，但至少能諒解我。我現在寫着這幾篇『明季江陰義民別傳』，就算是曲子中的『隔尾』罷，為已經唱過的前半齣正曲，添一些餘韻，為就要再唱の後半齣正曲，作一個引子，沒的冷了場子。

至於我為什麼不寫別的，而要寫這些別傳，當然其中也有着一些道理：

明季雖然儘有寡廉鮮恥的士大夫，會向異族屈膝，而歷代異族入主中原，我漢族抵抗得最激烈的，卻要算明季。而且明季去我們不遠，舊恨新愁，正可借鑑，因此我就看中了明季。不過明季抵抗異族滿清，南方

尤比北方激烈，而南方的江陰，在這些抵抗中，更其放了極大的光彩，被稱爲『忠義之邦』。所以我的看江陰，並非爲了我是江陰人，阿於所私。而且江陰人死守孤城八十一天，芝蔴大的官兒閻典史陳典史（等於現在的公安局長），固然主持全局，厥功甚偉，然而真正造成這光榮的犧牲的，乃是江陰的民衆。所以我不暇爲閻陳二典史，以及其他曾任過國家官職，吃過國家俸祿的人作傳，要爲一般平民作傳。

民衆的力量是國家一切力量的根源，抵抗異族，尤其非民衆的力量不可。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可援，而明季的江陰抗滿義民，便是一個明證，我願大家能夠注意這點。可惜他們人數太多（數十萬人），我不能一一爲他們寫照，而且他們中有許多簡直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自然更叫我難於着筆。我幾經衡量，只好寫成了這十六篇。

這十六篇的「英雄」(hero)，全是實行抵抗異族的平民，雖然其中有兩個秀才（等於現在的小學畢業生），一個貢生（等於現在的初中畢業生），因爲他們從未做過一官半職，所以也只能算作平民，我想管中窺豹，略見一斑，就是這區區十六篇的「英雄」也就夠了罷。

再說到我這樣描寫他們，其中當然也有着一些因由：

我不希望我的文字成爲『史』一般的「官書」，所以我不按史例來爲他們作傳，而只隨筆所之，要怎樣寫便怎樣寫。好在他們大都是不見「經傳」的人，我這樣描寫他們，也不見得辱沒了他們。

我又不希望我的文字能和正統派的古文媲美，所以我不濫調的古文，而要用曾被正統派視作「洪水猛獸」的白話文。我更不希望正統派的大學教授，會選我的文字作國文講義，所以我更不用他們男必「徵君」「處士」「少有大志」女必「出自名門，素嫻禮教」這一些俗套，而用那不嫌粗俗的街談巷議，市井口吻。

我用這樣的方法，來寫那樣的人物，是否寫得好，能否達到我寫他們的目的，當然我自己不知道，我只盡我的力罷了。

然而惟其我是江陰人，我寫到這裏，我又不禁感慨系之：

我已經一年半沒有回到江陰去了。我的祖母和母親，現在還寄居在江陰鄉間的親戚家裏。她們都已年老（我祖母今年整整九十歲），我不能去接她們出來，而她們又都顧惜着我，不要我回去看她們，因此我們的相見，不知將在何日。至於殘破的江陰四境，以及連大門都已被人擄去的我的家，也都日日縈繞着我的夢魂，使我念念不忘。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自己啞啞，尋求一些發洩。結果，我就仿着江南好的調子，題幾句在下面，以寄我的懷念之私。假使有人看了下面的幾句，以為字裏行間，沁着悲感，不免使人喪氣，那末我就再向你打一個比方：「落難公子中狀元。」我們在落難時，儘不妨唱唱蓮花落，待到「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時候，就可以揚眉吐氣，「一日看遍長安花」了。

不要失望，與會淋漓的文字，將來一定會有人供給你看，那時我也許竟會破一下例，改變我的脾氣，來湊個熱鬧現在就讓我在這孤島上唱唱蓮花落，發洩一些鬱勃的情緒罷：

江陰好 山水氣勢雄 三十三山羅四境 長江滾滾隱蛟龍 四季景無窮

江陰好 人物冠古今 佛子神仙隨代有 畸人俠客不須尋 行事足謳吟

江陰好 風俗最淳良 富貴摺紳崇禮讓 販夫走卒重綱常 氣節更輝煌

江陰好 雨露四時勻 只有嫩涼添秋豔 時逢輕暖弄春晴 冬夏亦良辰

江陰好 物產羨豐饒 江裏河豚薦紫筍 機頭棉布勝鮫綃 衣食兩逍遙

江陰好 古蹟任遨遊 楚國春申雄一世 延陵季子義千秋 一例美名留

江陰好 最好是吾鄉 山似連環江似帶 桑麻遍野米成倉 到處可徜徉

（故里在東鄉倉廩橋，離城十餘里，今遷城東已十餘年。）

江陰好 最好是吾家 竹外桃花依屋角 籬邊楊柳拂簷牙 慈母樂無涯

江陰苦 淪陷已半年 山色沈沈迷霧瘴 水光渺渺鎖烽烟 無地不腥羶

江陰苦 不再有良辰 屢屢晴天聞霹靂 時時白晝起煙塵 含淚度芳春

江陰苦 景色倍淒涼 芳草天涯人何在 落花無語鳥迴翔 劫後變風光
江陰苦 產物釀飢荒 三春雖有蘆蕪綠 四月曾無大麥黃 不必說分秧
江陰苦 廬舍盡成墟 海燕來時迷故壘 衙蜂到處覓新居 人意復何如
江陰苦 性命似鴻毛 殘膏賸骸膏塵土 斷頭缺足沒蓬蒿 故舊半蕭條
江陰苦 最苦是吾鄉 一夜羣魔施毒手 百家少壯走他方 個個淚千行
江陰苦 最苦是吾家 十載故居遭破敗 高年慈母隔天涯 愁與恨交加

江陰義民別傳目錄

許用——大喊「頭可斷髮不可薙」的首義者	一
季氏兄弟——衝鋒營的領袖季世美和季從孝	八
程璧——毀家紓難的富商	二四
高氏父子——寧死不肯薙髮的鄉兵高老頭兒和高瑞	三五
黃明江——唱曲過關的男子孟姜王	四四
徐五——病死海灘的逃亡者	五六
王華——慘遭冤死的糧餉管理員	六五
湯三老兒——聽不見自己肩上放大礮的聾子	七三
陳憲欽——精於游泳的混江龍	八四
徐玉揚——喝斷陸官舍橋的鄉下人	九二
戚三郎——斷頭復續的殘存者	一〇一
李介立——擬上中興三策的白眼狂生	一一〇

胡志學——四出呼援的鬪士	一一〇
何氏兄弟——掌大旗的何常吹號頭的何泰	一二八
陳二郎——暗施毒藥的九歲男童	一三七
黃毓祺——力圖再舉終於殉國的學者	一四八

附錄

江陰城守紀（清韓莢）	一五八
江陰城守後紀（清許重熙）	一九五
江上遺聞（清沈濤）	一九九
南國愚忠（清吳偉業 鹿樵紀聞）	二〇九
閻陳二公守江陰城（清計六奇 明季南略）	二一一
江陰建義問典史主之（明古藏室史臣 弘光實錄鈔）	二二〇
孤忠後錄（明馮純嘏）	二二二
黃毓祺起兵竹塘（清計六奇 明季南略）	二二九
明季江陰忠義遺事（胡山源編）	二三二

許用

清朝特任的江陰縣知縣方亨，到任了七八天，天天所着意趕辦的事情，便是叫百姓薙髮。

閏六月初一日，方亨按例往文廟去行香，百姓都跟了他去，其中有年高德劭的耆老，讀書明理的秀才，以及一般沒有知識的平民。行香已畢，大家紛紛地問着：『如今江陰總算歸順了，大概沒有別的事情了罷？』

『還有薙髮一事沒有辦到，』方亨卻這樣說。

『一定要薙髮的麼？』

『這是大清的律例，誰也不能違背！』方亨乾脆地說了之後，就回衙門去。

一時明倫堂上，議論紛紛。

『什麼大清不大清，律例不律例！』有一個人忿忿地說：『前幾天要我們造冊，我們覺得並沒有什麼困難，大不了忙着幾個書吏，也就辦好了。我們這樣將就，他倒偏不肯將就，我們索性不理他，看他怎樣！』

『本來是不能將就的，』另一個人接應着說：『我們造冊已是錯了，現在不可以再錯了！』

『頭可斷，髮決不可薙！』忽然一個清脆的聲音，從明倫堂的東首，飛了出來。大家聽到了這種堅決而

清楚的說話，精神都爲之一振，連忙轉過頭去，看是誰說的。大家只見一個中年的秀才，手裏捧着一樣東西，氣概昂昂地立在那裏，滿面都是憤激之色。有認得他的人便說，他叫許用。

「好，頭可斷，髮決不可薙！」衆口一辭的應和着，聲音的響亮，真是震得梁上的灰塵，簌簌地落個不住。

「我們都是大明的百姓，」許用接着說，一面就移步向明倫堂的中央走去，「我們只認得太祖高皇帝是我們的祖宗。什麼韃子胡兒，也居然敢來入主中原！」

他走到中央，便將手裏的東西張掛了起來，原來是一幅明太祖的御容。

「太祖高皇帝呀，——」他一掛出這幅御容來，他和許多秀才們，就都哭着拜了下去。

自從五月底，得知南京失陷，宏光被擄之後，許用和一班秀才們，便天天到明倫堂來，掛着這幅御容哭拜。不過他們只是秀才，除了哭拜以外，實在也無法可施。不料今天的情形，卻和往常大不相同。看，秀才們哭着拜了下去，所有到這明倫堂來的人，也都哭着拜了下去了。大家也都哀哀地高呼着：

「太祖高皇帝呀，——」

因此他得到了許多安慰，因爲他覺得，事情已經擴大，不單是秀才們的事情了。

哭拜了一會之後，大家就商議着起兵保護大明江山，索性大大地幹牠一下。

下午，北門諸少年，聽見了這個消息，就攻入了縣署，將方亨等一班漢奸下了獄。第二天大家就擁護現

任的典史陳明遇，作了一縣之主，正式豎起了大明中興的旗號，反抗着滿清。

過了幾天，城中的事情，略略有了一些頭緒。除了主將之外，大家又舉了許多職員，例如舉人夏維新，秀才章經世，王華，管糧餉，許用等二十多個人爲參謀。從此許用便在一切守城禦敵的事項上，盡着他的力。

一個月之後，經營糧餉的夏維新和王華，因爲人民說他們尅扣賞金而被殺，許用又受到了閻典史的命令，叫他幫着章經世，一同執掌着糧餉之事，閻典史是前任的典史，大家請他來主持守城的事情。許用說，「這有了章先生，也就夠了。」

閻典史說，「我怕章先生欠負些責任，所以非有一個有力的人幫助不可。」

「但是生員能力薄弱，恐怕不能勝任，還是另請高明的好。」

「城裏雖然不缺少有經濟大才的人，然而肯像夏先生、王先生那樣捨命負責的，恐怕不大會有罷。至於比了夏先生和王先生，更能得到民衆的完全信任，不致發生變故的，我看就只有先生了。所以這事只有請先生份外辛苦一下。」

許用再三推辭，閻典史再三相勸。最後，他覺得一則閻典史的知遇可感，二則責任所在，義不容辭，就只好勉爲其難，答應了下來。

果然，糧餉之事，自從許用接手以來，便沒有出過什麼亂子。

江陰城看看要守到八十天了。這其間，不知打了多少次激烈的仗，死了多少人。清兵呢，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一定將要江陰打下來。江陰人呢，明知是一個死，卻不肯束手待斃，必須要抵抗到底，向清兵索代價，和他們同歸於盡。看到了八月中旬，城外的清兵越打越多，因為打死了，就調別地的兵來補上，一切軍需也很充足。城內的江陰人，則既沒有接濟，不但人越打越少，便是一切軍需，也就漸漸感覺不足起來了。

然而智勇雙全的閣典史，固然不肯將彈丸之地的江陰城，拱手讓人，即使在小小的事情上，也不肯示弱於人。他要給他的敵人知道他和江陰人的鎮定和暇豫。

他給人民賞月錢，從八月十三日起，到十七日止，定為賞月之期。大家在這個時期中，便都帶着月餅，攜着壺觴，到城頭上去痛快地飲着吃着。猜拳行令，與會淋漓，不但使城外的清兵，看見了不敢輕視城中的力量，並且也藉此使大家的精神奮興起來，認困守孤城，不足為苦，一旦失敗，儘可視死如歸。

在他們暢飲的時候，許用做楚歌作了五更轉曲，叫善於唱歌的人，在城頭上唱着：

一更裏，月初升，保守江陰城；月光照大地，江陰屬大明。

二更裏，月漸高，江陰人膽氣豪；留得大明江山在，性命如鴻毛。

三更裏，月正中，江陰人是英雄；滿洲三王十八將，一概無影蹤。

四更裏，月已斜，江陰城是一朵芙蓉花；芙蓉多美麗，大明江山多榮華！

五更裏，月沈西，滿洲韃子苦淒淒；江陰攻不破，眼看大明江山壽與天齊！

一個唱了，別個就和着，字句又簡單易學，沒有多少工夫，大家就都會唱了。

到了八月十五日，江陰人的興致，似乎格外高了些。晚上，天無纖雲，只見一輪皓月當空，照徹了大地；四野裏清露零零，劍戟無聲，別是一種淒清的景象，使人忘記了這裏是圍城，這時是打仗。城頭上的人，依然痛快地喝着酒，吃着月餅，大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爭戰幾人回」的氣概。而且他們不但喝着酒，吃着月餅，唱着曲，並且還用笙笛簫鼓，來和着他們的曲。弩師黃明江，更使出了他那音樂的絕技，在西城的敵樓上，拉着一手的好胡琴，真有一「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妙。

今天所唱的歌，也是許用做的，其詞句是：

宜興人，一把槍。

無錫人，團團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仗八十多天寧死不投降！

歌聲悲壯，響徹雲霄。城外的清兵，也都爭向前來竊聽，聽了之後，有怒罵的，有悲歎的，更有泣下的。

降將劉良佐，綽號劉花馬，聽了這些歌，過了兩晚，也叫人作了勸降詞，就一面和僚佐在帳中喝着酒，一面也叫兵丁同聲唱着：

勸勸你們江陰人，快快投降我大清：

大清皇帝有恩典，大清皇帝有威名。

投降了身家性命都保住；投降了財產不損半毫分；

投降了官上加官做；投降了定有賞賜到平民。

倘若執迷竟不悟，莫怪將來化灰塵。

勸勸江陰好百姓，快快投降就開城。

許用聽了，立刻就叫唱曲的，唱出下面的答詞來：

劉花馬，不要臉！

堂堂大明將軍降胡兒，還向人前說恩典！

胡兒威名像什麼？胡兒威名遼東犬！

江陰人，心如鐵！

什麼都不要，只要流盡最後一滴血！

投降麼？做你的夢！

礮來了，請你受用！

唱到了末一句，許用就吩咐礮手，正對劉良佐帳中歌聲所發的地方，將裝就彈藥的大礮放出去，同時大家更喊了一聲：

轟！

應和着礮聲，以此爲歌詞的尾聲。

這一礮幸而在月光之下，不能瞄得十分準確，所以劉良佐沒有打死。不過他吃了這一驚，也就飲酒無心，不敢再唱什麼勸降詞了，連忙避了開去。

江陰人這幾天的歡暢，原不過迴光返照罷了。因爲人人已抱必死之心，便落得在未死之前，從從容容，苦中作些樂。果然，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江陰城內無芻糧，外無救兵，到底被打破了。城裏的人，能夠執刀槍的，就都從事巷戰，直到戰死爲止；不能夠執刀槍的，不等見清兵的面，個個就都自殺。誰都要抵抗，誰都不投降！許用一聽見城破，就連忙趕回家中，將這個消息告訴合家的人。合家的人早就約定，大家同死一處，所以許用回來後，得知了這個消息，大家更用不着商量，也不必準備，只將前後各門，關了起來，對明太祖的御容拜了之後，便將火在室內各處點着。一霎時，烈焰衝天，許用這一家的人，都化了灰燼。

季氏兄弟

煌煌的告示，貼滿了江陰的四城，說誰不雍髮的，就要重辦。

江陰人議論紛紛，除了聽其自然地遷延着以外，只有北門內外的人，有一些辦法。他們舉出了年老的鄉耆何茂，邢穀諸人，向新任的知縣方亨送上呈文，請方亨代爲上詳，准予江陰人留髮。

這些鄉耆又在縣署大堂之上，向方亨當面請求着。

「混蛋！」方亨對他們大罵着，「大清的律例，豈是可以隨便違背的！」

「誰是混蛋？」何茂一時按耐不住，也便發作着說，「你是明朝的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的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

「你纔是混蛋！」邢穀以下幾個人也都譁然對罵着，「江陰人是決不肯做混蛋的！」

「你還是識相些好，」另外有人這樣說，「我們來向你請求，還是看得你起呢。當今之世，誰可以作得威福！」

方亨看看不能奈何他們，並且他們又是年老之人，諒來也沒有什麼緊要，就拂袖而起，不睬他們，進入

後堂去了。

明天，方亨在文廟行香之後，回到衙裏，恰正接到府中發下來的檄文，其中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說話，他就叫書吏們將這檄文寫了貼出去。書吏們一看這話，就都將筆向地上一擲，喊着說，「死也不高興寫！」

方亨要叫皂隸打他們，皂隸不肯動手，而他們卻已經呼呼嚷嚷地走出去了。

到了下午，北門內外的少年漢子，都擁進城來了。他們本來喜歡拳勇，平常使槍弄棒，都有將來爲國家建立功業的雄心。他們昨天一聽見何茂邢穀諸人的報告，都很憤怒，很想立刻衝到縣裏去，向方亨示威。只因時間已晚，來不及實行。今天一個上半天，他們號召了許多人，準備完全，就浩浩蕩蕩地向縣裏出發。

雖然是在大熱天，他們身上都裏面縛了紙冊，外面著了棉襖，當作軟甲，手裏也都執了兵械，準備斷殺。由他們所推出來的首領季世美、季從孝、王試、何常、何泰諸人，率領着，在前面打着鑼，先到了縣前。

他們在縣前放三銃，高喊一聲「死不薙髮！」喊了幾聲，又到縣後去，也是這樣放三銃喊一聲。他們這樣一喊，四城的人都聽見了，便也應聲而起，「死不薙髮」的喊聲，震動了全城。

他們在縣前縣後喊過了，就喊到縣裏來。方亨聽見了，就和主簿莫士英坐到大堂之上去，作着威勢，對皂隸們呼叱着，「將他們的兵器收來！」

皂隸們不動。

「兵器是防禦敵人的，」季世美向大家說，「給敵人收去了就要給敵人用，死也不可以！」

「誰敢來收兵器的，先叫他死！」大家應着。

方亨到了這時，實在沒有辦法。他固然知道百姓是怕官的，並且尊敬官的，所以他可以放心向他們呼叱，但是百姓動了公忿，衆怒，他的皂隸又不聽他的命，他用什麼來對付他們呢？他要保全他的威信，又不能不顧到眼前的事實。他除了發急亂罵以外，一些沒有辦法。莫士英則連罵也不敢，更其沒有辦法。

「你們這些奴才，個個都該砍頭！」忽然從後堂走了一個人出來，向堂下的衆人罵着。大家一看，認得他的，原來是前天無錫蘇宗敦派來的家人，蘇宗敦是方亨的老師，早已投降清朝，聽得方亨來任江陰縣知縣，所以就派這個家人前來賀喜。

「這是奴才的奴才，做了他！」大家都如此喊着，季氏兄弟和其他幾個人，就趕到堂上，將那個家人一把抓了下來。大家提起拳頭，向他身上直打，立刻打得他氣息全無，就此打死。

方亨看見這個家人被打時，只是急得頓腳，大喊「反了！反了！」不能救他。皂隸們已經不聽他的指揮，他自己又顧着身份，不敢走下堂去救護他。因爲幸而百姓還當他是一個官，有些畏忌他，沒有直接打到他身上，他們現在打這個家人，正是向他示威，他是懂得的。

季氏兄弟和其他許多人，將這個家人打死之後，又將縣署的頭門四扇，和二門四扇，搗了下來，就在丹墀之內，生了火，焚燒死屍。方亨到了這時，實在忍無可忍了，何況他也是年輕的人，那裏再耐得下去。他就冒險走出公案，降下堂來，意思要想親手去捕捉爲首的季氏兄弟。不料季氏兄弟和其他的人，正不怕他，看見他走來，反一擁向前，將他包圍了起來，把他的紗帽和圓領，都扯得粉碎，並且罵着說：

「你不配穿戴！沒的，不汗辱了這衣帽！」

莫士英看見情形不對，吃驚之下，便踉蹌地逃走了，不敢再出來。

「慢來慢來！」方亨不由得着了慌，連忙搖着雙手這樣喊着說，「我們再商量，我們再商量！」說着，他就掙扎着退到了大堂之上。

「你現在肯商量了麼？」季世美說，「不過我們也沒有別的商量，乾脆一句話，請你備文上詳，免除薙髮；否則我們本來不想活，不要弄得大家都活不成。」

「好好好，」方亨一口應承地說，「我一定備文上詳，免除薙髮，你們散了罷。」

「你早這樣答應我們，」季從孝說，「我們早就不來了，來了也就不這樣幹了。不過你須知道，我們散是容易的，來也是容易的！」

季氏兄弟一聲號令，大家果然就都散了。不過他們料想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所以他們並未真個各自

散回家去。他們都聚集在關帝廟裏，計議着以後的事情。耆老們和讀書識字的舉人們，秀才們，也都來加入了他們，共同計議着。自然，季氏兄弟這些人，有的是勇，讀書識字的人們，有的是謀，他們要成什麼大事，彼此都知道誰也少不了誰。不過在目前的事實上看來，似乎勇比了謀尤其需要，因為善謀的，呈文也送過了，懇求也當面懇求過了，都一無用處，方亨還是口口聲聲非雉髮不可；而季氏兄弟並不和他多話，那樣的一幹，他至少在口頭上就不得不屈服了。因此，一班先生們，就不待這些少年漢子的邀請，都自動地來加入了這個計議的集團。

「不對不對，我們上了當了！傍晚的時光，縣中一個書吏奔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到關帝廟中來報告着說，『你們散了以後，方亨就傳我進去，叫我備文，上詳豫王，請兵來殺你們。我因那時只有一個人，只好聽從他。現在該項文書，已經馬上飛遞出去了，所以特來告訴你們。』」

「豈有此理！非將這個狗官做去不可！」季氏兄弟等一聽見這話，便都喊了起來。

「且慢且慢，」舉人夏維新說，「我們不要就殺死他，且留一些餘地。反正他在我們的掌中，我們隨時都可以殺死他。我們留着他，也許事情可以不必弄到決裂。」

「不就殺死他，也須給他知道我們的厲害，我們不是隨便可以打發的，」季世美說。「你們跟我去！」他又對諸少年說。

「我看先派一個人去將詳文追回來纔是，」秀才 章經世說。

「怕什麼！」季從孝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看罷！」

一羣怒氣填胸的少年在前，若干步履艱難的中年和老年在後，一窠風奔進了縣署，搜到了後堂，將方亨捉了起來。

「你要活呢，還是要死？」季世美將一條夏布汗巾繫在方亨的頸上，作着就要抽緊的姿勢。

「聽憑你們，」方亨說，他知道此刻已不能再用緩兵之計了，而且向這些少年哀求，也是沒有用處的。

「且慢且慢，」夏維新趕到了，連忙擠進來喊着說。

季世美這時還沒有真要殺死方亨之意，不過向他示威而已。然而他見夏維新一到，便格外做作起來，顯出立刻就要將方亨縊死的樣子。

「還是從長計議，」夏維新懂得季世美的意思，所以索性也就做作起來，向季世美諸少年作着揖。這種舉動，在季世美是諒解的，可是許多少年，都不滿意夏維新，說他有意護衛方亨，不忠於江陰人。

「送他到賓館裏去罷，」章經世說。

就這樣推推擠擠將方亨送到了賓館裏，由人在外面監視着。

到了晚上，方亨恐怕有危險，看見夏維新時，就向他求救。同時，大家也怕他夜裏逃走，於此就彼此妥洽

下來，將方亨送交夏維新，負責看管，不許他逃走。

明天，方亨得了夏維新的同意，回到縣署去，閉了門，不敢再出來。可是城裏這種舉動的消息，已經傳遍了四鄉，四鄉的居民，不約而來的有幾十萬人，便是兒童，也都一鼓作氣，踴躍入城。誰要是不來的，便要遭受大眾的唾罵。季氏兄弟看到了這個情形，就出來從事組織。

他們將所有壯年的男子，在大教場上分成隊伍，樹起旗幟，以鳴鑼爲號，共同進止，以爲進戰退守的準備。人是那麼的多，以致路上擠滿了幾乎不能走，於是他們又另定辦法，叫大家分途出入，例如那幾條街專門向東或向南，某幾條街專門向西或向北，以免衝突。這樣種種的安排，一早起來就着手進行，到下午方纔有一個頭緒。同時，全城都罷着市來適應着這一個大時代的來到。

方亨在衙中聽得這個消息，不禁份外着急起來。他想不到江陰人竟會這樣大幹。但是他覺得坐觀百姓的騷動，既然勢所不能，而就此逃走了向上臺去報告，也不是一個適當的措置。他還想努力一會，向清朝表示他的能幹。他叫侍役們發出一個消息，說他對大眾有安撫的說話，叫大眾到北門外的君山下去聽，他就要到君山上去。

這個消息，不消多少時間，就傳到了個個人的耳中，於是大家便向君山集中。等了一會，果然見方亨坐着轎子來了。他到山上下了轎，就對大眾說：

「我是素來知你們江陰人民的義氣和勇敢的。我本來不要違反你們的意思，一定要你們薙髮。只因有一位姓陸的承差對我說，江陰人是膽小的，並且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不妨對你們嚴厲些；殺一警百，是個最好的辦法。我誤聽了他的說話，所以不無勉強你們的地方。現在你們的確不要再鬧了，我一定爲你們辦到不薙髮的地步。」

方亨還有許多安撫的話，大衆已經沒有耐心聽他了。大衆最注意的，就是那個姓陸的承差，都罵着說，「姓陸的私通外國，非做去他不可！」

「那一個兄弟快些去將姓陸的狗賊抓來？」季世美問。

「我去我去，」王試連忙出來答應。

「好，你帶幾十個兄弟去；但是除了抓姓陸的以外，其他事情都須做得爽利，」季世美告誡着說。
王試一聲吆喝，就帶了幾十個人飛奔往城裏去。

「你們可以安心了，可以散了，」方亨還在演說着。可是大衆似乎並不注意他的說話，只各自商議着，以後究竟應該怎樣幹下去。

「當然，我們到了這個地步，再也不可以妥洽了，」秀才許用說。「一則恐怕方亨仍是緩兵之計，二則即使不薙髮，也遠離我們的目的很遠。我們是大明的百姓，我們要中興大明，什麼大清！我們不承認！」

「對，我們是大明的百姓！」許多人都應和着。

「我們現在已有許多人聚集在一處，」許用繼續激勵着衆人，「這是很難得的。我們的力量已經不小。如果我們不善用我們的力量，聽由牠自起自落，我們就要做亡國的奴隸，聽由別人來宰割。從此以後，我們決不可散。我們要一心一力，中興我們的大明！」

「中興我們的大明！」衆口一辭的應和着。

王試和一些人回來了，說，姓陸的全家已經逃避無踪，他們將他家中的東西，都已經搗毀乾淨，有一個光棍，乘機偷取他家一隻酒鼎，他們已經將這光棍殺死了。

「便宜了這姓陸的狗賊！」季世美說。「那個光棍，殺得很是。我們是爲公，爲大明的天下，不是爲自己的好處。以後誰想營私作弊的，就以那個光棍爲例！」

「事不宜遲，」許用說，「我們就往明倫堂去正式宣誓起義罷。」

「對，我們往明倫堂去，」大衆都這樣說，並且就四散下山，分頭進城去。

「喂，」季世美對那仍在勸說的方亨喊着，「你也和我們同去麼？」

「同去同去，」方亨顯出熱心地答應着。

在大衆到明倫堂沒有多久時候，方亨果然也坐着轎子來了。許用在堂上設了太祖高皇帝的神位，

領着大家宣誓起兵，方亨也加入在內。宣誓完畢，方亨就回衙去，各保的保長，去要求發出火藥器械，他也居然答應了。

常州知府宗灝有文書來，勸諭江陰百姓，大家都置之不理，只忙忙地準備着起兵的事情，尤其忙的，就是季氏兄弟。因為他們雖有熱心與勇氣，可是究竟不是領兵的主將。而許用諸人，又都是書生，本來與這些勇武少年不熟，一切實際行動，還須有賴於這些少年。而能約束並指揮這些少年的，就是季氏兄弟。

在季氏兄弟各種安排中，立刻就見效驗的，便是城門口的稽查。在他們在明倫堂宣誓後不久，在方亨回衙後更是只有片刻之後，西門的稽查人員，已經捉到一個奸細了。在這奸細的身上，搜到了一封密書，是方亨寫給常州知府宗灝的，說江陰已經造反，速派大兵來剿。

『做了他！』季世美一聲吩咐，衆人亂刀齊下，立刻將那個送信的人，砍成了肉醬。

『大家隨我來，』季世美怒容滿面的號令着。大家當然知道他要去往什麼地方去，所以並沒有誰問他一句話，就都跟着他快步的走。

他們一直進入縣署，衝到內衙，將方亨抓了出來。依了季世美等諸少年的意思，也要將他亂刀砍死，仍是一班紳士不肯，因此就留下了他的性命。同時他們又搜尋到了莫士英，他說他願意投降，再做明朝的官，大家不睬他，就將他和方亨，一併送入了獄中。

「察院裏來押我們薙髮的四個滿兵，何不就此做了呢？」有人如此說。

「對。」季世美說，「一不做，二不休，既已動手，非做去他們不可！」說着，他就自己領了幾十個人往察院來。

這四個滿兵是數日之前，常州知府宗灝差來的。來了之後，方亨供給他們，很是週到。他們穿着滿洲人的衣服，說着滿洲人的說話，吃生的東西，隨地撒尿，席地而臥，作着種種滿洲人所有的形態。江陰人從來沒有見過，一時認爲怪事，想不到奪去明朝的天下，竟是這樣的人！

季世美和幾十個人到了察院，就都挺起了手中的槍，直衝進去。那四個滿兵，早已知道不對，都伏在二門之內放箭。外面的人沒有防備，居然給他們射倒了幾個，一時走不進去。

「不行，」有人這樣說着，意思是要退出去。

「上！」季世美又將腰刀拔了出來，只向前直衝。有膽氣的人，也都跟了他衝進去。

滿兵一看抵敵不住，就都返身向裏面逃走，一個跌入了廁中，一個躲到了廁屋上，一個躲在夾牆裏，一個跳到了正屋上，都被季世美等搜了出來。季世美等看見裏面一般的也有牀鋪帳帷，以及鍋竈桌椅等物，而且都很精緻。原來這些滿兵對人所作的生活形態，都是假的。不但如此，他們這時並且跪了下來，叩着頭，說着道地的蘇州話：「我們本來是蘇州人，不是韃子，求你們饒了狗命。」

大家不睬他們，將他們抓到街上，用亂刀砍死了。他們臨死的時候還說：「莫主簿叫我們來的；莫主簿害了我們。」

民衆自動的起義，文的以許用爲首，武的以季世美爲首，到了此刻，總算可以告一個段落了。但他們都覺得，他們總還需要一個總管一切的人。他們幾度商議之下，以爲典史陳明遇，爲人素來長厚，與民無怨，而且也能夠懂得民情，忠於大明，大家便一致擁護他爲一縣之主，而聽從他的號令。從此以後，江陰興兵起義，恢復明朝的大舉，就開了一個新局面。

此後幾天之內，在陳典史主持之下，整理了許多內部的事情。

宗灝派了三百個兵來攻江陰，走到秦望山下，就被當地的鄉民，殺了一個乾淨。宗灝將這個消息報告了南京，南京就派馬步兵一千多，從常州向江陰進發，同時，水師統兵官王良，也領了水師殺向江陰來。

江陰城裏的鄉兵，一得到這個消息，就趕緊出城去迎敵。北門來的一班少年，自立了衝鋒營，仍舊以季世美爲首領，也就準備出發。

這天，閏六月初六日的晚上，季世美發下號令：三鼓一礮造飯，四鼓二礮吃飯，五鼓三礮，在初七的清晨，全體拔營出發，以一百個人作先鋒，在前面開路。他又命令北門外的地保，取了幾個鐵筯，用鍋底煤塗黑了作假礮，安放在閘橋之上。過浮橋時，他更命令地保將浮橋拆去，經過夏港時，也是這個辦法。

季世美領着他們一早出發，一路上雖然有人送東西給他們吃，到底不能吃飽，到申港時，走了二三十里路，大家都已經餓了。他們正想停下來造飯，吃飽了再向前進，忽然有人來報說，清兵已在前面相去五六里的地方，不久就要來到，於是大家都很奮興地喊着說，「打退了他們再吃飯，還不見得晚！」

季世美也以爲然，就領着他們向西疾馳起來。不料六七里之後，並未見到清兵。然而他們卻不敢停下來，因爲此地雖然沒有清兵，而仍舊不能不作清兵即在目前的準備。他們只好再向前奔，總想早些遇到清兵，殺他們一個痛快，然後再停下來吃一個痛快。他們在這種心理之下，一直又奔了幾十里，到虞門，天已經晚了，方纔真的遇到清兵。

他們奮勇的殺上去。然而他們只有三五百人，清兵卻在一千開外；他們奔得急，已經疲乏，清兵很從容，正在以逸待勞；他們肚子餓着沒有氣力，清兵卻正在鼓着腹，精神很充足；他們完全是步兵，清兵卻大半是馬兵，在這種種形勢之下，他們無論如何的拚命，終於失敗了。

季世美陣亡，完畢了他那恢復大明的使命。

到了七月初十日，闔典史進城主持之後，另有一番調度。在各種調度中，他傳齊了北門的衝鋒營全體一千人左右，向他們談話。他着實稱讚他們的英勇，尤其是他們的首領季世美的功績。他重新爲他們組織起來：選季從孝爲先鋒，統率全營；何常執掌大旗，旗上繡着「大明中興」四個大字，王試掛得勝鼓；何泰吹

號頭。他又將一切必要的軍服和器物，準備完全，給他們應用。於是衝鋒營的全體，在閻典史的指導和季從孝的統率之下，個個人都願意爲大明效力，死而無怨。

又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激烈的防禦戰，衝鋒營的人員，先後死亡了不少，到破城的那一天，他們只剩下五百人光景了。

「總歸是一死，我們要死得值得些，大家出力拚！」季從孝立在安利橋上喊着說。

安利橋是城中市河的諸橋之一。季從孝在城破之前，早就存好心，要在這裏作着最後的巷戰，所以此刻他就出來指揮着。他叫一百個人守着東面的花橋，一百個人守着西面的方橋，大隊則守着中間的安利橋。聯絡這三條橋的防線的，就是那一段中街。而諸橋的北塊，則橫貫着東大街，這東大街便是清兵的進路。清兵由祥符寺後破城進來以後，節節遇着江陰人的抵抗。可是他們人多勢盛，江陰人總是抵擋不住，漸漸地他們由三元坊巷、觀音寺巷等處，衝到了東大街上。他們沿着東大街向西衝之外，有些就想從街南諸橋衝到中街和南街去。

「來了，我們上罷！」季從孝將槍尖向後一招，衝鋒營的好漢就都擁上了橋面，等待着清兵。

衝到這裏來的清兵，雖然看見橋上有人準備抵擋，卻仗着他們得勝的氣餒，一些沒有留心，只與匆匆地呼噪而上。不料前面三五個人，一走到近橋面的時候，經不得橋上人的槍刺刀劈，就都倒了下來，有的翻

入河中，有的滾下橋塊。他們看看勢頭不對，纔一聲吶喊，結着大隊，猛衝而上。

「來得正好！」季從孝說，接着就和他的弟兄們抵死的抗拒着。

兩方面的惡鬪，真是激烈。一方面以爲大局已定，那裏容得這少數人的負固不服，非要衝過橋去，加以消滅不可。一方面以爲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守得住這條橋多少時，便是保全半個江陰城多少時。彼此都有決心；彼此都有毅力。誰亦不怕誰；誰亦不讓誰。兩方面在這橋上衝來衝去，好似拉鋸一般，鬪個不休，死傷的人數，也增加個不休。

花橋和方橋的情形，正和這裏相彷彿。

還有呢：不但在這三條橋上，發生了肉搏，而三條橋之間，三十丈長的市河兩岸，也處處在攻守着。有人在沿河的屋上射着箭飛着瓦石，有些人在河中較狹之處或有碼頭的地方，交接着兵仗。死傷的人，一例地在續續增加着。

「好了，我要少陪了；我在前途等着你們，」季從孝說，那時他已鬪得筋疲力盡，遍體鱗傷了。他說了這話，就從石欄之上跳入了河中。

八月裏正是發大潮的時候，又加以幾天的大雨，河裏的水很高。可是，河裏的水，卻幾乎不能爲人所見，因爲河裏的人實在太多了，有些已經死，有些還沒有完全死，有些已經沈了，有些還浮着。這裏面，一大半是

清兵，一小半是衝鋒營的子弟。

衝鋒營的子弟雖然看見他們的領袖已經陣亡，他們還是照常的前仆後繼，殺上橋來。他們已經在各自爲戰，本來用不着領袖，所以季從孝的跳水，對他們一無影響；要是說有一些影響的，不過加強他們決死的心罷了。

不過他們全數只有五百個人，而清兵呢，則正有五千個人，五萬個人，在續續而來；以十個拚一個，甚至以百個拚一個，江陰人無論怎樣的英勇，那裏還拚得過呢！

黑暗來到時，衝鋒營的五百個人，拚得一個都不存了。這一段三十丈長的市河，非但看不見水，並且看不見岸，因爲河中的屍首，已經疊得比岸高，和橋面一樣齊了。

衝鋒營的子弟和清兵的屍首混在一起，好像他們沒有了氣，還滾在地上共鬪着。可是以屍首的比例算，衝鋒營的子弟到底是得勝的。

程璧

在江陰縣的大堂之上，上至陳典史，下至推車擡轎的，都集合了在議論紛紛，商量着守城的一切事情。人多口雜，商量的成績，自然不能盡如人意。除了請閻典史來主持，大家都無異辭以外，其他如何戰，如何守，如何請救兵，都沒有一個確定的辦法。而尤其覺得困難的，便是軍餉無所出。

陳典史再三說，『這是大家自己的事情，捐出自己一部份的錢來，就是保全自己其他部份的錢。如果有錢的不肯捐出錢來，將來一旦城破，自己所有的錢，就將爲韃子所擄去。』可是這話，誰也不給他一個反應，似乎他們的錢，總是可以保全的，即使破了城，也不會損失分毫的。

『縣庫裏所存的東西，我已經點算過了，並沒有多少，』陳典史又補充了一句。

程璧立在大堂之下很遠的地方，看着聽着，過了好一會。他不是江陰人，所以凡事不敢趕向前去。現在，他耐不住了，就向前擠着，到了階石之上，對陳典史和一切到會的人說，『陳典史的話很不錯，我雖是徽州人，我的財產總不能帶回徽州去。我現在先捐三萬五千兩，以後我再量力捐助。』

陳典史聽了這話，大爲欣喜，說，『程先生畢竟知道大體，真正難得。』說着，他就走過去，向程璧一揖到

地。『我爲江陰的民衆，謝謝程先生。』

『我們也並不是不肯捐，』有一個紳士說，『實在我們都沒有程先生那樣的大財，想區區之數，濟得甚事，所以雖有此心，只是自慚着，不敢出口。』

『那倒不妨，』陳典史說，『我們現在幹事情，不能說多論少，只要各盡其力就好了。程先生捐這一筆大款，固然難得，但是我們如果人人能夠量力捐助，也就一樣的助成了大事。』

『那末我就捐三百兩，』那個紳士說。

『我五百兩罷，』另一個紳士說。

『我十兩，』一位老翁說。

『我五錢可以捐麼？』一個小商人說。

『當然可以，』陳典史答，『幾分銀子，甚至一個大錢，都可以。』

當時一唱百和，差不多到場的人，每一個都捐出了一些。

『就是沒有錢，』陳典史過了一會又說，『有什麼東西就捐什麼東西，也是一樣的。反正城守不牢，什麼東西都不是你的。』

於是就有許多窮人，身邊實在沒有分文的，都回去將可以捐出的東西送了來，有些甚至是一束柴，一

段布。陳典史一一向他們作揖道謝。

在幾天之內，用着捐來的錢所買來的東西，以及捐出來的東西，一併算起來，大約有火藥三百罇，鉛丸鐵子一千石，大礮一百座，彈鳥機一千張，錢數千萬串，粟麥豆各數萬石，其他酒醕鹽鐵芻藁之類，也有着相當的數目。這樣一來，守城的力量，便相當可觀，清兵在城外聽見了，很是不安。

程璧回到家裏，心裏覺得很痛快。他本來是個慷慨的人，地方上有什麼公益的善舉，他總肯捐助大量的銀兩。他常說，我雖然在若干縣中開着當舖，每年可以賺進許多銀子，但這些銀子原來是各縣所有的，我不過代他們擔負着集散的責任罷了。他是個事理通達的人，決不像一般的財主，要作守財虜。但他覺得，歷來捐出來的錢，總沒有捐得比今天更意思的。

過了幾天，忽然有一個人手裏捏了一封書信，來向他祕密求見。他問這人是什麼一會事，這人說，「我在東門守城，忽然有一枝箭，綁着這一封書信射了進來。我一看是程先生的名字，所以悄悄的來報告給程先生聽，並將這信帶來給程先生看。」

「你沒有報告陳典史麼？」程璧問。

「沒有。」

「爲什麼不報告他呢？」

「我想這與程先生個人有些重要的關係罷。」

「那末你錯了，」程璧鄭重地說，「事情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個人關係了。你取到這封書信之後，如果不立刻擲到城外去，便應該立刻去交與陳典史。現在陳典史是一縣之主。不過現在還不算遲，我們同去見陳典史罷。」

程璧和這人見到了陳典史，說明了這封書信的來歷，就交了出去。

「程先生自己拆開看了就是了，」陳典史說。

「不敢，」程璧說，「理當陳老爺看。」

陳典史便不再推辭，將那封書信拆了開來，看了一遍，然後再遞給程璧看。

「陳老爺看了就是了，不用監生再看，」程璧說，不肯接這信。

「程先生說得是，」陳典史還是遞了過去，「不過看來還須程先生作答，所以請程先生看了再說。」

程璧見已不可推辭，就將信接過來看着。原來是清將寫給他的大意說，他有如此巨財，又不是江陰人，不應和江陰人一同幹此笨事，守城抵抗。現在給他機會，只要他肯投降，不但他在江陰的財產，將來爲他保全，連別縣的財產，也爲他保全，並且還可以保薦他，給他官做，至少可以做一個州官或縣官。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程璧看了連連的叫着，恨不得就要扯碎牠。

「就請程先生寫一封回書罷。」陳典史說。

「這種胡說八道的信，給他一個不理就是了。」

「不過程先生如果肯以正言作答，也可以使他們知道我們人心的一斑。」

程璧聽了陳典史的吩咐，纔提起筆來，草草的寫了幾句，大意是他不問自己是否江陰人，他只知道自己是大明的百姓。他爲了大明，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爲了異族入主中原，任何利祿，在所不顧。這回信，仍叫那送信來的人，帶到北門城上，他拾得來信的地方，也綁在箭上，射了出去。

這時閻典史還沒有到，陳典史是一個長厚的長者，擔任不了許多事情，所以城裏實在缺少着一個主將。陳典史自從程璧首倡輸金以來，遇到了什麼大事，便一直和程璧相商，因此，有一天，他也將這種困難，告知了程璧。程璧說，他在此有一個同鄉，名叫邵康公，很懂武事，一個人能夠抵敵四五十個人，似乎可以擔任此職。陳典史聽了很爲歡喜，便和守備顧元泌同去見邵康公，覺得邵康公年未四十，果然人才出衆，就率領衆人，拜邵康公爲主將。

過了四五天，有人來報告程璧，說靖江兵將他在靖江所開的典當，已經搶掠一空了，程璧只是笑笑，並不以爲意。

靖江夏起隆，帶了沙兵八百人，渡江南來，說是來援助江陰的。江陰方面，派了經營糧餉的人，帶了四千

兩銀子和其他猪羊酒米等物，前去犒賞，他們嫌少。他們只是酗酒賭博，並無闕志，在江陰城南一戰，就此被殺傷了五百人，其餘的便四散逃亡而去。有些甚至恨程璧沒有多多犒賞他們，所以一回到靖江，就將程璧所開的典當，搶個乾淨。

程璧在江陰的地位，日漸重要起來了，因此有許多事情，都要他去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向外討取救兵，便也落到了程璧的身上。

那時黃蜚從蕪湖將兵屯駐在太湖裏，總兵吳升嘉也從吳淞駐兵福山，糾合了洞庭兩山的人民，遙爲接應，攻破了蘇州，因此兩方面的聲勢，都很浩大。陳典史看看江陰城內的力量實在薄弱，又沒有外兵前來救援，所以便想到向外面討取救兵的辦法。可是誰去做乞師的使者呢？他一時沒有主見，還是來和程璧商量。不料程璧自告奮勇，卻一口應承了下來。

程璧先由無錫入太湖，見到了黃蜚，將乞師的話告訴了他。黃蜚說，他自顧不暇，沒有這個力量來援助江陰。程璧說之再三，他毫不答應，只是推託。程璧沒奈何，只好辭別了他，再向蘇州出發。他以爲吳升嘉的兵力要強盛些，向他討取救兵，總不致於再遭拒絕。

吳升嘉的兵力，果然強盛，可是他一聽見程璧乞師救援江陰的話，便說：『區區江陰，守也能，不守也能。最要緊的，是我們應該趁此機會，培植自己的勢力，以便將來待時而動。』

程璧告訴他，『我們都是大明的百姓，應該起來恢復大明的天下，即使事情不能成功，也應該爲大明存正氣。況且一面爲着大明，一面也就是爲着自己，因爲在異族的鐵蹄之下討生活，究竟是不自由的，沒有保障的。』

吳升嘉卻說，大明早已亡了，在此亂世，人人只有自保，談不到別的話。程璧又以唇亡齒寒的關係勸說他，他只是不聽。程璧無可奈何，只好快快地回到江陰來。

陳典史一知道程璧討取救兵的事情不成功，大爲憂慮。可是程璧說，『事在人爲！在沒有完全失敗之前，我們總還是要幹下去，幹到底！我現在將各地的財產收集攏來，還有十四萬兩銀子。我將這個數目，完全充作軍餉，看來也還可以支持一陣罷。』

程璧捐出這一筆鉅款，果然使陳典史寬心了不少。

不過這時清兵大隊人馬，都打到江陰來了，前部先鋒便是降將劉良佐。邵康公出去抵敵，沒有取到勝仗，大家便要殺他。爲了程璧的關係，纔將他下在獄中，饒他一死。

陳典史看看實在難於支持，又來和程璧商量，請他往淮安巡撫田仰地方去討取救兵。陳典史說，『屢次煩勞先生，實在不當。先生捐了這許多錢，還要出去奔波，我們真對先生不起。』

程璧說，『大家爲了大明的事情，何分彼此。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既不必推讓，也毋須勉強。我在城中，也

不能使刀弄棒，和韃子對敵，我自然只有做我所能夠的事情。」說了之後，他就結束往淮安去。

田仰一看見他很是欣慰。不過關於借兵之事，田仰說，實在有些爲難，借不出了，因而就談起了張九達的事情。原來田巡撫曾傳檄朱公子，叫他借兵三千給泰興、張九達，來救江陰。不料張九達領兵到了江南，看見清兵在西石灣放牛馬，他貪着一些小利，就和他的親信三十餘人，上岸去收這些牛馬，被清軍的伏兵圍牢了攻打，他和三十餘人，全軍覆沒，其他的三千人，蛇無頭而不行，便一齊潰散了。

「一來，」田仰說，「我自己沒有兵；二來，要向別人轉借，有了張九達那會事，無論如何是借不到的。國家大事，到了這個地步，我也無可奈何。我在這裏也不能再存身下去，不久，我就要往紹興去，幫助魯王共成大事。」

程璧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他想有力量的，不肯發救兵，肯發救兵的，又沒有力量，看來斗大的江陰，總是守不住的了。不過他仍舊不灰心，他還是要盡他最後的力量，向別處去借兵。

程璧往淮安去了不久，陳典史便派人去將閻典史請了進來，主持一切。閻典史一進城，知道程璧所薦的邵康公，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將他放了出來，依然重用。過了半個月，黃蜚和吳升嘉終於兵敗被執，投降了清軍，由貝勒博洛帶他們到江陰來，向閻典史勸降，被閻典史痛快地罵了一場。

程璧在路上真是吃盡了千辛萬苦。他各處打聽，有無忠義之士，肯爲大明效力的。不論人數多少，力量

多少，凡是可以爲大明效力的，他都一力的勸說他們，叫他們去救江陰。他說，『一個江陰如此，十個江陰也如此，以至一百個一千個江陰都如此，大明的天下，就可以保全了。』無奈聽見他這種說話的人，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便是力有餘而心不足，所以他在兩個月之內，走了許多地方，遇見了許多人，說了許多話，結果卻一個人也沒有去援救江陰的。

最後，他聽見他故鄉徽州，有金聲和江天一起兵勤王，他大爲欣喜，便連夜趕往前去。不料他剛剛趕到，金聲和江天一的兵，已經潰散了。他四顧茫茫，竟是沒有一個呼救之處，同時，他又記望着江陰的事情，不曉得現在已如何，就打定主意，先回江陰看看再說。

他仍舊由徽州入浙江，沿錢塘江順流而下。不過他還存着一線的希望，所以又想順路由運河而入太湖，再去看看黃蜚到了嘉興，纔知黃蜚已經投降清兵。他再由蘇州而往常熟，再想去看吳升嘉，到了那裏，纔知道吳升嘉也已經投降了清兵。到了這時，他纔死心塌地的回江陰來。

這天晚上，他走到了徐墅。鎮上的人家，都已零落不堪，在市梢頭卻還有一所廟宇，不大破敗，他就投了進去。廟裏也沒有別人，只有一個年老的和尚，在敲着木魚念經。他跋涉了這許多地方，受了這許多挫折，無論身體和精神方面，都已經很疲乏了。一旦踏到了這個清淨的境地，他覺得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極大的安慰。他向老和尚借宿，老和尚答應了他。同時他看老和尚並非平常的酒肉和尚，所以等老和尚夜

課完畢之後，就和老和尚談了起來。他先問那地方的一般情形，以及廟中的情形。老和尚說，現在處處大亂，地方上已經沒有秩序。至於廟裏，因財產很少，小和尚和香火過不來這種困苦日子，都已經遠走高飛，離此他去了。

「那末居士是從那裏來的？」後來老和尚也就反問了他。

「老師父是方外之人，」程璧說，「將實情告知老師父，諒來也沒有什麼妨礙，」接着，他就將江陰的一切事情，以及自己各處討求救兵，毫無結果的話，都說了出來。

「阿彌陀佛，」老和尚聽了程璧一番話之後，歎着氣說，「可憐居士一片熱心，都已經付與流水了。」

「爲什麼呢？」程璧驚異地問。

「居士有所不知，」老和尚說，「江陰自從閣典史入城主持以後，將清兵打得落花流水，打死了他們三王十八將，六七萬兵丁。後來清兵調了二十多萬人馬，拚命攻打，江陰城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終於在八月二十一日被打破了。——」

「啊啲？」程璧跳了起來說，「竟是被打破了！」

「是呀，被打破了！並且清兵屠城三日，城裏死的九萬七千多人，沒有一個投降的。」

「……」程璧呆了一會，說不出話來，末了只有兩行清淚，直淌而下。

「居士那亦只好看破些，」老和尚勸着說，「這是劫數使然，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居士爲國爲民，犧牲一切，居士的力已盡，居士已經對得起國家與人民，並且更對得起自己了。居士還是不要悲傷。況且從古以來，也沒有一個朝代傳到萬世萬代的。短的數年數十年，長的數百年，連一千年的從來都未曾有過，就要將天下讓給他姓。得天下的固然可喜，失天下的固然可悲。然而可喜就是可悲的根源，一報還一報，總是逃不出這因果的關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阿彌陀佛，居士看破些罷。」

程璧在這極端痛苦，極端傷心之餘，聽見老和尚這一番說話，不容他不萬念俱灰，決意遁入空門。於是他沈默了一會，就立起來將頭髮剪了，向老和尚拜了下去。

「師父慈悲，」他說，「弟子四大皆空，已經沒有安身之處，求師父收留了弟子罷。」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老和尚沒有別的話。

高氏父子

城門洞裏聚集着許多人，都在看縣裏貼出來的告示。這本來是常事，不足爲奇，可是這次卻與往常有些不同：人是那樣的多，以致將城門洞擠塞了，使人不能往來，而且人人面上，都有些憤憤之色，不像平常看了告示，至多只有一些議論。

『對不住，讓讓，』一個矮小的老頭兒，挑了一擔豆楷，走進了小城門，走不進大城門，在月城裏對衆人喊着說。衆人都不理他，識字的在擠上去看告示，不識字的也在挨着別人問告示上的說話。老頭兒沒法，只好將柴擔歇了下來。

『今天出了什麼事，大家這樣的起勁？』老頭兒不由得也向他身旁的人問起來。

被他所問的人先是不理他，後來給他問了幾次，纔眼睛一橫，向他看了一下，然後大聲的說，『你們鄉下人，知道些什麼！』

『鄉下人不是人麼！』老頭兒不服氣的說。他到城裏來，時常會受到城裏人的藐視，斥他爲鄉下人，似乎鄉下人果然是另外不堪的人。他一聽見這種話，總要加以反抗，從來不肯默然忍受着。『惡聲至，必反之，』

他是很能實行的。

『到底是什麼事呢？』老頭兒又揀一個年紀較大，面容和善的人問。

『真不知道打從那裏說起，』那人先對他說了這句沒頭沒腦的話，然後嘆了一口氣說，『唉！天下從此多事了！』

『到底是什麼事呢？』老頭兒實在耐不住了。但自己既不識字，而別人又本來沒有一定必須告知他的義務，他也不能勉強人，所以還只好再三問着。

『哪，』那人清楚地告訴他說，『上面發下來的告示，說大明已經亡了，現在是什麼清朝了。清朝的規矩，要大家薙髮，不薙髮的，就要殺頭。』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懂了罷？』

『有這等事麼？』老頭兒聽了之後，不禁勃然大怒。將扁擔在地上築了一下。『了不得！』說了，他就挑起柴來，走出了月城，向回家的路上奔着。

他在路上走得很急，好像他的背後有洪水猛獸在追逐着他，他不得不快快避開。

『反了反了，活不成了！』他一到家，將柴擔在門口一丟，就大聲嚷了起來。

聽見了他的聲音的人，都走來問他，尤其是他自己家裏的人，他的老妻，兒子，媳婦等。他們看見他的面孔發着白，知道他受了什麼大氣了，所以便都問着他說，『誰欺侮了你？我們去做他，為你出氣！』

「活不成了！活不成了！」他除了反覆這兩句話以外，竟說不出別的話來。

大家不懂他究竟爲什麼如此大氣，一看他的柴沒有賣去，依然挑了回來，於是便有人問他說：「是否城裏人欺侮你？」

「城裏人專門欺侮我們鄉下人。」另一個鄰舍說：「我們的柴米不賣給他們，看他們怎樣活得了！」

「對，挑回來，不賣！」還有人應和着。

「爹爹，究竟爲什麼呢？」這是老頭兒的兒子高瑞所問的話。高瑞很知道他的父親，他素來不會蝕氣給城裏人，決不會在城裏受了氣，回家來發作。所以他想他的父親，一定另有別情，還是逼着要問他。

高老頭兒氣了一會，心頭略爲平些了，又因爲衆人一再問他，他纔將他在月城裏所聽見的說話，告訴了大家。

「那末真正活不成了！」大家聽了高老頭兒的話，都如此說。

「你們想，」高老頭兒索性向大家說着，「他們頭髮都不讓我們留，我們將來還想過太平的日子麼？他們要這樣，要那樣，我們只好依他們，不依便活不成，要殺頭。可是他們要不歇，我們依不歇，假使一朝我們實在辦不來了，我們還不是一個死？我們不能不早些打算，就給他們一個不依！反正他們要我們的命，我們早些不依，就省去了許多麻煩！」

「對，對！」大家應和着說，「我們不理，看牠怎樣！什麼大清不大清，韃子罷了！」

他們除了不理以外，當然也想不出別的辦法來，所以當下大家一陣議論之後，就只好帶着一個不理雞髮令的決心，各自回家。

到了明天，有消息從城裏傳來，說城裏人已經倡義守城，準備抵抗清兵了。並且也有消息從各鄉傳來，說各鄉的百姓已經都在往城裏去。準備幫城裏人成功大事。高氏父子所住的這一個村上，也就有許多人上城去。

「阿瑞你也去麼？」高瑞的鄰伴阿祥來搭他說。

「阿瑞不要去，」高老頭兒對他的兒子說，「城裏可以殺韃子，難道鄉下不可以殺韃子麼！」

高瑞聽了他父親的話，就沒有進城去，一面幫着阿祥準備進城，一面自己也準備着迎敵，和阿祥兩人將兵器等項，收拾了好一會。

路上進城去的人很多，個個都帶着刀槍和乾糧，奮勇爭先而行。有的簡直是離城五六十里的地方來的。他們看見高瑞立在村邊看他們走過去，有些人恐怕他不曉得，都告訴他事情的究竟，邀他同行，他隨口答應了；有些人性子急些，看見他不和他們同行，就直捷地罵了起來，說他不要臉，想賴在家裏等做擄毛豬頭，他也不與爭辯。不過不論有人告訴他或罵他，都使他受到更深一層的刺激。他要顯出他的本色來。

過了幾天，清兵果然到了江陰的地面。他們在圍困江陰城之前，不能不攻打四鄉，以斷絕城裏的接濟。物力和人力的接濟。四鄉的人，一看見清兵來攻打，誰也不肯束手待斃，便個個都起來抗戰，漸漸地，成功了「鄉兵。」

鄉兵就是鄉農，他們實際不是兵，他們自己也不承認是兵。他們本來看不起兵，那有自己肯當兵的道理。他們只知道清兵來逼他們薙髮，他們不肯，清兵便要殺死他們，搶去他們的財產，奸淫他們的婦女，燒去他們的房子，他們再也不能忍耐，只好抓着隨便什麼武器，來抵敵清兵。久而久之，他們雖沒有兵的名，卻有了兵的實，因為不同於尋常的兵，所以被稱爲「鄉兵。」

可是鄉兵沒有組織；既沒有指揮的人，也沒有彼此聯絡接應的地方。他們只憑幾個人幾個人的各個小團體的行動，來應付大隊的正規的清兵。有時甚至一兩個人，作着單獨的行動，襲擊着清兵。他們的成功固然在此，他們的失敗也就在此。因為他們行動飄忽，使人捉摸不定，往往以少勝多。清兵雖然人多勢盛，除了疲於奔命之外，總不能根本上消滅他們。但他們到底不能聯合一致，向清兵作有計劃的對抗，終於被清兵各個擊破，逐漸消滅，難於維持到更久的時期，和守城的人相呼應。總之，他們只曉得拚命攻打清兵，打勝固然很可歡喜，打敗也處之坦然，死而無悔。

在這些鄉兵中，高瑞便是其中的一個。鄉兵的命運，也便是高瑞的命運。不過他比了別的鄉兵，尤其不

幸，他在他的襲擊中，被清兵捉住了。

離高瑞的家不遠的一個地方，有着一片長着蘆荻的墳場，墳場的西面是河，河邊有着一條當作鄉間要道的路。可是這裏週圍四五里之間，都沒有人家，因此一般看來，景象很是荒野。高瑞便在這一帶地方活動着，襲擊着清兵。

他埋伏在路旁的蘆荻間，看見有一個或兩個清兵走過，他就出其不意地躡出來，用槍將他們刺下河去。他白天在這裏，誰也看不見他，夜間在這裏，更可以暢所欲言。清兵覺得很奇怪，自從他們一中隊的兵，開駐離這裏五六里的一個市鎮上後，凡是向北往另一個市鎮上去的，便一連失蹤了三四個人。後來他們就派了二三十個人，向這條路上仔細搜索着。

他們搜索到了高瑞所躲的地方，覺得這個地方很為可疑，就份外謹慎從事着。他們並不鑽進蘆荻叢裏去，只在四面放起火來，而他們則在火圈外面把守着。果然，高瑞沒有存身之所，一給他們看見，便給他們捉了起來。

「哈，好了，這事到底弄明白了，」清兵在解高瑞到市鎮上去的路上說。
他們到了市鎮上，便帶高瑞去見那駐在一個大宅裏的清兵主將。

「只要你肯投降我們，便饒你不死，還有你的好處，」清兵的主將在問明高瑞所做的事情之後，對高

瑞說。

「我們堂堂大明的百姓，誰來降你們這些韃子！」高瑞決絕地罵。

清兵聽了他的罵，很是忿怒，便有人將他綁在一棵樹上，用刀威嚇着他說，「你不投降，便殺死你！我們本來要報仇！」

「很好，開刀罷！」高瑞泰然說。

清兵最初的確是見人就殺的。可是後來看見越殺越多，殺不勝殺，不覺有些害怕起來，便由主帥下令，凡是肯投降的，不論他會對清兵作過什麼事，便不必殺，而且即使不肯投降的，也必須先用好言勸他投降，以收服人心，減少抵抗的力量。至於投降的條件，也很簡單，只要肯薙髮，就算是投降的表示。薙了髮的人，可以來去自由，安居樂業。因此這次他們捉牢了高瑞，雖然給他罵，他們還想試試他們的勸說。

「那你何必如此呢？」清兵的主將還是勸他，「你年紀還輕呢，將來還有許多好好的日子要過呢，何必就這樣死了！」

高瑞的眼睛望着天，不回答他。

「況且又沒有什麼使你爲難的事情，不過要你薙髮罷了。薙去幾根頭髮，打什麼緊。」高瑞只當不聽見。

『你家裏總還有父母妻子罷，你也應該爲他們想想。』

『不必嘍囉，砍了我就是！』高瑞耐不住了，向那個清兵主將喝着。有的清兵果然便要殺他，但那位主將，還存着一些希望之心，將那要殺他的人勸住了。

在清兵裏面，當然有着新近薙髮的漢奸。於是那位主將便問這些漢奸，高瑞是什麼人，是誰的兒子，爲什麼會這樣堅決。漢奸們告訴他說，『他是種田人，高老頭兒的兒子。他們父子倆素來很剛正，不肯受人的氣，不肯爲人所勉強。』那位主將要漢奸們去將高老頭兒找來，以便設法使高瑞投降。漢奸們說，『那是沒有用的，恐怕高老頭兒來了，高瑞更加不肯投降了。』

那位主將不聽漢奸們的話，一定逼他們去將高老頭兒找來，他們只好照辦。

高老頭兒知道兒子被擒之後，早就準備好了。他說，他年紀雖然老，氣力還沒有大差，他也要去當鄉兵。現在他一聽見兒子的確實消息，就跟着來叫他的人同走。

『我們是不回來的了，你們自己照顧自己罷。』他臨出門時，對他的老妻和媳婦說。

他到了那地方，看見他的兒子綁在樹上，週圍繞着一些清兵，他不說一句話，就將懷裏藏着的短刀拔了出來，殺上前去，出其不意地戳翻了兩個清兵。其他的清兵，立刻將他打倒在地，也將他綁上了另外一棵樹。

「這老頭兒簡直發了瘋！」清兵說。被他戳翻的，爬起來就要殺死他，也給那位主將攔去了。

「看你這麼大的年紀，何苦呢！」那位主將又說，「你也薙了髮投降了我們罷。」

「放你的屁！」高老頭兒破口大罵着，「我們恨你們這些韃子，恨到底，恨不得吃你們的肉，吸你們的血，心頭纔爽快！你們是拖尾巴的豬狗，誰來投降你們！你們投降我們，我們還不要呢！」

高瑞本來已不開口了，一聽見他的父親罵得爽快，便也韃子長，韃子短的合罵起來。

清兵主將勸說得起勁，他們父子倆合罵得起勁。

「那末真是沒有法子了。」最後，清兵主將說，便一聲令下，將高氏父子砍死了。

「照這樣的情形，我們的日子真不容易過呢。」清兵彼此搖着頭說。

黃明江

閻典史應元在江陰縣署大堂之上，將一切守城事務分派停妥之後，才向地上拾起那張小弩來，仔細觀看。牠們是方才鳴鼓歡迎他時，從鼓裏跌出來的。

「誠意伯劉基造，每一張弩上，都刻着這幾個字。

「這真是天助我的成功了，」閻典史掀着鬚髯說。一面他就叫過家丁王進忠來，對他說，「你作速往青陽去，請弩王黃明江來，說是奉我的命，須立刻就來。」王進忠答應了一聲，就向青陽出發。

閻典史沒有解任之先，早就認識黃明江，極其佩服黃明江所製的弩，色色精良，因此便稱黃明江爲「弩王」。黃明江因閻典史是個英雄，所以也極其崇拜閻典史。他本來住在城裏的，後來閻典史解職住到砂山去，他也就回到了青陽家裏。現在，閻典史重新入城，而且負起了守城的大任，本來就要差人去叫黃明江來，當不得鼓裏跌出那些小弩來，益發打動了他的心，所以立刻就派王進忠往青陽去。

傍晚的時光，黃明江帶着十幾個徒弟，和王進忠一同到了城裏。王進忠領他們一直到縣署裏，去見閻典史。

閻典史一看見黃明江，來不及說別的話，就將手中的小弩，遞給了黃明江說：「你看這種弩怎樣？」

黃明江拿在手中端詳了一下，見是一尺多長的小弩，便說：「這種弩很好，不費工料而極有用場。配上五寸長的小箭，射到百步之外，可以命中如意。」

「好罷。」閻典史說，「你就去找王華，傳我的命，叫他給你們地方和材料，趕造這種弩箭。」

王華爲他們找定馬明王廟，作爲製造弩箭之所。黃明江和他的徒弟們便連夜開工，趕緊製造。一連十幾天，造成了小弩千張，小箭十萬枝。

他們的工作，真是奮力，簡直日夜的製造。他們倦極了，至多打個盹。他們不用別人去督促，除了需要材料從速送來以外，並不需要什麼別的。黃明江尤爲精神旺健。他的手不停的工作，他的嘴也不停的說着話，唱着曲，因爲他本來也是善於彈唱的。而且他所說的都是笑話，所唱的都是諧曲，使人聽了格外樂而忘倦。他更能卽景生情，隨口說出，隨口唱出。

他們所造的弩箭，果然很爲得用。射手經過了黃明江的指點，射出去更能百發百中。一射中清兵的面目，清兵便要號叫而死。有一次，一個清兵在城外捧着一扇板門，擋着箭，向城邊走來，城上一個射手，便一連兩箭，將清兵的手釘在板門上，使他進退不得。

不過這究竟是小型的弩箭，射得稍爲遠些，就不能立刻致人於死命。這個情形，後來給閻典史聽見了，

那天便問麾下的兵將，有什麼補救的辦法。

『可以用藥敷在箭頭，』北門衝鋒營的先鋒季從孝說。

『你會配合麼？』閻典史問。

『會的；用了我配合的藥，敷在箭頭，射到韃子的身上，不問射得多少深淺，可以見血立死，』季從孝說。

『好，你就去找王華，給你準備一切罷，』閻典史命令着。

這樣一來，弩箭的效用便格外大了。

黃明江又和他的徒弟們，製造了一些大的弩箭，弩長四尺，箭長一尺五寸，以便及遠，去取清將的性命。

江陰守備陳瑞之，在江陰人民起義之初，想逃出城去，被人民捉了回來，下在獄中。後來恐怕他要為內應，就將他連他的妻子僕役，一概在獄中殺死，他的長子叩頭說，他能夠造軍器，死了未免可惜，大家就饒了他，仍舊關他在獄中。現在，閻典史來了，軍器果然十分需要，就將這個陳瑞之的兒子，放了出來，叫他到馬明王廟的間壁火神廟裏去製造軍器。他所製造的，是火磚和木銃，火磚闊三四寸，一着到人身上，便會燒起來；木銃和銀鞘差不多，長三尺五寸，闊二三寸，用木做成，中藏火藥，敵人到城下時，從城上投下去，觸動機關，木頭就會裂開來，鐵菱角四面飛出，人身一觸到便要死。

此外，閻典史自己又造了擗弩。這用鐵一塊，四週裝上鐵鉤，繫上棉繩而成。從城上將牠擗下去，着到了

敵人的身上，敵人就不能逃脫，便要披甲進城來殺死。至於火球、火箭之類，闔典史也一一命令人按照舊制仿造，無不曲盡其妙。清兵雖然多，一時竟沒有辦法可以攻進城去，因此還不敢攻到靠近城牆的地方。

不過斗大孤城，外面沒有救兵，裏面的糧草和軍器，無論如何儲積得多，久而久之，也自然要消耗完，而防守日趨於衰弱的。何況清兵又陸續從南京、鎮江等地，運到了許多大礮，日夜向城垣攻打着。

到了八月二十一日，江陰城就被打開了。清兵一進城，逢人便殺，足足殺了三日三夜，方才封刀，出榜安民。可是城中的百姓，原來有十來萬人，打了八十多天的仗，又加這最後三天的屠殺，現在只剩下了大小五十三個人。他們躲在寺觀裏，寶塔上，和其他隱僻處，勉強保全了性命。其中一個，便是黃明江。

黃明江在清兵進城的那一天，沒有和他的徒弟們一樣，四散逃走。他只抓了一把小箭，一張小弩，爬到了馬明王的神櫺中坐椅的底下伏着。他準備誰向神櫺來搜，就發箭射他死。明知逃出去也是死，倒不如伏在這裏，等什麼人來和他同死，這就是他當時的決心。

奇妙得很，清兵到馬明王廟裏來搜尋的，三天之內，也有好幾個，卻沒有往神櫺裏去搜尋的。過了三天，聽聽外面已經沒有喊殺之聲，他斷定危險的時間已經過去。因為他知道，清兵的常例，破了城總要大殺三天，三天之後，人已殺盡，才算封刀休息，出榜安民。這時他便走下了神櫺，躊躇着打主意。

他無意之間，頭一迴過來，看見了壁上掛着的一把胡琴。這是他到了此地之後，自己製造的。在大家工

作得最困憊的時候，他曾用牠鼓勵過好幾次精神；在中秋節的晚上，他也曾用牠來和過許用所作的五更轉曲子，打動了許多人的心絃。他有了主意了，便放下了弩箭，走過去取了下來。他又到廚下找了一些吃的東西，果了腹，將胡琴抱在懷中，出了廟門。

他知道馬明王廟最近東門，便往東門走去。他面容憔悴，衣服破碎，路上雖然也遇着一二個清兵，並不引起清兵的注意，並且他一見清兵，就裝着笑臉，躬起了背，讓在道左。他自己對自己說，明知他是惡狗，何必去惹他呢？

他一路走來，也不知看見了多少被燒燬的房屋，有的還在冒烟；多少被殺的屍體，有的還在淌血。他走到一處，看見一個女人的屍身躺在半垛粉牆邊，頸項間還刺着一柄剪刀，按她身上的衣著看來，大約是個大家的閨秀，走到此處，怕要受辱，用剪刀自殺的。他看了不勝嘆息。不料一擡頭間，卻看見牆上還有一些字跡，他走近些一看，原來是兩句詩：

寄語路人休掩鼻，

活人那有死人香。

前面兩句，因為牆已倒去，看不清楚了。他看了之後，的確有些自慚。他不忍她暴露在烈日之下，就走過去索性將那半垛牆也推倒了，蓋沒了她的屍體。

沒有多少時候他就到了城門邊。

守城的約有十來個人，都是橫眉豎目，氣勢汹汹的樣子。他想，要出這個城門，必須要另外用些心思罷。他遠遠地就將懷中的胡琴取了出來，和好了絃，一面走，一面輕輕地唱着。

『哇！幹麼？』一個滿面殺氣的守城的，看他走近時，向他喝着。

他拉着胡琴，打着悠揚的聲調唱着說：

『我往城外去。』

『幹麼要往城外去？』

他又唱着說：

『城裏不能住。』

同時，他見一時不能走出去，就立了下來。

『幹麼城裏不能住？』

『吃的住的都沒有，我只好走我的清秋路。』

守城的人，看他瘋不瘋，癩不癩，滑稽可笑，倒一時兇不起來。其中有個年輕的，本來覺得守着城門很無聊，就起了一個開開玩笑的念頭，故意裝着一派正經的神氣說，『嚇，這小子靠不住，是個奸細！非得盤問他

「一下不可！——嚇，小子，你姓什麼？」

黃明江老走江湖，還有什麼不明白他的心事的道理，便故意咳嗽兩聲，清清喉嚨，又將絃調了一調，換個調門，隨口唱着說：

「我姓黃。」

「叫什麼？」

「叫明江。」

「家住那裏？」

「我沒有家鄉。」

「混蛋！那裏會沒有家鄉！你養在什麼地方的？」

「青陽；可憐現在已成一片荒場。」

「你有沒有父母？」

「有；可憐已不曉得流落在何方。」

「弟兄呢？」

「有的祭了礮火，有的餵了刀槍。」

「姊妹呢？」

「益發使人斷腸：有的投井懸樑，有的剪刀抹了頸項，有的尖刀刺入了胸膛。」
他唱到這裏，故意裝着滑稽的悲態，用破袖子揩揩他的眼皮。

「妻子呢？」

「音信渺茫。不死呢，羞辱難當，死了啊，此生不能再成鴛鴦。」

「好小子，還想成鴛鴦哩！兒女呢？」

「悲傷。死的死，亡的亡，總算都做了國殤。」

「怪討厭的，唱了這些苦經。——你現在要往那裏去呢？」

「我不知道我將何往。我只有到處徬徨，到處流浪。」

他不等那個年輕戍卒開口，拉了一個過門。

「你靠什麼過活呢？」那戍卒在他過門拉完之後又問。

「賣唱。」

「喲，你賣唱！——你唱了這一會，還該給你錢呢，是不是？」

「那有這種妄想。——老爺們就算我是個男孟姜。」

「什麼男孟姜？」

「孟姜女尋夫萬喜良，唱得關官把關門放。老爺們如果讓我出城去，我就謝了老爺們的賞。」

「這小子倒比得不差，」說着笑了起來，其他的人也有笑的。

「搜他一搜！」那個兇相的人說，不過說這話的意思，分明是許他出城去了。

「幾根窮骨頭，一身破衣裳，老爺們啊，髒，髒，不要污了老爺們的手掌。」

「得了，得了，」一個似乎頭目的人說，又向他叱着說：「滾！」

「喏，借光借光。」

黃明江將胡琴一聲收住，仍向懷中一抱，然後聳起了雙肩，顛起了脚跟，踉蹌地走出了城門。

他走了一會，覺得方才串了一會戲，當了一下小丑，現在總算脫離龍潭虎穴了。但茫茫天壤間，不知道

那裏是他的託足之所。

他方才所唱的，一半是爲他人舉哀，一半也確是爲自己寫照。他先回到青陽家中去看看，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一個人也不見，房子只是一堆瓦礫而已。從此他果然只好四處流浪，以製賣胡琴，並唱小曲爲生。

他以爲他是不見得會受到清兵的注意的，所以誰問他姓名，他並不隱瞞。不料貝勒博洛是個有心的人，進了江陰城之後，就留意訪問一些守城的重要人物，爲了清兵死於弩箭的人很多，所以份外要訪問這

造弩箭的人。到後來，他終於知道了黃明江，並且知道黃明江沒有死，已經逃出城去，就懸賞五百兩，要活捉他。過了一些日子，黃明江終於被帶到了博洛的面前。

黃明江想，這一次他總要被千刀萬剮的了，因為他那樣的傷害了清兵。不料博洛一見他，態度卻很和平，對他說，「你以前做的事情，我都知道。那時各爲其主，也不必說了。以後你就給我用，幫我辦事，一定有好處給你。」

這倒出於黃明江的意外。然而他並沒有如博洛的願，他只搖搖頭，不開口。

博洛看見他不答應，也不殺他，就將他監禁了起來。

過了幾天，博洛動身北上，也給黃明江騎着馬，另外叫兩個騎卒，一前一後監視着他，和大隊同行。他對這兩個騎卒，表示着固有的愉快態度，一路上和他們說笑着。他們倆都是北方的老實人，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會說會話的人，所以差不多忘記了他是什麼人，和他很要好，並不十分拘束他。他要走，他們就走，他要歇，他們就歇。而且他們知道博洛很重視他，所以更不敢得罪他。

黃明江是有意的，他和那兩個騎卒，走走歇歇，歇歇走走，漸漸地落到了大隊的後面，而且離得很遠。等到他們發覺這個事實時，黃明江便在一條岔路口對他們說，「由這條南面的小路，可以省去十里路，抄到前面的大路。」他們相信他，就三個人走上了小路。

他們走了好久，遇到了一條大河，河上面只有一條小木橋，他們看不能騎着馬過去，只好大家在橋邊下了馬。

黃明江說，『三人三騎一同走過去，恐怕這橋吃不起罷。』

有一個騎卒說，『那只好分三次走了。』他說了，就叫另一個騎卒先牽着馬過去。

那一個騎卒在牽着馬過橋時，黃明江便信口開河地瞎談着，使這一個騎卒不注意，漸漸地移到了這一個騎卒的身旁。

『現在你可以過去了，』這一個騎卒對黃明江說。

『是，』黃明江答應着，但忽然又裝着失驚的樣子，指着這一個騎卒的馬的左後腳說，『呀，牠的蹄鐵落下了。』

這一個騎卒聽了他的話，就俯下身去，審視他的馬的左後腳。黃明江覷得真切，使用閃電一般的迅疾動作，將這騎卒腰間所掛的刀，從鞘中抽了出來，並且就此在他的後腰上，用力札了下去，來不及拔出那把刀，就立刻飛身上馬，向東南的岔路奔去。

那過了河的騎卒，眼看對河發生了這件意外事，一時不能回過河來，也只好目送着黃明江的後影，在滾滾的飛塵中消逝着。

過了幾年，天下太平了，黃明江年紀也老了，對於已往的事情，大家都沒有顧忌了，他將上述的一切經過，在酒酣耳熱，與會淋漓時，都向他的後輩講了出來。

他曾參加保衛江陰城的偉大工作，他曾被擄，他曾殺了押他的騎卒逃命，後來又經過了許多風險，他居然能夠安靜地老死牖下，這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有預先料到罷。

徐五

陳典史明遇很知道，衝鋒營在虞門失敗，以致季世美陣亡的原故，完全爲了城中沒有知兵的人，以主將的地位，來指揮一切，因此，凡是出戰的人，進退沒有稟承，就只有碰運氣。他聽說徐觀海在崇禎時曾做過遊擊，在宏光時已升到總兵，現在退休在家中，便來拜望他，要想請他出山，來擔任這守城的全責。

陳典史到了徐觀海的家中，纔知道徐觀海臥病在牀。徐觀海是素來敬重陳典史的爲人的，現在知道他來登門拜他，必定有着要緊的事情，所以便請他入室相見。

『小弟來此的意思，就是爲此，』陳典史寒暄之後，將來意陳明了這樣說。

『論理，』徐觀海說，『小弟的桑梓之邦，有此義舉，小弟自然應該加倍努力，追隨我公之後。可是小弟現在病得這般，不能起牀，真正沒奈何，只好請我公原諒。』

『小弟實在才力不勝，不曉得還有那一位，可以出來替代先生，承當這個責任？』

『小弟回鄉還沒有多久，實在不曉得那一位高明。舍弟老五，似乎還可以一用，我公如果不棄菲材，倒不妨叫他來效一些犬馬之勞。不過主將之職，他是不能勝任的。』

「令弟可以相助一臂之力，好極了，就請一見罷。」陳典史高興地請求着。

徐觀海叫人去將他的兄弟請了來，和陳典史相見。他們彼此都很融洽，就一同回到了縣署裏。

「一切拜託，」陳典史說。

「小人理當效勞，」徐五說。「不過小人才力有限，還請隨時留意其他高明的人，來作全軍的主將。」徐五幫陳典史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大明中興」的旗號，製造了十枝令箭。以後一切傳達命令，探報消息，就都以十枝令箭爲憑證，沒有令箭的，就是謠言，叫大家不可憑信。這樣一來，訛傳清兵踪跡的事，果然就沒有再發生過，衝鋒營盲目進攻的覆轍，也就沒有再蹈過。

不久，陳典史領着大衆，拜邵康公爲主將，守城的工作，又得了一個進步。因此，徐五也就得以專心他所能夠作的事情，不必處處顧到了。

過了幾天，靖江的夏起隆，領了八百個沙兵來接應江陰，江陰人聽見了很是歡喜。因爲江陰自從起義以來，已經和清兵打過幾仗，雖然互有勝敗，還支持得住，卻總覺得清兵人多勢盛，江陰勢孤力弱，彼此相持下去，江陰總有力不能支的時候，所以四出求救，很希望有人來拔刀相助。現在聽見沙兵來了，江陰人便於歡喜之餘，派夏維新和章經世前去犒師，共計用去銀四千兩，其他豬羊酒米火藥等物也很多。沙兵的駐紮地是北門外的君山。

這天，陳典史和邵康公接到正式的探報，說清兵已經殺到南關了。南關離城只有十里，城裏自然要準備迎敵。當時的計劃是：夏起隆領沙兵在前，徐五領東門的鄉兵在後，一同前進。

徐五領着兵走過南門不過二三里路，在銀獅橋上，忽然看見前面沙兵中的大纛旗，向北指着，沙兵的大隊，就此停了下來，不再前進。徐五很是驚奇，也將自己的隊伍停下來，派一個人往前面去詢問究竟。

沒有多久，那個去詢問的人奔回來了，告訴徐五說，『今天沙兵經過東門的時候，東門有人譏笑他們，說他們無功受祿，吃了我們許多東西，用了我們許多銀子，看來都不過是酒囊飯袋而已，那裏會打仗。這話，最初不過只有幾個沙兵聽見，現在漸漸傳說開來，知道的已有多人，連夏起隆也知道了，所以大家使半路上停下來，意思想去和東門人計較計較。』

『唉，唉，這事太糟了，待我去勸解他們。』徐五說。

他叫自己的隊伍停在那裏，等他回來，切切不可妄動，然後他一個人急急地走向前面去。

『我們先去和東門人見個高低，然後再往南關去。』徐五一到沙兵的隊伍中，便聽得沙兵在那裏亂烘烘地這樣說。他望着大纛旗的所在地，趕到了夏起隆的面前。

『夏大哥，爲什麼停了下來？』他向夏起隆問着。

『你們東門人真正豈有此理，侮辱我們。』夏起隆說，就將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徐五。

『夏大哥莫怪，』徐五分辯着說，『這裏面一定有些誤會，還請夏大哥明鑑。我相信東門人不敢輕出此言，如果有的，小弟一定要着力重辦，爲夏大哥出氣。現在敵人已經在我們的面前，夏大哥，我們還是將這件事情暫時擱一擱，殺退了敵人再說。這事包在小弟身上，總要給夏大哥一個水落石出，圓滿的答覆。夏大哥，我們快些殺上前去罷，不要等敵人到了我們的面前，我們來不及迎敵。』說到末了，簡直帶着懇求了。

『這氣委實難消，我一定要給他們看看誰是酒囊飯袋！』

『夏大哥，假使你要回到東門去，敵人就要跟在我們的後面追來，請問夏大哥，這時你將怎樣呢？你難道情願放開敵人，而一定要和東門人見個高低麼？敵人不讓你向東門人有所甘心，就要殺到你的跟前來，你倒受得了麼？』夏大哥，東門人即使對你們不起，到底大家都是大明的百姓，爲大明出力，請你就寬恕他們一些罷。只有我們共同的敵人，韃子，纔是我們一步都不可以放鬆的對頭，我們殺上前去罷，夏大哥，再不要回顧了！』

『徐大哥的話固然不錯，』夏起隆經不得徐五的反覆譬解，有些就範了，『但是——』

徐五一聽他的口氣已經鬆動，不待他說完，就連忙向他深深一揖，說，『凡事包在小弟身上，將來一定使夏大哥滿意！此刻我們快快前進罷！』

夏起隆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得號令下來，繼續前進。徐五看他們行動了，也就回來，領着自己的隊伍，在

後接應。

他們兩隊，不過又走了二三里路，還沒有到南關，就遇到了清兵。沙兵的鬪志本來不堅，又加以方纔的頓挫，愈覺無心作戰。他們和清兵接觸之下，沒有多少時間，就敗了下來，被殺傷了五百人光景，要是沒有徐五的兵在後面，不但沙兵要完全覆沒，而清兵恐怕也就要直衝到城下了。徐五的兵，都很驍勇，真所謂一以當十，清兵遇到了他們，也只好適可而止，收隊回到南關去。

沙兵四散了，夏起隆不知去向，要和東門人見個高低的話頭，也只好不了了之。

『一些並沒有冤枉那些沙兵，』在歸來的途上，有人對徐五說，『他們到了江陰之後，天天只曉得喝酒賭錢，簡直不把國家大事放在心上。』

『他們肯到江陰來，』徐五說，『到底也是一片熱心。』

『他們是爲了銀子和吃喝而來的。』

『這話未免太刻薄了，他們到底也在江陰的地面上，流出他們的血的呢。』

『誰是酒囊飯袋，不是可以見出了麼？』另外有人說。

『我們也不必計較這些了，』徐五又勸解他們。『總之，在自己人面前受些委曲，都算不了什麼，否則自己的小委曲受不住，就要受韃子的大委曲了。以後我們總要同心協力，共成大事纔是。』

他們回來後，陳典史知道了一切情形，着實感激徐五，說：『老弟，要是沒有你，沙兵鄉兵衝突起來，那就不可收拾了。』

沒有幾天，清兵的大隊，就來將江陰城圍了起來。城內外鄉兵，又和他們打了幾次，結果都不大有功。陳典史看看邵康公的才力，還是不能勝任主將之職，而大衆又不服他，幾經轉折，覺得只有請前任典史閻應元來，方能肩此大任，於是就派人往砂山去，將閻典史接了進來。

閻典史進城之後，將各事安排得井井有條。他自己專守北門，而兼巡四門，幫他守北門的，就是徐五。清兵的攻打，以南門和北門爲最厲害。尤其是北門，清兵的大礮，日夜攻打着，子彈的大小，有如筈斗，將城堞都打塌了。有一天，清兵藉着城垣的缺口，蟻附而上，徐五拚命向前，殺死了幾個先登者，方纔將清兵壓了下去。

還有一次，徐五正在北門城樓上的關帝座前拜着，忽然手臂上中了一枝箭。他不慌不忙，拜完了關帝，將箭拔了出來，走向雉堞上去。他向城外一看，認清了射他的人，就將射來的箭，扣上自己的弓，一發出去，將那人的頭顱，穿了一個對過。

此外，他在這個北城上，還建下了許多其他的功勳。最重要的是當東南西三門有意投降時，他和衝鋒營的衆人，抵死不從，方纔挽回了全局，沒有使江陰人受到玷汙。

城破的時候，他且戰且退，到了東門，就從城上跳到了城外，往東北鄉而去。他不是怕死，他有他的打算。

徐五的哥哥徐觀海，和明朝的參將孔有德，素有交情。後來孔有德降了清朝，隨着清兵入關，積有功勞，被封爲定南王，在廣西鎮守着，徐觀海就不和他往來。江陰守城沒有多久，徐觀海的病將近痊愈，正想起來幫助陳典史的時候，忽然孔有德派人前來，接了他去。他臨走的時候，曾對徐五說，『江陰是一隅之地，到底成不了大事，現在廣西來請我去，我本來不高興去；可是我想到那方面易於開展，而老孔也許有反正的可能，所以我決意去走一趟。此地的事情，你總是幫忙到底，但你到了無能爲力的時候，就不妨也到我的地方來，我們共圖大舉。』

徐五有他的哥哥的這一番話在心頭，所以他到了他在這裏無能爲力的時候，要脫然而去。

他在路上走着，想想江陰城裏的同胞，一個個都將活不成，他的親戚故舊，都將看不見，心裏實在慘痛，不禁暗暗滴下淚來。然而他轉念一想，只要他此去能夠有所成就，如願以償，那末一切的痛苦，就可以有着代價，得到取償。他想到這裏，就將牙齒一咬，收了眼淚，緊向前途奔着。

他向東北走，不久就走到了長江邊。他的意思是最好會遇到一隻船，能夠將他載到廣東。萬一沒有這樣巧，那末有船將他載到福建或浙江的沿海之處，徐圖南行，也就可以滿足了。再退一步說，即使有船將他

載到崇明，他就可以因之自慰。

他走着走着，第一天走到天黑，沒有看見一條船在江裏。他身邊還有一些乾糧，吃了一些，就在沙灘上過了夜。第二第三天他也是這樣走着，先是在江裏看不見有船，後來看見了也無法使船攏岸，載他上去。

第七天他到了吳淞的海邊。他知道這裏來往的船很多，所以他一看見茫無涯涘的大水，心裏不禁就喜歡了起來。然而他到後不久，天氣忽然突變，起着狂風暴雨，一時波濤洶湧，來勢非常猛烈，海上的船，來不及收港的收港，來不及收港的，就此在海中覆沒了。他那顆熱辣辣的歡喜心，只好暫時冷了下去。

那夜，他沒有去找人家住宿，還是在風雨中露宿着。因為他很心急；他以為風雨不論什麼時候就會過去，海上的船，不論什麼時候就會出現，他不能離此他去。他恐怕他一離開了這裏，就要錯過機會，所以他情願始終在這裏等着。

不料天氣一味作弄着他，風風雨雨，一連三天，沒有停止。因為這正是颶風季節，橫掃着一切的颶風，挾着翻江倒海的大雨，在夏秋之交，時時會從南海來掀動着江浙一帶的海岸。他那裏知道這些，只是一味在海灘上呆等，終於一天一天，都使他失望。

他假使單是失望，倒也罷了，因為他果然呆等下去，總會有一天達到目的。不料他這幾天在海灘風雨中露宿的結果，使他患了很重的寒熱病。原來他在江陰城中用力很多，幾夜沒有睡，沿江又走了這些路，人

已經很疲乏，最後再加上這幾天的磨折，即使是一個鐵漢，也就免不了要病倒。他沒有預先想到這一著，等到病上了身，一切就都太遲了。

他病倒在海灘上的時候，天卻放了晴。他掙扎着想起來，終於爲了病的沈重，不能成功，只好躺着。

海邊的漁人，看見天氣晴了，就將他們的漁船，從港裏搖出來，向海裏去捕魚。他們經過沙灘的時候，遙遙地看見了徐五。有幾個人便到他的身邊來看他，並且詢問他的一切。他約略地告訴他們：『我是江陰來的；要到廣東去；在這裏候船；病倒了。』

漁人們將他載上了漁船，送到他們的村子裏去。他們給他好好地睡在牀上，伺候着他。然而他的病是太深了，這樣的救護已經太遲了。鄉間又沒有醫師，不過兩三天，病勢愈加沈重，似乎不可救了。

『喂，你叫什麼呢？』漁人們喊着他說。

『我姓徐——我的哥哥叫徐觀海——』他含糊的應着，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說出來，並且說了這兩句話後，他就人事不省。一連又是三天，終於一瞑不視，撒手長逝。

漁人們就將他葬在海邊，面臨着茫茫的大海，似乎要成全着他的遺志。出家雲遊的李介立，曾到這裏來弔過他。

他的哥哥徐觀海，從此也就沒有消息傳到江陰來。

王華

江陰民衆倡義守城，抵抗清兵以來，幾天之內，就幹過了不少大事。不過他們並不是沒有組織的一羣，他們知道現任典史陳明遇的長厚，與民無怨，就奉他爲一縣之主，聽從他的命令，又因事實上的需要，根據陳典史的部署，公舉舉人夏維新，秀才章經世，王華，管理糧餉，中書戚勳，貢生黃毓祺，秀才許用等二十餘人爲參謀。

城外清兵，看看不能打破江陰，就向南京討取救兵。南京發來馬步大兵十餘萬，以降將劉良佐爲先鋒，將江陰城圍了起來。劉良佐到了之後，總想使江陰不戰而降，因爲這樣一來，一面既可以向江陰人表示好感，以爲無意誅殺，一面又可以向清方表示自己的能幹，以爲自己的威名赫赫，可以不戰而定。閏六月二十四日，他就使人寫了一封招降書，從東城外射進城來。

拾到這封書的人，當然取去報告了陳典史，陳典史打開來一看，見是這樣的話：

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爲安撫地方，況南北兩直、川、陝、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俱已薙髮。惟爾江陰一處，故執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卽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陰，大兵一二日卽到。爾等

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璧，素係好人，爾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題敕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具保狀，仍前題敕，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皆係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即便務農，在城者即便貿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

陳典史因當天已晚，就到明天，召集城中的士民，公議回信。程璧看了這信，很氣說：『除非不是人養的，纔會相信他的說話。』

王華說：『這有什麼難懂，不過是離間計罷了。他故意將程先生提出來，好使我們彼此猜疑，先行內鬩，然後他來一網打盡。』

『不理他就是！』有幾個人這樣喊着。

『不理他固然也很是，』陳典史說，『但我們也不妨乘此機會，堂堂正正答覆他一下，說明我們的主張。』師直爲壯，我們總要做到直的地步，並且將我們的直表暴於天下。所以我以爲我們不妨給他一個答覆。』

『好，爽快快給他一個答覆。』許用說，『告訴他，我們生爲大明的人，死爲大明的鬼，我們不像他一般的無恥，並且叫他轉告胡兒，休要夢想我們會做胡兒的奴隸！』

『這話呢，未嘗不理直氣壯，』章經世帶着緩和的口氣說，『但是他既然口口聲聲爲了我們的好處

起見，來勸我們投降，我們也不必操之過急，不爲他留一些餘地。」

『什麼餘地不餘地！』許用愜然的說，『老老實實的將他羞辱一場，看他置身何地。誰又想和他妥洽，誰又想仰仗他！』

『據我看，』王華調和着說，『信是要回的。回他的話，固然不必過於婉轉，失了自己的身份，但也不必過於激烈，倒顯得我們沒有容人之量。只說江陰薙髮不薙髮的事情，現在且緩談，等蘇杭解決了再定。我們又不一定急於和他相爭，能拖延一時，便拖延一時，多拖延了只於我們有利，我們何不藉此就作爲緩兵之計呢？況且這樣的說法，也不能就說我們已經答應投降。鄙見如此，未知諸公以爲何如？』

王華說了這一番話後，暫時沒有起來發言的，大家只各自互相議論着。起首還有人不以爲然，漸漸地經過了彼此磋商，意見纔一致起來，以爲王華的說話，最爲切實可行。便是章經世和許用，也就不再反對他。『那末，』陳典史看看情形，已經到了一致贊同王華的地步，便這樣說，『這回書就請煩王先生的大筆一揮罷。』

『還須仰仗許先生的大才，』王華推讓着說。

『王先生何必過謙，』許用說，『況且兄弟脾氣不好，恐怕一提起筆來，就要按耐不住，違背了大眾的公意。此事非王先生不可，請勿過謙。』

當下別人也都勸着王華，叫他不要過謙，他纔答應了，提起筆來，一揮而就，大略是這樣的話：

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少，誓死不從，堅持不二。屢次兵臨境上，勝敗□□，皆以各鄉勤王義師，聞風赴鬪。若城中大衆齊心固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稱兵不解？況既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燒搶劫掠，使天怒人怨，愴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蘇杭大郡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蘇杭爲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

大家將這回信，又傳觀了一會，覺得江陰人的實情確是如此，雖然有人願意始終效忠明室，而大多數人卻並不在這一點上計較。大家所一致反對的，就不過薙髮一事。現在就只談薙髮不談別的，大家便以爲措詞得體，沒有不當之處，所以就贊同了。

這信，就在拾得來信的地方，射了出去。不過後來清兵不退，可知這信並未有用。

閻典史應元進城之後，守城的事情又展開了一個新局面。他不但善於守，還善於攻。

八月初二日，閻典史派周祥、金滿、李芳、針子四個人，夜裏出去放火燒燬清兵的營盤。清兵驚覺起來，一時大亂，以致燒得毛焦皮爛的人，爲數很多。他們惱怒之極，就四散開去，殺掠鄉間的江陰人。

閻典史着實讚揚金祥等四人，給了賞他們每人一兩銀子的手諭，叫他們往經營糧餉的地方去領取。他們到糧餉經管處時，章經世不知那裏去了，只有夏維新和王華兩人在那裏。他們將閻典史的手諭交了出去。

夏維新和王華看了這個手諭，兩人便私下商量着。因為江陰城被圍以來，已經將近兩個月，所有的糧餉，差不多就要用完，實在已沒有什麼銀子。依了夏維新的意思，這賞銀最好不給，只要將實在的情形，向閻典史告訴明白，再由閻典史佈告大家，事情也便可以過去了。

『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王華說，『可是其中卻有着極大的不妥處。因為一般百姓的肯出力，雖然是出於熱心，而閻典史處處加以鼓勵，也實在是重大的原動力之一。閻典史何嘗不知道糧餉的日漸短少，但爲了鼓勵人心起見，他還是只好賞賜他們。萬一爲了糧餉短絀，這賞金就此不給，非但失了閻典史的威信，並且這個消息一傳播出去，人心就要動搖了。看來這一筆賞金，還是非給不可。』

『這筆賞金，』夏維新說，『雖然爲數也不多，不過四兩而已，但是現在銀子和銅錢，一天短少一天，所以雖只四兩銀子，實在也不能不說是一筆鉅款了。我總以爲可省則省之。』

『不給是不能夠的，』王華另外打定了主義說，『我們不妨少給一些。想來大家都是爲公，略予點綴，也就好了，何況省下來的銀子，又不是落在我們自己的腰包裏的。』

他們兩人商議之下，就決定賞金照發，不過每兩實給六錢。

周祥等四人拿到了銀子，在手裏一頓，覺得份量有些不對。到了街上，他們便向店家借戥子來稱了一下。不料一稱之下，纔發覺一共只有二兩四錢。他們以爲夏維新和王華舞弊，便在街上大叫起來。他們一叫，當然便有許多人聚攏來，問其究竟。等到知道了這個原故，當然大家要代爲不平，益發轟動起來。

「這還了得，夏維新王華居然尅扣賞金！」人人口頭都有這句話。

「我是早知道這兩個人靠不住的，」從中更有人如此說，「夏維新曾經庇護過方亨，王華曾經主張過和劉良佐妥洽。」

方亨是清朝特任的江陰縣知縣。他因爲堅持薙髮，激怒民衆，先被民衆所囚，後被民衆所殺。民衆逼得很緊的時候，他假意說，願意加入民衆方面，抵抗清兵。民衆不相信他，夏維新卻存了一些同情心，爲他向衆人作揖，勸衆人不要操之過急。後來他口是心非的憑據，落在民衆的手裏，纔將他處決了。爲了這事，民衆間便有些人懷疑着夏維新，說他懷有二心，不甚可靠。

一條街如此大鬧，不消幾刻時光，全城便也要如此大鬧起來了。

「夏維新王華尅扣賞金！」處處響着這個呼聲。

夏維新聽見這個呼聲，慌了手脚，不知所可。王華聽見了，知道事情嚴重，便連忙趕到陳典史的地方去，

將一切的經過告訴他當然，陳典史是諒解他的，便答應如有什麼干係，一力擔保他。

沒有多久，周祥等四人，再加若干從旁煽動的人，鬧到了閻典史的地方。

『要是真有這事，』閻典史問明了原因之後說，『那就非重辦不可！』

立刻之間，閻典史派人去將夏維新和王華捉了來。閻典史高座堂皇，審問他們，周祥和其他的人，在大堂之下，擠得密層層地。閻典史再叫周祥在大眾之前，報告了事實的經過，然後問夏維新和王華說，『是否一兩銀子，只給六錢？』

『是的，不過——』夏維新和王華承認之後，還想說下去，閻典史卻打斷他們的話頭，喝着說：

『住口！既然承認一兩銀子只給六錢，那末尅扣賞金的事實是真的了，其餘的話，就用不着多說！來！』

『閻典史喊着『來』字的時候，陳典史便走上前來，代夏維新和王華分辨：

『事實固然不錯，但是的確情有可原。他們少給銀子，並非尅扣自肥，實在爲了銀子已經沒有，又不便告訴周祥等，所以一時存了僥倖之心，從權辦理，以爲這樣一來，一面固然維持了威信，給與賞金，一面又爲公家省下一些銀子來，不致十分爲難。爲了這個原故，還要請公法外施仁纔是。』

『銀子明明有着，是他們不肯給！』周祥等喊着，『他們存心要尅扣自肥。』

『是呀，尅扣自肥，』還有些人如此說，『若不嚴辦，以後誰還高與拚命呢！』

閻典史的心裏，本來不要重辦他們，一開首態度那樣的嚴重，原不過爲了他所處的地位，不得不然。等到陳典史出來爲他們辯解之後，他本來就要藉此轉圜，給他們一些薄懲了事。不想一般民衆，和他們對頭做定了，一聽見陳典史的話，就轟然反對，不以爲然，要求閻典史重辦他們。此外許用諸人，雖也竭力爲他們陳說，無奈民衆一口咬定，毫無商量的餘地。

閻典史的心裏正是痛苦。他明知這兩個是好人，而且也是自己得力的股肱，然而民衆向他如此要求，他又怎樣能夠拒絕呢？民衆是主人，民衆是最高的裁判，民衆是一切力量的根源，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敢使他們失望，更不敢激怒他們。權其輕重，他知道只有順從他們。

『聽公法辦罷，』王華看出了這種情形，慨然對閻典史說，『公既然知道生員等的衷曲，生員等也就可以瞑目了，不必再有遲疑，以致誤了大事。』

『先生們既然如此慷慨，』閻典史沈鬱地對夏維新和王華說，『不肯耽誤大事，我也只好有屈二位了。』他的聲音突地高了起來，向堂下的劊子手喊着，『帶去正法！』

『好呀，這纔辦得公平！』民衆跟着劊子手在街上走過時，熱烘烘地這樣說着。

『唉，唉，唉——』陳典史則不住地落着淚，嘆着氣。

湯三老兒

清兵圍攻江陰城，已經一個多月，總是攻不開。

這天下午，二都督實在按耐不住了，便決意獨自進攻。他身上披了三層甲，腰間掛了兩把短刀，肩胛上插了兩把匕首，手裏捏了兩把大刀，獨自從雲梯邊一擁而上。城上看見他上來，連忙對他放箭，並且將石頭打下去，無奈他頭上又戴着盔，一毫都不能損傷他。他爬到了雉堞邊，將刀柄幾築，雉堞便毀了半壞，他就由此跨上城來，舉刀亂砍。城上的人，有的用棺材板來擋他的刀鋒，有的用長槍來刺他的身體，可是棺材板被他用刀背一磕，就飛開去了，而長槍刺到他的身上，則好像刺到了石頭上，非但不能刺入，反而將槍尖折斷了。他越殺越勇，城上的人一時慌了手脚。幸而城下的清兵，一時還不敢上來接應。

「刺他的面孔！刺他的面孔！」一個年老的破喉嚨在喊着。

已經有好幾個人從二都督的面前倒了下去。但是從倒下去的人的背後，果然有三枝長槍，迎他的面同時刺來。二都督一連二刀，將兩枝槍頭砍得無影無蹤，正要重新掄起刀來砍第三枝槍時，第三枝槍早已到了他的面門上。他只得頭一偏，避去一些，可是左面顴骨上，已經劃開了，血直淌下來。同時，那個執槍的人，

因爲用力過猛，立脚不住，撞到他的胸前，給他一刀札死了。

『阿四趕緊上去！』破喉嚨又在喊着。

一個十六歲光景的男孩子，手裏捏了一柄鉤鎌槍，正躲在右旁一垛雉堞下，一聽見他父親喊他，就將槍格外握得緊些，蹲了身子準備着。

二都督上城之後，一連砍翻了三五個人，方才可以向東移動得一步。阿四等他將近身旁時，覷得真切，就從橫裏，將鉤鎌槍向他的喉間直刺過來。二都督一讓，阿四沒有刺着。不料阿四手脚非常迅速，看見一刺不中，卻並不將槍收回了再刺，就此又用力向二都督的喉間一鉤。二都督見避過一刺，正想用刀去砍，冷不防喉管竟給阿四鉤住了。阿四看見着手，他就不顧死活，一面雙手用力一拉，一面身體就向地上趔了下去。二都督雖然力大無窮，到此身體也不能不有些晃搖。這時，他急於要解決他喉間的鉤鎌槍，一時不及進攻他人，守城的人就乘此一霎的機會，衆槍並舉，攢向他的面部和頸部刺來。他避無可避，只得倚到雉堞上去。

阿四這時因爲用力過度，已經牢把了槍柄，躺在地上，二都督要砍他已經不可能，何況他還要對付許多長槍。阿四在地上用脚蹂住了雉堞，一再用力，吭噉一聲，竟將二都督的喉管鉤斷了，血便好像從漏斗裏噴了出來。二都督眼睛一花，手腕乏力，刀就落了地，只因面孔和頸部，被衆槍釘在雉堞之上，動彈不得，所以身體沒有倒下去。

篋匠姚二，看見機會已到，事不宜遲，就擠向前去，左手伸上去，將二都督的辮子牢握在手，望懷裏一帶。二都督上身向前一俯，姚二就舉起他的劈竹刀，向他的後頸用力一割。劈竹刀似乎比了任何種類的刀都來得鋒利，又加姚二是用着全身的力氣的，二都督的頭顱就和他的身體分了開來。姚二順勢在二都督的肚皮上一腳，二都督的身體就此倒落到城外去了。

姚二的左手一揚，將二都督的頭顱舉了起來。二都督的盔跌落在地，阿四順手拾在手內。

『哈哈！幹得很爽快！』破喉嚨如老鸛一般的笑着。

城外清兵看見二都督的無頭屍身跌下去，大家都向前來搶。守城的人，梆鼓齊鳴，磚石小箭，和雨點一般的打將下來，打死了幾千個清兵。清兵沒有法子，只好張起牛皮帳來，掩護着矢石，方才將那無頭的屍身拖去。

這時，守城主將閻典史應元，已經得到這個消息，到了此地城上。

『這是那一位好兄弟的功勞？』閻典史問。

大家都說是姚二和阿四的功勞。

『不，』姚二說，『應該是阿四的功勞，因為阿四先鉤斷了這個滿賊的喉管。』

『不，』阿四說，『這是我爹爹的功勞，因為是他教我這樣的。』

『好』閻典史說，『你們三人都有功勞，每人賞銀一兩。其他各位出力弟兄，各賞黃酒三杯。』

『我不要銀子，』阿四說，『就將這頂盔賞了我罷。』

『我也不要銀子，』姚二說，『就將這個頭盔賞了我罷，我也可以拿回去餵狗。』

『好兄弟，』閻典史說，『你們既有這個好意思，我就准你們。』

閻典史又向阿四的父親問着說，『你這位好兄弟去領銀子罷。』

阿四的父親不動，也不開口，只呆呆地看着閻典史笑。

『湯三老兒是着地聲，』姚二說。閻典史也笑了。

阿四向他的父親作了一會手勢。

『我也不敢受賞，』湯三老兒明白了，就對閻典史說，『將那頂頭盔賞給阿四，已經夠了。』

閻典史看見大家如此忠勇，又如此公而忘私，大爲歡慰，立刻差人去拿了一罇酒來，和大家暢飲了三杯。

『還我們王爺的頭來！』城外的清兵，齊聲地喊着，和城上暢飲之聲應和着。

湯三老兒和姚二，本來是老鄰居，同住在中街鎖巷口。湯三老兒是推小車的，和姚二很爲知己。今天兩人得了彩，頗爲欣然，一下城，便有許多人圍攏來看。因爲自從清兵攻城以來，清兵雖然被守城的人殺死了

許多，但能夠斬獲清兵的首級，拿到城裏來的，卻還是第一次，而城中得到頭盔這樣的戰利品的，也還是第一次，何況頭與盔，又都是二都督的，因此沿路看的人，不知多少。有幾個人看見了這頭顱，還要罵幾句：『滿賊！你也有今天！你在城外耀武揚威，殺了我們許多同胞，也有今天現形在我們的眼前……』更有幾個人，走上去拳打腳踢着。

姚二說，『慢來慢來，我還要頑幾天呢，不要給你們打壞了。』

他們一同到了湯三老兒的家裏，姚二的老婆也來了。姚二的老婆頗有些怪姚二，爲什麼不取一兩賞銀，卻帶這個可怕的死人頭顱回來。姚二告訴她，現在官中實在沒有銀子；有了銀子也要到外面去買火藥；他們這些城內的人，總是活不成的了，城裏又沒有什麼東西可買，有了銀子也沒有什麼用。

有幾個被清兵打死的人的家屬，都來向姚二借這個頭去上祭。同時，並請姚二和湯三老兒等同喝一杯淡酒。

漢奸劉良佐看見城裏不肯將二都督的頭還出來，天天叫兵丁在外面叫着。看看叫得沒有用，就又命令兵丁跪在地上磕頭懇求着。

第三天，湯三老兒等都在城上，看了城外那種怪相，都哈哈大笑。阿四戴了頭盔，跳來跳去，份外得意。後來劉良佐差人到城下來說，願意出銀子來買。姚二就答應了他，叫他將銀子當面裝入銀鞘，吊入城裏來，城

外的人都照辦了。

『好，我去取頭來，』姚二將銀子驗過之後說。

『還我們王爺的頭來！』城外的喊聲依然不絕。

『老二，你真要還他們麼？』湯三老兒問。他雖然聽不見，卻也看出其中的究竟了。

姚二擺擺手，點點頭，意思是叫湯三老兒不用擔心，他自己有辦法。

過了一會，姚二已回到城上，一手提着二都督的頭，一手提着一個小蒲包。

『喂，頭來了，』姚二一面喊，一面就將小蒲包投了出去。湯三老兒看見了笑笑。

城外的人看見小蒲包投下來，連忙搶向前去拾起來。可是等到取出來一看，卻只叫得苦，原來並不是

二都督的頭，乃是黃澄澄，毛茸茸的一個黃狗頭！

城上看見了城下的窘狀，一齊大笑，姚二又將真的二都督的頭，用竹竿挑着，掛在城牆上招引城下的人。

城下的人，不敢說什麼別的，只一味跪在地上哀求。

好久，城上的人也玩得夠了。而且七月中旬的天氣，還很炎熱，這個頭顱藏了三天，雖然用石灰醃着，卻已在淋着血水了。有些人看這頭顱也無用，就勸姚二真的擲還了城下的人。姚二依從了，又將買頭顱的銀

子，捐作了公用。

此後又過了十來天，清兵的圍攻，愈來愈緊。這其間，七王和薛王，都先後陣亡，十王很爲痛悼，要打破江陰城的心思，便愈爲迫切。他命令大將，帶領人馬，去佔據城外的民居，將他們的大箱子一概取來，其數有幾千隻之多，在十方菴後面，疊成了一個將臺，高與城齊。他坐在上面，用上將四員，親兵二百四十人，四面圍繞着，然後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先後從南京鎮江運來的大礮，相隔五六步就排下一座，一共排了百餘座。十王在臺上一聲令起，臺旁親兵的狼烟噴筒，先行發射，大礮也就隨之一齊開放，猛擊東南城角。守城的人，一時動也不敢動，甚至連眼睛都睜不開。

閻典史伏在城上用兩膝走着，在雉堞的礮眼中，看見了十王。他想到了一個主意。他叫了一個正要燃火的礮手，且將那已經裝好火藥和彈子的大礮，暫緩開放。他對在他身旁的人說，『這樣放出去，怕沒有準兒。我需要一個活動的礮架，將這礮身擱在肩上，以便擱在礮眼中的礮口，易於取準，那一位好兄弟肯擔任這事？』

他問出之後，大家都伏在地上面面相覷，沒有誰敢答應。因爲礮身是那樣的重，誰也似乎沒有這個大氣力，而且立了起來，又很有被對方打中的危險。

湯三老兒看見情形有些踉蹌，便問那伏在他肘邊的阿四。阿四用着他那慣有的，使他父親易於了解的手勢，告訴了他父親。

『老爺，這個差使就交給小人罷，』湯三老兒自告奮勇的說，一面就立了起來。

『好兄弟，那末難爲你了，』閻典史說。

湯三老兒一答應，便有幾個人隨之奮然而起，去將那已經裝好的大礮，擡上了湯三老兒的肩頭，扶着他將礮口攔入了礮眼，然後再伏下去。

對面打來的礮火似乎愈加厲害了，而且烟塵障天，勉力望出去，也看得不大清楚。閻典史立在湯三老兒的背後，竭力地在將礮口瞄準着十王。他一會扯扯湯三老兒的這隻手那隻手，叫他向左些，向右些，一會又拍拍拉拉湯三老兒的肩頭，叫他蹲下些，立起些。湯三老兒面對着雉堞，什麼也看不見，只一心一力攬着那個大礮，聽候閻典史的指揮。

閻典史瞄準了好一會，湯三老兒身上的汗，溼透了破碎的短衫褲。

末了，閻典史覺得礮口已完全對準十王，絲毫不爽了，便親自取過火種，去燃點礮上的藥線。

轟……

隨着這一個大聲而來的，是火路一條，直奔對面的將臺。火路停處，是一團迸射的烟塵，直衝而起。烟塵

底下，十王不見了，上將四員不見了，二百四十個人不見了，將臺也不見了！只見黃傘一把，在半空裏旋轉，一條連着靴子的大腿，從半空裏直掉到碎亂的箱堆之上，城上的人都看得呆了，都屏息噤氣地不動。

『老爺，湯三老兒的破喉嚨份外破了，似乎就要豁裂開來的樣子，『礮已經放了沒？小人實在吃不消了。』

給湯三老兒一開口，大家才如夢方醒，回復了各自的意識。

『哈哈……』大家一陣的狂笑，分不出是笑十王的化爲烏有，還是笑湯三老兒的聽不見大礮。湯三老兒看見大家在狂笑，更加不懂，雖然已經實在支持不來，還不敢身體稍爲動一動。

阿四這時也回復了意識，連忙跳起來指手劃腳告訴他的父親。

『哦，放了，』湯三老兒肩胛一側，將礮卸到了地上，也就伏到礮眼裏去張望。

這天湯三老兒回去時，凡是看見他的人，沒有一個不大笑的。他看見他們，也以大笑報之。

江陰守軍又守了二十天光景。在這時期中，篋匠姚二已經中礮而亡，湯三老兒的一隻右臂也受了傷。只有阿四卻依然很健旺，戴着二都督的盔，奔來奔去很有勁。

江陰的末日到了，花家壩被打開了，閻典史已經遇害了，但是處處還發生着巷戰。

有一隊清兵，攻到了中街鎖巷口，湯三老兒和他的左右鄰居在抵禦着。南街鎖巷口也有人在抵禦，所

以他們可以不必顧慮後方，只須對付前方。清兵從進城的日子攻起，一直攻到第三天的早上，還是攻不進去。湯三老兒因爲耳朵聽不見，所以上最前線，只在後面指揮着。但就是因爲他的耳朵聽不見，所以他的眼睛便似乎特別銳利些。他總能看出對方的弱點，叫他的同伴進攻。有時阿四的鉤鎌槍鉤倒了人，他就去幫他拖進他們的堡壘來。他們的堡壘是家家搬出來的各種傢具堆成的。

城裏的人差不多死完了，但是還有一口氣的人，總還在抵抗，因爲他們知道，反正是個死，在未死之前拚一拚，死得總要痛快些。湯三老兒這一羣和其他別的零零落落的人一樣，都是沒有上級官員的指揮，只在自動地盡着最後的心。

傍晚，清兵看看攻不進去，就改變了進攻的方法。他們便開始放火，將火藥琉璃之類，撒到這些抵抗的人羣中去，然後再將火種丟進去。

中街鎖巷口的烈焰飛騰起來了，兩旁的房子也燒着了。清兵放火之後，便退到中街的兩旁去。湯三老兒回過頭來向南面看看，火已經到舜過井相近，就要到他的家裏了。烟噓着他，火氣逼着他。他聽得若干女人和孩子，都在哭哭啼啼，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他覺得有些支持不下了，對他那伏在地上的兒子說，「阿四，我們還須盡一下最後的力！」

在烟焰之中，他們看見有一個騎馬的清將走過，阿四便竄出火去，向他肩頭上一槍，將他鉤了下來。同

時，阿四的盔也落了地。湯三老兒看見了，也就竄出去幫着阿四拉。那個清將正想掙扎着起來，湯三老兒不容他翻身，丟下了手裏的兵器，撲到他的身上去，將他抱住了，只往烈焰裏滾。阿四跟過去，用鎗尖在他的大腿上用力插了下去，將他釘在地上。

這時，兩邊的屋簷，裹着火在一片一片塌下來，蓋到他們三個人的身上去。湯三老兒和他的敵人固然不能再起來，便是阿四也已經渾身是火，跌倒在地了。

最後，阿四忽然如觸電一般，一躍而起，在火堆上跨出去，拾起了他的盔，匆匆忙忙向頭上一戴，才跨回他父親的身邊。他一手拉緊着他的盔，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了下去。

陳憲欽

江南一帶，到了秋天，往往有颶風，而且颶風總一定挾着大雨。所以江陰城到了八月初旬，颶風既掀天動地地吹來，大雨也便翻江倒海般落下來，一毫沒有例外。

這天是初八，江陰城一帶的雨，尤其來得大，自早到晚，沒有停過，好像大地就要沈到水底裏去的樣子。人們遇到了這種大雨，當然誰也不敢抵抗，只有躲在室內不出去，靜候牠的停止了。然而江陰城裏的人卻不這樣，他們卻輪流在城牆上站着，聽由大雨的沖刷。

他們是在守城，是在防禦清兵的攻入。他們知道，大雨是可怕的，然而清兵的攻入，則尤其可怕。他們恐怕清兵的攻入，所以非但不怕大雨，連清兵在城外所放的大礮，雖然每一下打進來，總要打死幾個人，他們也不怕。他們始終在城牆上站着，輪流地站着，一心一意地守着城。

不過大雨和大礮，上下夾攻，實在使他們很痛苦。如果兩方面都停止，自然最好，不得已而求其次，則有一方面停止，他們也就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機會了。可是雨是大自然的作用，非人力所能左右，礮則是人的敵人的作爲，人力是可以干涉的，所以大家都在想法，要使城外的礮，不再打進來。

還有，清兵自從由南京鎮江運到幾十尊大礮之後，對了江陰城日夜攻打，江陰城內的人，因此死了的固然不少，而城垣的損壞也處處可見。如果一直由牠們這樣打下去，不加干涉，說不定城垣就要倒坍，造成清兵衝入城內的便路。何況現在又是大雨，將礮彈打碎的泥石，續續不已的沖去，竟又給予了礮打的便利，這大礮破城的危險，似乎更加逼近目前了。大家看到了這種景象，份外着急。大家的精神專注在轟轟的大礮上，將那同樣也要震得耳聾的狂風驟雨，就完全放在腦後了。

負守城全責的閻應元典史，當然一切都很明白，一切都在他的計劃中。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樣，並沒有爲了雨和礮，就此躲在屋子裏。他一直在城上走來走去巡視着。

到了夜裏，風雨非但沒有停止，似乎又格外大了些。可是惟其如此，城外的清兵，似乎也覺得有些怕，礮卻不放了。這在城裏的人，可以少死些，而城垣的損壞，可以遲延些，當然是大家所願意的。不過大家又知道，風雨的不停，到底不會長久，而大礮的暫停，至多只有一夜，所以他們要求安全，到底非設法破壞大礮不可。

『那一位好兄弟會游水的？』閻典史在北門的城樓上問着守城的人，那時轟轟的礮聲已沒有，就只有呼呼的風聲，和拉拉的雨聲在施着威勢。

大家都不懂閻典史的意思，爲什麼要會游水的人。然而大家也深信閻典史的一言一行，必定有着深謀遠慮，不必懷疑，所以便有幾個人開口回答說，『會游水的人很多。』

『很好，會游水的站在這一邊，』閻典史指着他的右首地方說。『在此大風雨中，敵人礮火不鳴，正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想派幾個會游水的好兄弟，從水關下面游出去，再游過外城河，然後悄悄地上岸，找到礮位，將各礮的火眼都釘去，礮就不能放了，至少幾天之內不能放，我們就可以修砌城垛了。』

『這個法子很好，』大家都說，『這樣的大風雨，他們是一定不防備我們有人出去的。』

『這個法子好雖好，』有一個人說，『卻不免還欠一些週到。』

閻典史對於守城的事，是很肯虛心受教的，一聽見有人說他的計劃還欠週到，他非但不怒，卻份外留心地聽着。在雨氣昏沈的燈光中，他看見那個說話的人年紀很輕，也是北門衝鋒營中的勇少年。

『那末你以爲怎樣呢？』閻典史問他。

『我以爲要作這事，不可使用多人；一則人多了易於驚動敵人，不能達到目的，二則這事也並不困難，一個人就足以辦了。』

『對，人多了易於驚動敵人，』閻典史說，『可是一個人恐怕總有些不夠罷？』

『夠夠，』那人挺起了胸脯說，『交給我一個人就好了！』

『各位好兄弟以爲怎樣？』閻典史的意思，分明是要問問大家，誇下這海口的人，究竟有無這個力量。『這位是陳憲欽兄弟，』季從孝向閻典史介紹着說，『素來是善於游水的。開橋下潮來時，他可以從

橋面上跳下去，打從橋洞裏游來游去。」

『是的，他有這種本領，』周祥金滿諸人，也異口同聲地說。

『一個人幹一件事的，確不算得艱難，』陳憲欽又自告奮勇地說。『當初我們不是差一個人往葫橋去偵探清兵的麼？他不是覷個機會，一個人將他們的礮都投入河中，還帶一尊礮回來覆命的麼？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好，好兄弟，』閻典史對陳憲欽說，『我相信你，你就準備出發罷。』

閻典史說了之後，就動身往別處去巡視，這裏便有周祥金滿諸人，幫着陳憲欽準備大釘和鐵鎚等事。準備好了，便一同下城，到了水關邊。

『這雨來得很好，』陳憲欽說，『渾身本已溼透，倒省得再脫衣服。』

他正在要下水時，季從孝來了，手裏提了一瓶燒酒，送到了他的嘴邊，說，『喝一些，也可以禦禦寒氣。』

『天還沒有冷呢，』陳憲欽說，不過他到底喝了幾口，好似不敢推卻季從孝的盛情。

『好，我們在這裏等你回來，』陳憲欽一下水，周祥金滿諸人都這樣說，『預祝你迅速成功。』

在黯淡的燈光中，陳憲欽下了水，不發一些聲息，就此出了水關。

他知道礮的所在，遠的在君山脚下，近的就離外城河不遠。他又本來是北門外人，一切地形，就是閉了

眼也摸得到，所以夜雖然黑到伸手不見五指，在他也行所無事，儘可以往來自如。

他上了岸，摸到了最近的一尊礮位。放礮的人，本來爲了礮聲太大，恐怕震死，一點着藥線，就躲在預掘的地洞中，此刻風雨交迫，放礮既有所不能就落得躲在地洞中了。他摸到了礮眼，將鐵釘塞了進去，就用鐵鎚將牠敲得很牢。好在風聲雨聲，呼嘯不已，而放礮的人又已躲在地洞中，所以他的工作，誰也沒有注意到。他釘了一尊，又悄悄地摸到另一尊去，照樣的釘。他將靠近城河的釘完了，又摸到君山腳下較遠的地方去釘。他行動迅疾，手脚靈便，在沒有天亮之前，就將北門外一帶幾十尊礮都釘了一個結結實實。

周祥金滿諸人，自從陳憲欽入水之後，一直用眼睛看着水面，用耳朵聽着水中，可是除了雨點和雨聲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們很是擔心着，只在水關邊低低地談着。

『天將要亮了，快就要來了罷，』周祥說。

『來了來了，』忽然陳憲欽的聲音答應着。大家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毫無聲息，絕無形跡，他已經回來了。大家連忙用火一照，不是他果然已經立在他們旁邊麼？

『你這水功真好，來無踪跡，去無聲息，』金滿說。

『這也不見得是我的水功好，』陳憲欽說，『靠了天老爺的福。』

『恭賀你大功告成，』季從孝向陳憲欽說，『請再喝幾口燒酒，然後我們同去報告閻老爺。』

「謝謝你。不過我想不必去報告，到了天明，閻老爺自然會知道的。」陳憲欽一面喝着酒說。

「那也好。」周祥同意了。

他們一同離開水關，走上城來。在路上，他們又談着清兵的呆蠢，因為不多幾天以前，周祥等四個人，曾出去燒過他們的營盤，將他們燒死了許多人。這次陳憲欽出去，他們又是一無所知。

暴風雨之後，往往會有皎皎的白日，所以到了初九日清晨，果然一片陽光，照遍了大地，昨夜風雨的聲勢，固然毫無影踪可尋，就是如墨的黑雲，也沒有留下一些痕跡。

最奇怪的，暴風雨過去之後，礮聲也就過去了。平常天一亮，便有轟隆轟隆的巨聲，爲初升的太陽喝着道的，今天則寂無聲息，聽由太陽冷清清地的高升着了。城上的人看着城外的清兵，將大礮翻來覆去的研究着，露出慌急的樣子，都不禁哈哈大笑。笑完之後，他們老實不客氣，就點起城頭上的大礮來，獨奏了好久。

「好兄弟，」閻典史知道了這事情，來對陳憲欽說，「多虧了你，賞你一兩銀子，你去向許用先生支取罷。」

「謝謝老爺的賞，」陳憲欽說，「但是我不去支取了，就算我捐給了公家罷。」

陳憲欽對於周祥等爲了支取賞銀冤殺王華的事情，還記得很清楚，而且又知道公家的確已經沒有銀子，個人有了銀子也沒有用，所以這樣說。

『那末好兄弟，』閻典史說，『真正難爲你了，我爲全城的士民，謝謝你的大功，』說着就對陳憲欽拱了拱手，慌得陳憲欽跪下去還禮不迭。

城裏乘着清兵沒有大礮攻打的機會，一連兩日兩夜，就將城堞修砌完備了。清兵大礮的修好，卻費去了五天的光陰。

清兵將大礮修好之後，恐怕城裏又有人出來釘沒礮眼，便再也不敢懈怠，只日夜繼續地放着；不過風雨還是要來的，風雨一來，礮只好停止，並且停止了，便再也不敢不牢牢地守着了。

然而無論江陰人如何努力，江陰城的命運，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大家所討論的，不是城陷落後怎樣逃生，乃是城陷落後怎樣就死。除了自問毫無氣力的老病婦孺之外，都一致有一個意思，就是：必須要引進的清兵，拚上一拚，至少要一個換他一個，換得越多越好。

『但是我的意思，』陳憲欽對衝鋒營的諸弟兄說，『還要好好的拚。就是說，不要一下子就將自己拚完，必須設法保全自己，纔可以多換幾個。否則逞一時的勇氣，拚固拚了，只換上一二個人，未免太便宜了。那些豬狗，就是死上整千整萬，還值不上我們大明百姓的一條小性命呢！』

『那末你將怎樣呢？』有人問他。

『這時不便細說，將來看罷，』陳憲欽說。

八月二十三日清兵殺盡城裏的人以後，似乎可以高枕而臥，沒有什麼罣慮了，不料事情卻出了意外。好好睡着的清兵，半夜裏會被人戳死；即使夜裏在街上走，如果只有一二個人，不是多人結伴同行，也往往會遭到莫名其所以的襲擊。尤其奇怪的，是街上走過，遇到這種襲擊而偶然不死的人，對於那襲擊者，竟至疑神疑鬼起來。因為他們也有力大膽大，不死而敢於追逐的人，往往將那襲擊者一追逐到河邊，便立刻無影無踪。

不但如此，漸漸地大家都知道，河邊最容易受到襲擊，你要是在別的地方受到襲擊，那個襲擊者也一定是向河邊跑。因此大家就斷定，如果襲擊者不是鬼怪而是人，這人便一定是住在水中的。於是到了晚上，便誰也不敢走近河邊，在白天，則大家仔細在河邊搜尋着。可是他們仍舊免不了受到襲擊，而搜尋的結果則一無所得。這樣一來，弄得滿城風雨，入城的清兵，不禁人人自危着。

過了一個多月，清兵陸續地開拔完了，城外的百姓逐漸地進城來了，這樣的怪事，方纔停止。至於這樣的怪事究竟是誰幹的，誰也沒有出來見證過，更加誰也沒有出來自承過，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而且這樣的怪事，到了天下太平的時候，便再也沒有發生過，簡直叫後來江陰城裏的人有些不相信。

有人說，這像一條神龍，見首不見尾，想必在江陰城裏攪了些時，以後就入大海了。這話，也許是很對的。

徐玉揚

江陰城內外的士民，豎起了「大明中興」的旗號，抵敵着常州和南京派來的清兵，這樣的消息，不到幾天，就傳遍了四鄉。四鄉的人，有許多便趕到城裏來，加入守城的集團，在陳典史和閻典史的指揮之下，作着有組織的防禦戰。不過還有許多人，卻沒有進城來，依然在四鄉，徐玉揚便是這些人裏面的一個。

徐玉揚曾說，「江陰縣的城池，固然要防禦，江陰縣的任何一片土地，也都要防禦。如果大家都到城裏去，將四鄉地方留下來，不加一些防禦，由得敵人來糟蹋，到底也不能算爲上策。我就不想城裏去，我只打算留在本鄉，防禦本鄉，一般的爲大明效力。」

他的話，的確有許多人是贊同的，並且的確有許多人都實行了：

王良本來是一個大盜，降了清朝，清朝便派他領水師五百，會同陸師，來打江陰。他們的船經過西鄉雙橋時，岸上的田夫看見了，便向他們辱罵：「不要臉的狗賊，投降了韃子，耀武揚威，來欺侮自己的同胞！」

船上的兵聽見了，很是忿怒，便都從艙裏提了刀擁出來，要上岸去殺他們。

這時是閏六月的初旬，田裏的稻已長得很高，農夫們正在田裏拔稗草。他們看見那些兵要上岸來，便

將拔起的稗草，向他們的船上擲去。每一株稗草的根上，都有一團黏膩的污泥，一着到船上，便不肯墜落，至於擲在船頭船尾上的，當然更加留着不動了。那些兵，不知道這些污泥的厲害，匆忙之間，又加以心頭氣憤，只曉得從艙裏趕出來，不料脚一踏上去，便滑開來，撲通一聲，掉入了水裏。河深水急，掉下去的，都沒有了命。

岸上的田夫，一看見這種情形，奮興非常，就格外向那些兵擲着稗草。甚至急於要擲出去，一時來不及找稗草，便將稻拔起來代替。他們集中每一個兵的頭臉身體擲，既使那些兵立不牢脚，更使他們睜不開眼睛，捏不牢刀。有幾個兵，看看走不上岸，仍想躲入艙中，無奈岸上的罵聲，連他們的祖宗三代，諸親六眷都罵到，刻毒非凡，使稍爲有些血氣的人，都受不住，只好硬了頭皮再上岸。

當然也有不跌入水中，能夠掙扎着上岸的。但是上岸時既然先先後後，不能共同行動，他們的力量就分散了。而且田夫們並不怕他們，一看見有一個兵上岸，便有幾個田夫，提着鐵耙和鋤頭來圍住了攻打，簡直上去了一個死一個。有幾個兵，看看上岸不能活命，一時又退不到船中，只好在岸上跪了下來，雙手將刀舉起，口裏說着『獻刀』以求田夫們的慈悲。不料田夫們恨透他們了，他們平日是盜匪，此刻是敵人，更不留情，一例地耙鋤交下，將他們打死；打死了將他們的屍首望河裏一推。最後，有幾個始終躲在艙裏的，也給田夫們走上船去，揪了出來，擲到水裏去。沒有多久，五百個人一個都不留，河裏的屍首，將河面都蓋滿了，一個一個地擠着，有如木筏，自雙橋到石壩，水都幾乎給牠們塞斷了流不動。

這是鄉民防禦本鄉的一個實例。還有呢：

后塍人殺死了清兵騎將一員，清兵就退出去。八橋東西灣二保的人抗拒清兵，也殺死了他們的騎將二員，清兵就視東西灣爲畏途。這樣的事例，多得不勝枚舉。

不過鄉民究竟沒有組織，未經訓練，他們自衛的成功，大半出於偶然，失敗的，也不在少數，例如：

泗善港葛輔弼父子，領了鄉兵五百人，自以爲慄慄要進城去應援，各保也很看重他們的力量，出兵來幫助他們。不料他們本來是鹽梟出身，不懂得紀律，沿路儘有騷擾的事情，到三官殿遇着清兵，勉強交戰，竟至全軍覆沒了。

然而無論如何，鄉兵的精神是可貴的，每逢遇到清兵，一定盡力攻殺，多有斬獲，假使不勝，也決不俯首投降。有一個名叫高瑞的，被清兵捉了去，叫他薙髮投降，反給他大罵一場，清兵沒奈何，只好將他殺死。

本來是鄉民，一旦被迫，便成爲鄉兵。因爲清兵一面將江陰城團圍圍住，一面派兵往四鄉去劫掠抄殺，弄得鄉民沒有日子可過，就只好起而自衛。他們說，反正是一個死，爲什麼要束手待斃呢？而且抵抗之後，又未必會死呢！

清兵雖然有訓練，器械銳利，但是他們要是一下鄉，便覺得處處荆棘，寸步難行，即使不下鄉，頓兵於堅城之下，攻不進去，裏面有礮和箭放出來，外面有鄉兵不時的襲擊，他們簡直不能有一刻的安定。爲了這些

原故，他們雖是得勝之師，將來最後的勝利也明明操在他們的掌握中，他們卻一毫不敢樂觀，彼此都很憂急。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不能爲自己保證，在最近的時期內，不死在江陰的土地上。

徐玉揚是祝塘相近的陸官舍橋人。閻典史應元受江陰士民的邀請入城時，惟有祝塘少年五十人，執了兵器護送他。一直送他進了城，因爲他說，守城守鄉，責任都是相等的，這些少年才回了本鄉。

祝塘人是很勇武的。那時清兵中有一枝人馬，向東劫掠三官、陶城、大橋、周莊、華墅等鎮，所向無敵，不知他們殺死多少人，奸淫多少婦女，擄去多少東西，燒去多少房屋，不料一到祝塘，卻碰上了釘子。祝塘少年是親炙過閻典史的，又加祝塘是一個大鎮，人心一齊，力量便很爲可觀。

祝塘人看見清兵來，一些不躊躇，立刻出來迎敵，清兵出於意外，受了一個重創。清兵一面在和祝塘人對敵一面就向圍城的大隊討取救兵，打了幾天幾夜，清兵雖然死了不少，但人數卻日在增加着。反之，祝塘人雖然死得很少，卻日在減少着。並且究竟是一個市鎮，又一毫沒有防禦的工程，所以一等到清兵接近市房，縱火焚燒時，祝塘人便沒有方法再守牢他們的家宅田園。如果不慷慨地戰死，他們就只好四散奔逃。祝塘所受的兵燹之慘，超出了其他各鎮。

清兵將祝塘化爲平地之後，就分兵出去劫掠相近的各小市集和村莊，其中有一隊兵，就蜂擁着向陸官舍橋而來。

由祝塘向東往陸官舍橋，必定要經過一座大石橋，在橋西的南面沿河處，有一株大樹，一到熱天，濃蔭滿地，來往的人都要在這樹下休息一會。

這天，徐玉揚遠遠看見西面祝塘路裏塵頭滾滾，就知道清兵在殺來了。他毫不遲疑，也並不告訴一個人，自己結束停當，迅疾地走到了石橋邊。他審度了一下形勢之後，就過橋由西塊轉到橋下去，在那裏隱伏着。

漸漸地，他在橋下看見最前的清兵，由南面沿着河走近來了。那是兩個小兵，領着一個騎將。這騎將頗是雄偉，身披鎧甲，手握長槍，騎在馬上，顯出了他的威風凜凜。徐玉揚看見他們走到橋邊將要上橋時，他就突地從橋下竄出，趕上去用左手將那騎將一把辮子，揪下馬來。雖說出其不意，他可以抓着騎將的辮子，可是以騎將那樣的身材，以及騎將猛烈的掙扎，他竟能一下子揪他下來，他的膂力之大，也就可見一斑了。

長槍是只能及遠不能及近的。等到敵人已經來和你肉搏，長槍便完全無用。所以那個騎將被徐玉揚一揪下來，就連忙將長槍丟去，要向腰間拔刀。然而徐玉揚更不等待他將刀抽出來，左手格外一使勁，就將他掀翻在地，使他伏地而臥，然後右脚踏到他的背上，右手的刀，就向他的後頸砍下去。啵噉一聲，他的頭已經脫離身軀了。

在前面的兩個小兵，本來離開那騎將只有三五步遠。他們一聽到背後的聲音，回過頭來看見了，自然

要回身來救護。但是徐玉揚的舉動是突如其來的，他們一見之下，少不了先有一剎那的驚愕，而且徐玉揚將那騎將由馬上揪下，以致砍下他的頭來，舉動也非常迅速，等到這兩個小卒掄起手中的刀，到徐玉揚的面前，向徐玉揚砍去時，徐玉揚早已身體立直，準備迎敵了。

這兩個小卒的刀砍下時，似乎已經一些力量都沒有，因為徐玉揚只將手中的刀輕輕向上一磕，他們的兩把刀便都從他們的手裏飛入了河中。他們連忙跪下來，口喊「饒命」，徐玉揚更不出聲，只一刀一個，將他們結果了。

「哈哈！」這時徐玉揚才出聲笑了。

他一手握着刀，牽了馬，一手提了清將的頭，拾了槍，就走上橋來。這時一隊一二百人的清兵，已近在二百步之外了。他就立在橋上，不走下東面去，看他們呼呼吸吸的擠來。同時，他本村的鄰里，也都已勇糾糾地趕來接應，離橋也有一二百步的遠近了。

片刻之間，他立在橋上看着兩方面的人，都到了橋下。他暫時不去招呼自己的人，只對那錯愕地停在橋西看着三個屍首的清兵，打着哈哈。

「那一個不怕死的，儘可以上橋來，」徐玉揚對他們說。

他帶着笑容，聲調也很和平，似乎在邀請他的老朋友去喝茶。不過他立在橋上的那種姿態，卻使人發

生一個相反的印象。他那兩隻沒有鞋襪的脚，又開了壁直地立在橋面上，就好像兩條鐵柱，褲腳捲着，一隻在膝上，一隻在膝下。左手提着頭，橫着槍，右手放下了繮，揚着刀，頭頸間和刀口上的血，還在一攤一攤地淌着。上衣敞着，筋骨虬結的胸脯，高高地突了出來。肩闊腰圓，是個力士的身材。頭向後仰着，右下顎微微地擡起了一些，作着不屑的態度。粗眉大眼，雖然是一般農人的典型，在他的面上，都更含着的一種勢不可侮的氣概。

『喂，請上橋呀，』徐玉揚看清兵只在橋下打盤旋，又對他們笑着說，『你們不肯上來，難道要我下來請你們麼？』

這時他的鄰里少年，已有好幾個也站到了橋面上，一般地作着嚴陣以待的姿勢。

清兵亂烘烘地騷動了一會，忽然有一個騎將下了馬，叫幾個小卒將那個無頭的屍體擡上了馬背，撥轉馬頭，就向來的路上走回去，其他的人，就此跟着他，也都踉蹌地走了。

『哈哈，走了麼？不送不送，』徐玉揚開着玩笑說，橋上和橋東的人也都這樣笑着說。

『這個韃子的頭好大，』清兵去得稍遠時，有一個人看着徐玉揚手中的頭如此說，言時頗有一些欣賞之意。

『一定很重罷，』另一個人帶着研究的興趣說。

『你提提看，』徐玉揚就將這頭交給了那個喜歡研究的人。

『喔唷，怕有二十多斤罷！』那人一提到手，如此喊了出來。

『不見得罷，』徐玉揚說，『至多是一個狗頭，那裏便會成牛頭。』

大家對於這個頭都發生了興趣，紛紛地研究着。在橋下立得較遠的人，也都擠向前來觀看。

『我們將牠掛在橋西的樹上罷，不但我們可以看，叫往來的行人也可以看。』徐玉揚的意見。

『好，將他掛在樹上，』大家都贊同着說。

大家就提着這個頭，走到橋西來，又將那兩個小卒的屍體擲入了河中。正要將這個頭掛上樹時，忽然有一個人擠了進來，手裏捏着一杆秤，口裏一連說着，『稱稱看，稱稱看。』他爲了要滿足他的興趣，居然趕回他的家裏，將這杆秤取了來。

『哈哈，你還準備賣幾文錢一斤罷，』大家都笑着這個取秤來的人。

這取秤來的人一面也笑着，一面果然便有一人將這個頭掛上了他的秤鈎，他一稱，就朗朗地報了出來：『不多不少，恰足十八斤！』

『呀，竟有十八斤重麼！』大家都這樣說。

『要是豬頭，倒可以賣幾文呢，』有的人笑着這樣說。

稱好之後，頭掛上樹了。徐玉揚看看，似乎覺得還缺少一樣東西，便對衆人說：『你們那一個會寫字？如果沒有人會寫，那一個去請教書的先生寫寫？我要用一張紙，寫上這樣的話：「韃子要過橋，留下你的狗頭來！你們看好麼？」』

『好好好！』大家都稱讚着，同時便有人回村去辦這事。

『以後我們總要守牢這條橋，』徐玉揚又對大家說，『時常派一個人在這裏瞭望着，一看見韃子，便鳴鑼爲號，大家都到橋上來。』

『這個辦法很對，』有人贊同着說，『說不定他們有大隊人馬來報仇。』

大家又議了一會防守之策，去寫字的人已經來了，就將寫好的紙在樹上貼了起來。大家覺得各事已滿足了，才嘻嘻哈哈的過橋回來。徐玉揚拉着馬，提着槍，似乎比別人便加滿足些。

此後清兵便從來沒有到過這條橋邊。幾十年後，走過這橋邊的人，還要指着那株樹，將徐玉揚的故事告訴年輕的人聽，同時並背出了那兩句話：

韃子要過橋，留下你的狗頭來！

戚三郎

江陰城上的守兵，一看見城外的清兵將大礮的藥線燃着，就連忙避下去，伏在城垣的下面。他們知道，清兵放礮時，決不會衝上城來，等礮聲過後，清兵要衝來，他們早已重上城頭，足以防守了。

這天，這最後一天的午刻，東北城的守兵，看見城外花家壩的清兵又在放大礮了，他們便又按着常例，避到了城下。他們一面伏着，一面擡頭看着，見一條紅光，直奔那倚着城垣的祥符寺，接着便是一個天崩地塌的巨聲，城垣倒下了一大片。礮聲過後，他們立刻就想到上城去看看，並且防備清兵的衝上來。不料他們還沒有立起來，礮聲繼續而發，響個不停。他們想，這是清兵在用猛烈的礮攻，要想將城垣攻破，一時決不會就衝上來，所以他們便只在城下等待着。並且這時在礮聲之外，城上城下，還籠罩着濃烟，使人咫尺難辨。他們就是能夠上城，也不能完成他們的防禦工作，他們只好在城下等待着。

好一會，礮聲息了，濃烟散了，他們纔能夠立起來，準備上城去。可是他們向城上一看，見城上已經立着許多清兵了，騎馬的也有。原來清兵將祥符寺後的城垣轟塌後，其他的各礮，只是施放狼烟的空礮，其中並沒有子彈。清兵乘着城上沒有人，並且也不致被人看見的機會，就此渡過了外城河，由倒塌的城垣走上了

城。

清兵在城上，一時還不敢下來，只在城上用箭射着城內的人。因為城內的人還在下面整整地列隊對峙着，使清兵不敢冒昧進攻。不過城內的人，到了這個地步，心總是慌的了，所以相持了半天，到了傍晚的時候，城中各處，終於失卻了秩序，給清兵一個可乘之機。清兵由城垣缺口不息地擁進來，將城內的隊伍衝散後，就四散攻殺着。

城內的人，凡是手可以執刀槍的，並不肯束手待斃，只四處各自抵抗着。只有老弱婦孺，纔投井懸梁，紛紛自殺。

戚三郎是一個文人，實在不會打仗。但是城中既已到了凡是男子都須上陣的地步，所以他也就成了守城的一員。在清兵衝入城來時，他的肩頭被砍了一刀。他覺得他是完了，不能再有所活動了，便往南奔着。他只是奔，是否想往家裏奔，那時他也沒有想到。他家是在南街關帝廟相近的地方。

他由觀音寺走着，看見四眼井邊，有許許多多人在擁擠着。他走近一看，原來大家都在搶着跳到井裏去。井雖然有四個眼，可是要下去的人太多，四個眼簡直沒有空的時間。下去的人大都是老弱婦孺，和一些已經受了傷的壯年。

戚三郎奔到這裏，實在已經奔不動了，一看見這個景況，便也就擠入了人羣裏面。好容易，在一個年老

的婦人已經下了井後，他纔得將他的雙腳插入了一個井眼。

他的脚下去了，腿下去了，腰下去了，胸下去了，——他正想將他的兩臂塞下去，突然有一隻手從他的後背，將他一把衣領，拔了出來，向地上一擲。

『這樣的慢，讓我來，』拔他出來的人這樣說。他一看，是一個血肉模糊，面目都認不清楚的壯年，片刻之間，就頭在下，腳在上，鑽進了井眼。他經這一擲，肩頭感到了一陣劇痛，就此暈了過去。

他醒過來時，忽然覺得井邊已經沒有人了。他想，這倒很好，可以從容入井，沒有人來拔他出來了。他掙扎着將腳伸入了一個井眼。

奇怪！腳到井口下面沒有多少深，就踏到了軟丟丟的東西，再也伸不下去。這是不可能的罷？這井，而上雖然是一塊大石，鑿着四個眼，底下實在是一口通連的大井，牠的對徑總有一二丈，其深更不知有多少丈，無論怎樣的大旱，水總是不乾的，現在怎樣會離井口一二尺的地方，便有東西塞着呢？

咸三郎將腳拔了出來，就伏在井邊，將頭伸到裏面去看看。藉着另外三個井眼透入的一些微光，纔發見井裏已經塞滿了人，並且最上層的人，大都只有一個頭在水裏，其他的身子就露在水上，所以他的腳一伸下去，便踏到了一個人的背上。

他看見這裏死不成，正打算立起來往別處去，忽然有一個清兵走過這裏，看見了他，就趕過來將他揪

住了。

『拿銀子來，饒你不死！』清兵看見他已經受傷，並不殺他，只這樣說。

『沒有，』戚三郎說。

『你家裏總有，帶我到你的家裏去。』也許清兵看戚三郎不是窮人的模樣，所以有這樣的希望。清兵說着，便從戚三郎的脚上，將帶子鬆下來，把他的兩手反縛了，在後面驅着他向前走。戚三郎身不由主，只好由清兵驅着。走得慢些，清兵又一連在他的臂上和腿上砍了幾刀，幸而並不厲害，所以他還能夠走。

由觀音寺巷而東大街，再向西走着，只聽見安利橋的南北，一片呼喊之聲。

『殺！總歸是一死！』

『我們五百個，至少要他們五百零一個！』

這是戚三郎知道的，呼喊着的人，都是北門衝鋒營的好漢。

戚三郎和那一個清兵，一路走着，一路只聽見喊殺，只看見已殺死的人，和正在相殺的人。可是到了中街，他卻看見了一羣被清兵所擄的婦女。在她們的頸上都有繩繫着，彼此相連，牽在幾個清兵的手裏，就好像一羣被牽往屠宰場的綿羊。

『三郎！三郎！』忽然那一羣婦女裏面，有一個喊了出來。戚三郎一聽便知道是自己的妻子，在黯淡的

光線中仔細一認，那喊他的不是他的妻子王氏是誰！

『啊呀！你去不得！』戚三郎直奔過去，拉住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拉住了他。

『去你媽的！』不但趕着他走的清兵過來砍他，連那押着婦女走的清兵也過來砍他。其中一刀，正砍在他的左頸上，他的一個頭就此歪了半邊。他要倒下去，押他的清兵將他一把後領拉住了，仍叫他向西走。同時，押婦女的清兵們，已經將他的妻子拉開，推推嚷嚷，向東而去。

『三郎，你來救我呀！』王氏哭着回頭說。

『哦……』戚三郎已經說不出話，口鼻間發出了這一個聲音。

到關帝廟相近的地方時，戚三郎實在不能支持了，就倒了下去。清兵看見他已去死不遠，什麼都沒有希望，就丟下了他，另外去尋可發的財，可殺的人。

戚三郎此刻到底沒有死。不但沒有死，神志也沒有模糊。不過他流血太多，傷處疼痛，所以沒有了氣力，不能轉動。過了一會，也許在地上有了一會歇息，他覺得精神已經好些，就將右手微微伸縮着。倏倏，有一刀砍在他的左腕上，已將縛手的帶子砍斷了半邊，所以他的右手稍稍一用力，帶子便完全斷了開來。

他躺在地上，將右手彎起來把他的頭扶了一扶。還好，左頸和後頸是斷了一大半，而右頸和咽喉還完好如故。他緩緩地扶着，使斷處恰正地銜接了起來，這樣，頸間的血，就不流出來了，身上其他的刀傷，除了肩

頭一刀之外，還算不甚厲害。他算算，一共被砍了十三刀。他竟沒有死，自己也覺得奇怪。他想，不要是關帝保佑着他的罷，因為他是素來虔誠事奉關帝的。

天已經黑了，走過他地方的人也很少，所以他可以安靜地睡在他的地方。不過城中起火的地方，很是不少，而喊殺之聲和號哭之聲，還處處在應和着。他到了這個地步，心裏反而很是坦然，因為他覺得他已經盡了他的最後的力量，什麼事都可以不必顧慮了。又加以他的疲勞，他就此睡着了，並且睡得很熟。

清兵的燒殺，到了第二日的天明，並沒有停止，因為江陰人還在巷戰，處處作着最後的抵抗。

有些清兵走過戚三郎的地方，看見他渾身是血，僵臥在那裏，總以為他已經死了，便不加過問，自管往別處去殺人放火。

『呀，三郎受了重傷了，』忽然有人在他的身旁說。他睜開眼皮來看看，原來是鄰舍姓錢的老翁，和姓沈的老嫗，說話的正是錢翁。他們蹲下來，撕了一塊衣服，將他的頸項好好地紮了起來，又撕了一塊衣服，將他的肩胛也包了起來。

『你的頭不要動，我們扶你回家去，』他們說。

果然，在他們的扶掖之下，他回到了自己的家裏。可是家中雜亂非常，檯凳牀鋪，一概都已經沒有，他只好仍舊躺在地上。沈嫗不知到那裏去找得了幾片薑，一把米，燒了一碗薑湯和一些粥來給他吃。他吃了之

後，精神覺得格外好些。

『你不要動，也不要說話。』他們囑咐他說。他聽從他們，便將急於要問的他的兒子的踪跡，也隱忍了下來。

他本來是一個小康之家，夫婦二人，很是和好，生了一個兒子，今年剛五歲，很是伶俐。他們一家平安地過着，再也沒有想到明朝要滅亡，清兵要殺進來，更沒有想到他們這一家要弄到這般田地。他雖不開口，但是他的頭腦在清醒時總不免要想到他的妻，他的子，和他的家。他到此刻，頗有些痛定思痛的光景，眼淚汪汪地啜泣着。

『今天是第三天了，』錢翁說，『大概要封刀了罷。』

不料錢翁的話還沒有說完，外面就闖進了兩個清兵。

『拿銀子來！』

『沒有。』

這兩句處處可以聽得見的說話以後，接着便是嚻嚻兩聲，錢翁和沈嫗立刻就倒了下去。

戚三郎一看見這個情景，知道自己到底是活不成了，就閉着眼睛等死。可是那兩個兵只對他看一下，就走出去了。

過了一會，他聽聽已沒有聲息，心裏想，這兩個鄰人已經死了，如果不是自己起來，自己還是要死的，就嘗試着自己有無起來的可能。他覺得他的頭頸裏的創口，已經和紮牢的布黏在一起，頸項已經牢固，不會裂開來了。他兩手支撐着，一再努力，總算坐了起來。

『爹，你活了麼？』忽然他看見他的兒子，坐在他的腳邊，揩着眼淚對他說。

『哦，你沒有死麼？』他真是又驚又喜，一把將他拉了過來。『你怎樣會回來的？』

『娘給韃子捉去，』這孩子斷斷續續地告訴他的父親，『寶寶也給別的韃子捉去。娘看不見，寶寶逃了回來。』

他又盤問了一會，纔知這孩子的確被清兵擄去了三天，到今天纔逃回來的。

他立了起來，打算着此後的事情。外面果然封刀了，再沒有清兵到他的家裏來，他們父子倆又過了幾天將就的生活。不過他對於死在他家裏的錢翁和沈嫗，他心裏實在慘痛，因為他們簡直是爲他而死，也可以說是代替他死的，他一心要想好好地安葬他們。但是他只有一個人，又不能用大力，也只好徒有此心，暫時遷延着。

過了幾天，他可以走出門外了，他就往關帝廟裏去看看。關帝廟裏有現成的棺木，人家寄存的壽器，他是知道的。他走到後面稍爲隱僻的寄存棺木的屋子裏，看見有三個人殺死在地下。他認得他們就是相近

處製作這些棺木的木匠。棺木卻有好幾口，可是他一個人對他們也沒有辦法。

這幾天之內，清兵已經開走了不少，城裏逃出去的人，因為在外面沒有存身之處，也陸續回來了一些。戚三郎央着幾個相識的人，將錢翁沈嫗和三個木匠，都盛入了棺木，擡到城外去埋了，方纔覺得了卻了一個心願。

「爹，娘爲什麼還不回來呢？」戚三郎的兒子時常向他這樣問着。

「我們去找她回來，」他在埋葬錢翁沈嫗諸人之後，又過了幾天，覺得自己身體已經完全復原之後說。

他知道這次清兵在江陰所擄去的人，都在南京，所以他便和他的兒子，趁船一同到了南京。經過了種種波折，他居然找回了他的妻子，兒子的母親。

此後，他們一家仍舊平安地過活着，爲江陰守城的人家開了一個特例。

李介立

北京失陷，崇禎殉國的消息，江陰到四月三十日方纔接到，幾天之內，就傳遍了四鄉。

李介立是素來不高興入城的，聽見了這個消息，也不能不往城裏去走一遭。

他是東南鄉敵山灣裏人，從小就讀過許多書，有着澄清天下的大志。但是他不喜歡八股時文，因此他連起碼的秀才都沒有考取，這樣便斷了他的進取之路，同時，他的抱負便也絕了發展的機會。久而久之，弄得他一肚皮不合時宜，沒有什麼別的更好的發洩，便走上了喝酒發牢騷這一條名士們所走的老路。

他不曉得自己究竟能夠喝多少酒。別人也從來看不出他能夠喝多少酒。他喝酒的老例是一喝便醉，可是卻也醉了一直不停止。他儘可以從早上起來就喝醉，而到晚上睡覺時還是一杯在手。他喝醉了便上下古今的談着，憤世嫉俗的罵着，號咷地哭着，不管有人聽他不聽他，或與他同情與否。不過他的確是有一個靜心聽他而與他同情的人的，而且這人一直和他在一起，永遠不離開他，使他所說的話，都有一個著落。這人便是他的母親。

鄉下人那裏會懂他的話呢？看見他時常瘋瘋癲癲，便都稱他爲「酒鬼」。不過因爲他不作什麼害人

之事，反而極肯幫助人，所以鄉下人倒還相當地敬重他，要是他不說醉話，也肯聽從他。城裏的讀書人，當然有許多人是懂得他的，但爲了他那種看不起天下事，看不起任何人的態度，都不敢和他親近，又因爲他時常以白眼看人，所以大家便稱他爲「白眼狂生」。

不過鄉下人中，卻也有一個和他最知己的朋友，那就是與他家相去不遠，住在雲亭鎮上的胡志學。胡志學也是個落拓不羈，見多識廣的人，所以很和他投機。他們一敘在一處，總是天南地北，談個不休，或者傳盃弄盞，喝個不歇。其他的鄉下人看見了他們，就說他們是一對怪物。

他家裏一無所有，母子兩個人過着真正生活艱難的日子。幸而鄉下人對於文字還有一些需要的地方，有幾個人不得不請教他，還有幾個人不得不將他們的子弟送來請他教一些百家姓，日用雜字之類，所以他們還總算有一口苦飯吃，不至餓死。城裏有些大鄉紳，知道他的學問的，曾來請過他，他說他過不慣束縛的生活，一概都回頭了。他似乎甘心這樣的窮餓一世。

他很喜好山水，有着漫遊天下的壯志。但是家貧無力，也就只好暫時局促於鄉間。因此他自稱爲「崑崙山樵」，表示總有一天要直上崑崙之巔，好好地暢遊一番。

他於文章非但不喜歡八股文，便連唐宋八家的古文，也不在他的眼裏。他說，那些古文，還是免不了扭捏作態。他簡直是非秦漢以上的書不讀。不過他對於純粹發揮感情的文字，卻又適得其反，越古的他越不

喜歡。他常說，可以自由描寫的韻文，詩不如詞，詞不如曲，而充其量還儘可連曲牌都不要。他這種文學觀，當然不是當時人所能接受的。好在他不求人解，我行我素，表示他情願以狂終其身。

城裏人真能夠懂得他，肯和他親近的，就只有兩個高明的秀才，許用和王華，尤其許用和他來得份外要好些。這天，聽見了北京的消息之後，他就走進城來，找到了許用的家裏。他一見許用，一句話都不說，就號啕大哭起來。

許用安慰他說，北方雖然這樣，而南方半壁，依然故我，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太祖高皇帝的天下，還是可以完全恢復的。他聽了許用所知道的許多足以興奮的消息，便掩淚而歸。

過了半個月，果然聽得福王在南京卽位了，他很高興。

他懊惱，他就拚命喝酒，他說，一醉可以解千愁。可是他高興，他更要拚命喝酒，他說，有了痛快之事，理當浮一大白。因此不論什麼事，都成了他喝酒的機會。國家遭遇了這種大變故，他自然更加喝得起勁了。

後來他爲了要知道南京的消息，又上過幾次城。可是每一次上城，只改少他的高興，而增加他的愁悶。雖然他喝酒依然如故，而喝醉之後的談與笑，卻不如罵與哭來得多了。原來他在城裏每次只聽到更不好的消息：福王是那樣的昏庸淫佚；馬士英阮大鹹等是那樣的奸邪；江北四鎮的驕將悍卒是那樣的不聽指揮，各存私見，在在都是亡國的先兆。

他對許用說，『我想到南京去伏闕上書，陳中興三策，你以為怎樣？』

許用說，『主是那樣的，主是那樣的，臣是那樣的，滿朝文武，除了一個史閣部以外，誰是能夠一心爲國的。而史閣部又力不從心，受制於驕將悍卒之手。看來你的伏闕上書，還是徒然的。』

『那末我們是否看着大明日漸消亡，等着做順民呢？』李介立說。

『大明的日漸消亡，如果君臣不好好地勵精圖治，恐是免不了的。至於我們自己，那不容說，做順民非我輩的本願，幾時江陰染上胡兒的腥羶，幾時便是我們報國的日子。』許用的意思十分堅決。

李介立聽了許用的話，心裏愈加慘傷。他時時反問自己：『這難道是天意麼？竟非人力所能挽回的麼？』

他很願意去向福王懇求，請他潔身自好，恢復祖宗的基業，報復朱氏的大仇，也很願意去向朝內朝外每一個文武官員說，外寇日深，只有自己一致團結起來，纔可圖存，如果一味只知自私自利，將來終必同歸於盡。他不但願意去說，並且願意爲了國家的中興起見，任何犧牲，都所不惜。然而他是人微言輕，空有滿腔的熱心，誰來聽他呢？他的自逃於酒，老實說，也就是看不慣世人的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只知名利，不知公益，弄得他既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又不能同流合汙，只好獨善其身，喝起酒來。現在，假使他果然仍想向世人去勸說，其結果無非等於與虎謀皮罷了。到了此刻，他不能不承認這是天意了。

這天他從城中回來之後，與往常大不相同，只是哭。他的母親知道他的素性，並不去勸阻他，只由他哭。

着。因為她知道他自小他的感情發作時，一定要暢發無遺，纔會停止，決不能加以勸阻的。但他今天哭得很久，天已黑了，他一個人更是哭哭啼啼，走上了妯娌山的山巔。

妯娌山正在他的住宅的後面，與南面的敵山遙遙相對着。兩山之間，西面是一片平原，東面是一座比牠們更高的定山，牠們的山麓都和牠相連着。所以三山的形勢，正如一張向西擺着的圈手大椅子，而敵山灣則是椅子的座位。

他在山巔上，仰起頭來看看天，只見一片青鉛之上，嵌着閃爍的明星，漸漸地罩了下來，成爲一個穹廬。他引吭長號着，『天哪，天哪，』天沒有給他一些反響。他又俯下頭來看看四野裏，一片的黑暗，只略爲有一些犬吠聲，和幾點燈火。他又哀聲喊着，『地哪，地哪，』地也沒有給他一句答語。他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了。

他幾乎哭到了天明，方纔踉蹌地歸家。

人人預料的凶信，果然來了。今年改元爲宏光的福王，荒蕩了一年，果然被清兵擄去了。李介立聽見了這個消息，又急急進了城，去看許用。

許用不在家，在學宮。李介立隨即到了明倫堂，纔知道城內一班秀才天天是到這裏來痛哭的。他本來儲蓄着的傷心之淚，自然也在這裏盡量地一灑了。

此後江陰城中，爲了薙髮的事情，鬧了幾天，終於鬧成了起義守城，抵抗清兵。許用對李介立說，「從今以後，我們不愁沒有死所了。」

許用勸李介立就此住在城中，共成大事。李介立說，「你有你的責任，我也有我的事情。你要守城，我要防鄉。你有你的死所，我也有我的死所。你死在城，我死在鄉。我們分道揚鑣，殊途同歸罷。」

李介立一回到敵山灣裏，立刻就叫了許多鄰里在一處，對他們說，「現在江南一帶，就還有我們江陰這一縣是大明的天下，我們必須用全力保全牠。城裏已經決定誓死守城，我們鄉間也要誓死守鄉。我們都是大明的百姓，太祖高皇帝的子孫；清朝是韃子，是異族，我們不能聽由他們壓逼，作他們的奴隸……」他慷慨激昂地講了一番，大家聽着並非醉話，有許多人就信從了他，開始商議着防鄉之事。

「你們一直總說我喝酒不好，」他末了說，「勸我不要喝，或者少喝些，我總沒有聽。現在不必你們再勸，我決定從今天起，再不喝酒，和你們一同出力來防鄉。」

防鄉的確是需要的，因爲不但要防清兵的劫掠，並且也要防地方匪類的滋擾。自從北京的消息傳到南方之後，鄉間的秩序便曾大亂過。後來福王卽位，纔得恢復了些。現在南都失陷的消息又傳來了，匪類便更加無法無天起來。因此各鄉自保，確實成了刻不容緩的事情。儘管李介立的意思是抵抗清兵，而敵山灣的人的意思則大半還是爲了防禦匪類。

好在敵山灣的地勢極易防守，只要在三面的半山裏立幾個人，便可以看清楚山外行人的來踪去跡，凡有風吹草動，打一個記號，灣裏的人極來得及準備。

『要是來的敵人很少呢，我們儘可以出去襲擊牠。要是來的太多呢，我們也要拚，拚不過則向三面的山上跑，他們就找不到我們了。女人和孩子，儘可以早些跑，一看見我們出去，便帶着吃的東西跑。』這是李介立的意見。

此後在敵山灣的前後左右，的確也曾發生過若干次的搏鬥。有的時候很容易對付，有的時候便不免四散奔逃，在山上眼看着自己的東西被搶，廬舍被焚，痛心之極。因此有些人主張投降，凡是清兵或匪類來，便招待他們，供應他們，不事抵抗。有些人則主張逃亡，不要再住在江陰轄境，和城內的人共命運，儘可逃亡到早已歸降大清的鄰縣，再行安居。

這兩個主張，李介立都不贊成，他始終要爲大明守氣節，不肯屈伏。最後他對他的鄰里說，『你們要往別處去，我不勉強，假使你們要就在這裏投降，則請你們先殺了我。』爲了他這樣的堅決，敵山灣裏的人果然沒有投降的，可是逃亡出去的，的確也不在少數。

李介立每天聽着江陰的礮聲，看着江陰的火光，心裏總只有安慰，因爲他覺得江陰城還沒有打破，江陰縣還沒有失陷，他還是大明的百姓。

然而不可避免的事實，到底是要發生的。望盡援絕的江陰孤城，到了八月二十一日，到底被清兵打破了。敵山灣裏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再也沒有勇氣來抵抗清兵了。

李介立在這天晚上，對他的母親說，孩兒是活不成的了，要出去死，求母親饒恕孩兒的不孝。

他的母親說，『你能夠盡忠，也就是能夠盡孝，因為你到底不負你父親的教養。至於我自己，你放心，我自有的辦法。』

李介立和他的母親說了這話，就此開門出去，好久不回家。

數天之內，江陰城裏的人殺盡了，清兵纔發出告示來安民，說不論城內城外的人，只要肯薙髮的，就可以免死。敵山灣裏的人既然沒有了李介立，自然也沒有誰反對薙髮了。不過他們也和其他的江陰鄉民一樣，想多爲了薙髮，流了多少血，於今還是只好薙，都不免覺得傷心。於是薙髮之夕，真是哭聲遍野。

李介立的母親自從李介立失蹤後，並不顯着一些著急，因為李介立慣常會一出去幾天不回來，現在她更料定他有着某種舉動，所以她只靜待着確實的消息。

過了三天，敵山灣裏殘留的鄉下人，纔得透過一口氣來，從事日常的生活。那天，有一個上妯娌山山頂打柴的，意外地發見了李介立。他見李介立向北伏着，一動不動，似乎已經死了，但是仔細一看，卻又發見他還有一些氣息。他連忙在山頭上大喊，叫了幾個鄰人來，將李介立擡到了他的家裏。接着，他們爲他灌着湯

水，對他說，『你還有老母呢，看開些罷。』

這時正好江陰城中的弩師黃明江逃了出來，因為他也和李介立是相識的，所以便到這裏來看看他。他一見這個景象，就對李介立說，『李先生，我們的力總算已經盡了，於心可告無愧了。而且照我看來，天下事還沒有十分定局，魯王桂王都還有着很好的希望，我們何不再出去用力一番呢！我就這樣想，所以我還是逃了出來。你作速將養着，早日動身出外罷。』

李介立在昏昏沈沈中，不知是否聽了他們的勸，終於飲下了一些湯水，此後又將養了幾天，果然恢復了他的健康。黃明江看他沒有什麼了，纔往青陽去探望他自己的家鄉。

過了幾時，李介立就改扮了道裝，自號復陽子，出外雲遊。他在江湖上不知奔走多少年，後來就和他的母親終老於定山的紅塔灣，離開敵山灣不過兩三里路。

當李介立的鄰人將他從妯娌山上擡回來的時候，他的胸前落下了一張紙，上面歪歪斜斜寫了許多字。後來一再流傳，這張紙落到了江陰東鄉一個讀書人的手裏，纔看清了上面是這樣的字句：

浩渺長天 望帝京不見 十七朝人物一陣荒烟 又豈在日近長安遠

三月十九 天旋地轉 悲切切手揮寶劍 慘悽悽髮披素面 萬歲山上一命懸 衆臣誤朕非淺

說什麼望帝春心託杜鵑 枉自天潢神仙眷

鍾阜巍然 長江天塹 金陵王氣幾曾變 誰知轉眼間 胭脂井壞 玉樹歌殘 降幡片片 一

般的中原父老望旌旗 南渡君臣傾社稷 恨得人目如電 痛得人淚如線

澄江靜如練 一聲薙髮起風波 亡國由來頭顱賤 一息尙存 誓與週旋 願憑赤手障巨礮

空拳擋長箭 留得大明江山人人便 不惹腥羶 不留臭辦

衆志成城鐵樣堅 八十日歷盡了多少艱險 一旦陣雲低掩 血花開偏 南薰絕舜絃 出水芙

蓉霜風剪

嫩生生黃口投深淵 顛巍巍白髮懸梁巔 嬌怯怯紅顏赴烈燄 健兒身手 鋒摧弦絕 猶自作

巷戰 明知是螳臂當輦 拚得個飲刀餐劍 江山入新朝 血肉留故縣

妯娒山下處處連 敵山灣裏人人健 草茅下民 一例干城選 那壁廂圍城不作漏網魚 這壁

廂窮鄉寧作喪家犬 羞殺他多少措紳軒冕

龍鍾偃蹇 白眼狂名何須辯 一死再不遲延 也算是臨難毋苟免 從今後我不再聽燕語鶯囀

我不再看花明柳豔 我不再訪山溫水妍 我不再尋酒陣歌扇 我只是孤魂日夜繞冬青

遙望着燕雲閒過遣

西臺慟哭千古傳 信國威名顯 只我這妯娒山如一拳 狂生姓氏獨 更何人年年來把麥飯獻

胡志學

清兵渡江，南都失守後不到幾天，江陰北門外黃田港口，忽然來了大批的船隻，裏面都是兵，大約總有幾千人。江陰人大驚，以為清兵從南京順流而下，來攻打江陰了。然而大家又想，清兵的行動無論怎樣迅速，總沒有這樣快，所以又決定他們不是清兵，放下了許多心。

船停泊了，船裏的兵上岸了。江陰人一看他們頭裹紅羅，果然不是清兵，於是完全放了心，迎了上去。

「你們是那裏來的？」江陰人問。

「我們是鎮江來的，」上岸的兵答。

「你們的領兵老爺是誰？」

「是鎮江總兵官鄭鴻達大人。」

「你們要往那裏去？」

「回福建老家去。」

在這樣的問答之下，彼此都覺得很是融洽，於是又更深一步地談着：江陰人問他們南京鎮江的消息，

而他們則問着江陰的一般情形，彼此都盡量地解答了。

「我們帶着一些鹽在這裏，」後來福建兵說，「你們要不要買些？」

「只要便宜，我們總是要的，」江陰人歡迎着說。

「便宜得很，」福建兵說着，就大家到船上去提了不少鹽包上來。

這鹽果然便宜，而且便宜得異乎尋常，凡是買鹽的江陰人，都發了大財。原來這鹽是福建兵從淮揚一帶避亂的富家船上搶來的，每一個包裹中，都藏着若干金銀財寶，福建兵一毫都不知道。江陰人買了牠們，回家去將鹽倒出包來，方纔發見了其中的祕密。

買鹽的江陰人得了這種意外之財，自然便接着再去向福建兵買鹽，便是本來沒有買鹽的江陰人，知道了這事，也都趕向福建兵的船上去買鹽。你爭我奪，買得非常起勁，無論福建兵怎樣漲價，江陰人都不管，只一味要買。看看船上所帶的鹽差不多要賣完了，而買的人還是迫切非凡，種種情形，不免引起了福建兵的疑心。

「爲什麼你們這樣喜歡買我們的鹽？」福建兵不得不這樣問。

江陰人自然不肯向他們說實話，只是飾詞搪塞着。可是愈搪塞他們愈起疑心，他們就出江陰人的不意，捉牢了兩個江陰人，一定要他們說出實話來，否則便用刀威嚇着，要殺死他們。恰巧這兩個被捉的人，剛

剛聽見消息，還沒有買到鹽，在威嚇之下，便將大家搶着買鹽的究竟說了出來。

「這還了得，我們上了當了！」福建兵一聲喊，片刻之間，就都上了岸，來追買鹽的江陰人。有給他們追到的，便逼着要他們還出鹽中的東西來。這樣的紛擾，先是發生在長江邊，黃田港口的，漸漸地蔓延到了江陰北門外一帶的居民家裏，不問會否向福建兵買過鹽。在福建兵是說來收回他們被騙去的財寶，在江陰人是說福建兵來劫掠他們的財寶，形勢洶洶，大家攪作一團。不過兵是有刀槍的，混亂的結果，兵佔了上風，老百姓只好紛紛向城裏逃走。不但有錢的逃，沒有錢的也逃。不但男子逃，女子尤其要緊逃。兵已在表演着他們失去紀律後的拿手好戲，賣鹽買鹽的事情，彼此都已經丟在腦後了。

「快快閉城！快快閉城！」江陰縣知縣林之驥，正在大堂上判事，一聽見這個消息，便驚惶地吩咐着他的皂役。

「且慢且慢，治下請見老父母！」忽然大堂之下，有人向林知縣這樣喊着，他的聲音響亮得有如洪鐘一般。林知縣一看，只見其人身長貌偉，並非凡俗之輩，仔細認認，原來在參將張宿的座上遇見過的，乃是居過史閣部門下的胡志學。

胡志學字熙雲，江陰雲亭人，年輕的時候，家裏很富，現在到了他的中年，已經因為結交朋友用完了。

「胡先生有何見教？」林知縣欠了一欠身說。

「老父母是一縣之主，」胡志學說，「一縣的百姓，都是老父母的子民。老父母決不可以不管他們。爲今之計，老父母似乎應該出城曉諭那些驕將悍卒，叫他們遵守紀律，不得糜爛地方。並且鄭總兵是老父母的貴同鄉，老父母前去說以大義，一定會得有效。老父母最好不用閉城的方法，來應付這次的事變。」

「胡先生的卓見很是，小弟敢不遵從，但不知胡先生肯和小弟一同前去否？」

「老父母如果有使喚，治下怎敢不追隨鞭鐙。」

林知縣有了胡志學作伴，立刻膽壯起來，就坐了轎子，由皂役們喝着道，和胡志學一同出北門，到了江邊。問到了鄭總兵的大船，林知縣差人投了帖子進去，鄭總兵果然延接，以禮相見。林知縣進入大艙時，胡志學則在船頭上等着。

胡志學在長江一帶，曾走過不少地方，却沒有到過福建。因此，他雖然除了江陰土話以外，還懂得並且會說得普通話，卻不懂得福建語，更不必論會說得福建語了。到此，他纔知道林知縣所以和江陰人隔膜，江陰人所以稱他爲「林木瓜」的原故，原來他不懂得江陰土話，而江陰人不說普通話的，又不懂得福建土話。因爲他現在聽林知縣和鄭總兵在大艙中所談的話，一個字都不懂，正如江陰人所說，他們是說的「燕語」。

林知縣和鄭總兵談了好一會，又彼此痛哭了一陣，林知縣纔告辭出來。

林知縣和胡志學還沒有進城，城外的劫掠，就已經完全停止了。江陰人，尤其是北門外面的人，又重新恢復了他們的安居生活。他們知道這事的原動力是胡志學，因此大家便對他感激萬分。

到了閏六月初江陰城中爲了薙髮的事情，已決定起義抵抗清兵，大家都奮興得很，準備斷殺。當然，胡志學是不會不加入的。不過他另有一個見解，他曾對人說：『要抵抗清兵，必須從各方面進行。在這裏和他們斷殺的儘管斷殺，而在別的地方尤其應該發動同樣的抵抗，使他們陷於顧首不顧尾，疲於奔命的地步。至於向各地去請求援兵，來接應這裏，使這裏的抵抗力不會消滅或衰弱下去，那當然也是必要的一著。我呢，在這種抵抗的全局上，便想幹這兩件事，往各地去發動抵抗，並請求援兵。』

他在江陰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所以他說的話理由既然充足，便沒有一個不相信他的，雖然他不直接和清兵斷殺，不直接保衛江陰城，誰也不會懷疑他是避重就輕，知難而退。

他離開江陰後，到過許多地方。他最初想到紹興去拜謁監國的魯王，不料他還沒有動身，就聽得魯王的監國政府，已經潰散了，他只好中止，先去進見蘇松太一帶的義兵。他見過有兵力的黃蜚吳志葵諸人，也見過沒有兵力的侯嗣曾朱集璜諸人。可是有兵力的，只知道擁兵自衛，造成自己的勢力，藉此魚肉地方，將來終於被清兵所消滅，而沒有兵力的，當然自顧不暇，不久都被清兵擊破，因此種種，他吃了多少奔波的辛苦，終於沒有爲江陰請求得一個援兵。至於沒有起兵的地方，他也徒勞往來，不能鼓動他們，他沒有辦法過

了一個月，在失望之餘，又只好回到江陰來。

他和「白眼狂生」李介立，很爲相得。一則李介立是妯娒山邊人，和他只有一山之隔，從小就是相識的；二則他們倆的個性，都與衆有些不同，他們的見解，也在一般人之上，所以他們更容易成爲知己密友。這天，他回來後，便找到李介立的家裏，嘆着氣對李介立說，「唉，真正氣死人！非但沒有人肯來援助我們江陰，沒有人肯大規模地起來抵抗韃子，反而說我的話迂拘，不顧事實！」

「你不是說你有遊說的本領的麼？」李介立取笑着說，「爲什麼三寸不爛之舌，會失卻了效用呢？不過，」李介立又換了正經的口氣說，「這也不能怪你，他們正在燕雀處堂，自鳴得意，自然不會聽你的話了。」

「甚至有些人本來和我很相得的，現在居然也反對着我了。」

「這大概是你的黃金已盡罷，」李介立又笑笑。

「不過我現在還不心死，」胡志學決然說，「我還要往一個地方去試試看。」

「那裏呢？」李介立問。

「常熟的嚴子張兵部。」

「恐怕也靠不住罷。」

「爲什麼呢？」

「城裏在你出去之後，早就派人前往常熟請過援兵，嚴兵部先是不答應，後來以唇齒的關係勸說他，纔勉強答應了。金貢南秀才聽見了這個消息，便自告奮勇，召集了四百個精勇的人，先駐紮在砂山，想等嚴兵部的兵來了，一同進攻江陰城外的清軍，和城內的江陰人，裏應外合，以竟全功。不料金秀才在砂山等到現在，嚴兵部的兵還沒有來，可見這事情便有些靠不住了。」

『我想嚴兵部不是言而無信的人，其中定有原故。』

胡志學和李介立講這話的日子，是七月初十，他講了之後，就在這天，動身往常熟去。他到常熟不過兩三天，常熟就失陷了，他纔的確知道嚴兵部的不能發兵接應金貢南，是出於不得已，並非故意葬送人。

這時，金貢南在砂山等了八九天，嚴兵部一些沒有消息給他，他只好單獨行動，先向江陰進發。劉良佐知道了，就派了三千鐵騎，趕到周莊來大殺一陣，金貢南除了自己個人勉強逃亡以外，其他簡直成了全軍覆沒；區區五百個烏合之衆，那裏是三千鐵騎的對手！

胡志學在常熟境內跟了嚴兵部二十來天，最後嚴兵部又在洋尖起兵了，他也參加在內。他本來想回江陰來，後來因為道路不通，又因為他覺得一般的擁護大明，抵抗清兵，原不必分出地域來，在江陰或在常熟，都是一樣的，所以就沒有回來。

這天晚上，他領着幾條船，出去打探敵情。到了半夜裏，在兩條大河的交叉處，他遇到了大隊的敵船，他

手下的人，一看見便想逃走，他就對他們說，「我們衝上前去，纔有我們的生路，否則我們望風而逃，不過是束手待斃罷了。」

他們都聽他的話，他一聲呼號，他們便都搖上前去，衝進敵船的隊伍裏，拚命廝殺。在黑暗之中，彼此看不大清楚，只是混殺一陣，所以少數的兵船，在絕大多數的敵陣之中，可以維持到意外的久長時間。船與船碰着，兩船一碰，兩船上的人便混殺起來，翻身落水的不計其數。清兵方面是船多人多，更辨不出所損折的人數，究竟是否完全由於胡志學方面的攻打。

不過清兵終是船多人多，胡志學終是船少人少，所以鏖戰的結果，雖然清兵吃了大苦，而胡志學的船卻全部損失了，人全數折傷了。胡志學自己呢，也就用盡了他最後一分的氣力，沈入了水中。

過了幾天，李介立聽見了胡志學力鬪而死的消息，他的「白眼」中不禁掉下淚來，長嘆着氣說，「唉，他還不過三十七歲呢！」

不過他知道胡志學一定是死得很痛快的，沒有悔心的，而且假使胡志學留在江陰，也決不會就能夠一直活下去，只是苟延幾天的殘喘，因為江陰最後的運命，已經在目前了，所以他又說，「那也死得好。」

何氏兄弟

自從閣典史派定何常執掌「大明中興」的大旗，何泰吹着全軍進退所繫的號頭以來，他們兄弟倆都謹守着他們的職守，爲衝鋒營增加了不少生氣。他們本來是店員，覺得被派着這些職位，很有光輝，所以都肯份外地努力。

江陰城在祥符寺後面被攻破時，他們倆尤其顯出了他們的威力。他們明知道城已破了，清兵已上城了，他們卻始終不退。何常的大旗依然把握在他的手裏，迎風招展着，何泰的號頭，依然含在他的嘴裏，不息地吹奏着。江陰人有了耳目，便能鎮靜地列着隊伍，在城下向城上的清兵對峙，使清兵不敢輕於下來，只好握了刀看着下面。

不過兩方面的對峙，經過了半天之久，終於停止了。因爲城中能夠上城的人，固然早已聽着號令，以旗號爲耳目，可以知所適從，準備抗敵而死，而不能上城的老弱婦孺，到了傍晚，卻見末日已到，怕爲清兵所辱，就爭先恐後地找尋着自殺之路。爲了他們要自殺，爲了他們的爭先恐後地自殺，所以免不了擾攘，就此免不了混亂。他們一混亂，戰士的心便不免爲之搖動，心一搖動，旗號便對他們失去了效用，他們不免自由行

動起來。而且他們一混亂，城上的清兵便增加了勇氣，認定這是他們進攻的機會，就從城上衝殺下來。江陰人的抵抗當然是很激烈的，因為人人都知道，這是最後的一刻，過了這一刻，責任便可以盡完，過着一勞永逸的日子。所以他們並不逃，只是拚殺着。他們的人數已少，而清兵的衝進來，更如潮湧一般，因此他們被衝散了，更加只好各自爲戰。

這時，暮色倉皇，呼喊四起，旗號的確失卻了他們的效用。何常和何泰，就實行了他們預先所商量停當的計劃。

他們也要殺敵；而且他們不願意全軍精神所寄的旗號，落於敵人之手，所以他們一看見他們已經不能執行他們原來的職務，又決心要殺敵時，就乘着敵人沒有到他們的跟前，他們捲着旗，懷着號，走到了文廟的明倫堂，將這兩件東西藏入了明倫堂三字的大廡裏。

他們出文廟向西，在一條由西橫街通到中街的小街裏，停了下來。這條小街，很爲隱僻，平常是不大人走過的。牠裏面有一個曲折，不熟悉的人往往走了進去，要找不到出處，只好原路而回。他們是認識這地方的，所以他們便在這個曲折之處的兩面對立着，擎着槍，準備着。

城中各處都是火焰，都是呼號之聲。這裏雖是隱僻些，空氣中也是佈滿了不安與混亂。街中的人家，門都緊閉着，不曉得裏面有沒有人。可是不消幾刻光陰，近西橫街的街口，便也發生了確實的騷擾。

他們聽得了喊殺之聲，何泰很有些耐不住，要想衝出去，幫殺一陣，何常說，各盡其力，他們還是留在這裏的好。

果然，沒有多久，有一個清兵提着血淋淋的刀，走向他們來了。何常看見了，就向何泰點點頭，叫何泰準備着。他們的立處，使他們看得見來人，而來人看不見他們。並且清兵以爲在此隱僻之處，決不會有埋伏，所以只大膽地向前走着，找着他可以放縱一下的機會。

這個清兵剛剛走到他們的面前，何常就挺着手中的槍，向他的腰間直刺進去。一則他沒有防備，二則何常用力很大，槍尖直入他的腹中，他立刻就倒了下去，將手裏的刀拋得很遠。他一聲都叫不出，就此躺在地上，不能動彈。

何常看見這個情形，就竄出來將這個屍體拖了進去。他身後本來也是一個斷頭小術，所以便將這個屍首拖到裏面去藏了起來。

『記着，一個了，』何常等何泰重新站好他的位置後說。

『一個了，』何泰也說。

不久，第二個清兵也是那樣的走進來，也是那樣的遭到了結果。

『二個了。』

「二個了。」

他們彼此這樣計算着。

沒有多少時光，他們一連結果了五個清兵。何常說，「你看，這買賣很不差罷。要是我們出去和他們混打，恐怕不會有這個進益呢。」

何泰到了此刻，很佩服他哥哥的見識，所以只一心和他的哥哥在這裏守着，再不作出外硬拚的想頭。然而轉眼之間，何泰的心又激動起來了，血又沸騰起來了，他一定要衝出去。

在他們左近沒有多少遠的一個人家，有年輕女子哭喊着的聲音。因為他們站在街中的曲折處，所以看不清究竟是那一家。

「這還了得，他們是在欺侮我們的姊妹了！」何泰一橫手中的刀，便要趕往前去。

「不要去，」何常還是阻止着。「我們的姊妹決不肯受他們的侮辱，並且也一定會用她們的血，來滿除一切的羞恥，所以你可放心，不必爲她們着急。」

「也許我們出去了，她可以保全。」何泰還是躍躍欲動。

「那裏還能保全！」何常慨然地說，「第一，我們不知道韃子來有幾個人，我們並沒有能夠保全她的把握。第二，即使我們這一下能夠保全她了，韃子還是要來的，我們還是不能始終保全她。我們留在這裏幹

我們的事，實在最爲合算。」

「聽着她死，於心何忍呢！」何泰悽然地說時，外面的哭喊聲果然沒有了。

「到了那個時候，誰又不是死！」何常說。「誰也不用救誰，只看誰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罷了。一時的不忍，非但於人無益，而於我們自己所認爲最好的戰鬪方略，還有害。我們一定要牢守我們的防地，不要輕易移動。我們不去救誰，我們也不希望誰來救我們。」

「對，我們不希望誰來救我們，別人總也同我們一樣心理的，我們就不必管着別人罷。」何泰終於表示了充份的同意。

他們的話沒有說完，一個年輕的清兵走近他們的地方了。他衣衫不整，步履踉蹌，似乎方纔和人掙扎了一會，氣還沒有透過來。何常照樣將他戳倒在地，何泰也照樣一躍而前，將他拖了進去。可是何泰這次卻不就此將他一丟而罷手，卻掄起刀來，將他的頭砍了下來。

「狗賊，你方才威風呢！」何泰罵了這一句。

接着，他們二人又忙了一會，將他們的贏利增加到了十三個。

「我們已經賺了不少了，」何常說。

「要是這樣幹牠幾天，怕不一本萬利，」何泰得意地說。「只是我的「帳房」裏，放不下這許多了。」

他們低低的談話聲，又給右旁一個人家更近的說話聲音所打斷了：

「拿銀子來，饒你們不死！」清兵的吆喝。

「沒有，」一個老婦人的答話。

「沒有就要你的命！」

「我們只有老命兩條，要否聽便，」一個老男人再答着。

「要你們的命！」

一陣有所動作的聲音之後，就又進入了寂靜，而那個人家的後門，就是臨着這條小街的後門，忽然開了出來，一個清兵背着一個包裹，跨到了街裏。

何泰一見，又恨不得跳上前去，將他一刀砍死。但是他記得何常的話，所以還是竭力忍耐了下來，只暗暗地祝告着，這個清兵會向街裏走來。

這也可以說是天從人願罷，那個清兵立在街中向南頭看了一下，果然背了包裹走進裏面來了，何泰一見，大為欣喜。在何常戳倒他之後，何泰拖他進了「帳房」，便又將他的頭砍了下來，並且將他的頭塞進了他所背的包裹裏，說：「你愛財物，就在這裏面好好地看守着罷。」

此後他們又收拾了一個。

「幾個了？」何常問。

「十五個了。」何泰說。

「天還沒有黑呢。」

「要是天黑了還要省力些罷。」

他們覺得既是滿足，又有希望，便這樣說了一會。

「呀，」最後，何常望着街口輕輕地對何泰說，「第十六個來了。」

他們對於這第十六個，當然如法泡製，先由何常將他戳倒。可是正當何泰在將他拖進去時，街口又走進了一個清兵。他遠遠地看見前面有人被殺，便知道事情不妙，他的同伴遭到了意外。他就不再走進來，立刻回身出去，在大街上邀到了十幾個同伴，一同衝進這小街來。

「哥哥，十六個了。」何泰報告着說，「可惜這樣好的買賣，不能再做下去了。」

「結帳以前，我們還得好好地交易一番。」何常望着那些衝進來的清兵對何泰說。「上屋罷。」他又吩咐着何泰說。

他們在清兵還沒有衝到他們的面前時，就各自踏着身旁的短牆，上了屋。清兵看見他們上屋，便加緊地追了進來。

「你們幹得好事，還不快快下來受死！」清兵在街中向他們呼喝着。

他們不說什麼，只各自揭起了瓦，向下面盡力打去，一時十多個人都着了幾下，個個鼻青眼腫起來。

「總算找進了一些零數，」何泰在屋上笑着對他的哥哥說。

「他媽的，死在眼前，還要砸人！」底下有人罵着。

「大家都上去！」底下又有人這樣發着號令。

他們候在他們屋面上，將首先從那些短牆上上來的清兵截下了兩個。可是清兵並不都在這兩處上屋，他們同時又分在其他沒有抵抗的地方上了屋，四面向他們圍攻攏來。他們只能顧得一處，雖然盡力防禦，終於立刻陷入了包圍。

「乖乖，貨色倒很多，」何泰又說，「可惜本錢不足些。」

他們在屋面上奔來奔去，和清兵打了些時，看看實在不能抵敵，就先後又跳下來，跳到了小街裏。可是他們在屋面上的交戰，已經哄動了其他的清兵，那時已將這小街的兩端堵截住了，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了退路。

「哥哥，」何泰說，這時他們已經立到了一處，「現在只好結帳了。」

「結帳了，」何常應和着，「我們總是賺的，上再能賺幾個，就格外值得了！」

他們真成了困獸。「困獸猶鬪」就是他們的寫照。不過他們不是狐兔，不是犬馬，他們是虎豹，是獅象。他們英勇地鬪着，大有「一人拚命，萬夫莫敵」的氣概。他們各人對付着小術的一頭，給他們戳翻了好幾個，雖然他們自己也在增加着創傷。

然而「雙拳難敵四手，四手難敵人多」，他們的失敗到底是逃不了的事實。屋面上的清兵也都下來之後，他們終於爲了時間過久，乏力支持，被清兵打倒在地，捉了起來。

「哈哈哥哥，」何泰大聲笑着說，「週轉不靈了。」

清兵沒有就殺他們，將他們解到了三皇廟的營裏。那裏的主將一知道他們的經過，倒很愛惜他們，便對他們說，「你們也總算是好漢子，現在就投降了我們罷。」

「放你媽的臭屁！」何泰破口大罵，不過他面上是帶着笑容的。「哥哥，」他又對何常說，「我們鬪去罷！」

何泰說了這話，就用肩頭向那主將撞去，何常也接踵而起，一般地撞去。
「拉出去，」主將不得不這樣吩咐。

他們在三皇廟場上，流出了他們的最後一滴血。

陳二郎

清兵進了江陰城，大殺三天，簡直將江陰城裏的人殺了一個淨盡，直等到無人可殺時，方纔封刀，出榜安民。據說，城裏被殺死的和自殺的，共有九萬七千多人，而勉強留得殘生的，大小只有五十三人。

觀音寺後華嚴菴，就是毛公祠，有三個人避在韋馱頭上的天花板內，清兵雖然進來用槍刺到他們所躲的地方，卻沒有刺着他們，他們總算保全了性命。

又有了一個人，等到清兵攻進城來時，一時無可躲處，就躲到一所佛殿的匾裏去。不料他一躲進去，裏面卻早已有一個人了。大家都是避難的，只要地方夠，就彼此將就了下來。可是過了一會，卻又有一個人躲進來了。先躲的兩個人，爲了地方的偏仄，當然不肯讓這第三個人加入，但這第三個人，卻不肯出去。先躲的兩個人怕他嚷起來，大家沒有命，也就只好容忍下來，讓出一些地方給他。

這三個人在這個匾裏躲了三天，雖然沒有給清兵發見，卻幾乎餓死。幸而其中有一個人，身邊帶着一些生米，他自己要果腹，不容他不分些出來給其他的兩個人。又幸而天下了一會雨，他們可以偷偷地伸出手來，在掌心裏承取些簷溜，和生米一同吞下去，纔維持了他們的性命。

觀音寺裏有一尊鐵佛，碩大無朋，他坐在蓮臺上，他的頭直聳到屋梁裏。江陰人大家都知道他的裏面是空的，於是便有幾個人由他的耳朵裏鑽了進去，躲在他的肚裏，不知其中究竟的清兵，居然也留下了他們的性命。

此外，寶塔上，以及其他隱僻之處，都是這五十三個人的世外桃源。

清兵阿里達在封刀之後，覺得很無聊，他說，『媽的，江陰人真不經殺，一殺就完了。』他在城裏走來走去，所遇見的，都是自己的兵將，原來的江陰人，竟是一個都不見。因為江陰人現在只剩得五十三個，當然他一時不容易遇見，而且這五十三個人，在封刀後的最初幾天，還是提心吊膽着，不敢出來，他更是不能遇見了。

這天，他一個人在花園巷相近的地方走着，忽然看見一堆死屍之中，有什麼東西在動着。他起初以為是狗，等到走近了一看，纔知道是人，壓在幾個死屍之下，正在掙扎着鑽出來。他不走，就立在那裏看着。

那人的頭鑽出來了，很小，手也爬出來了，很小，上身也露出來了，很小，全身霍然立起來了，原來是一個男小孩。他滿面是血，渾身是血，完全是一個血人。他一看見阿里達，並不嚇得逃走，只睜着兩隻眼睛骨碌碌地看着。

阿里達一看見這孩子，心裏便是一陣歡喜。他覺得到底發見一個江陰人了，他的找尋沒有落空；又覺

得這個人是一個孩子事情更非尋常可比。

「喂，小蠻子，你過來，我不殺你。」阿里達說。

這孩子就從死人堆中走了出來，立到了阿里達的身邊。

「你不要怕，跟我去。」阿里達又說，「我有好處給你。」

這孩子果然不怕，就跟着阿里達走。到了一個池子旁邊，阿里達給他洗清了面孔和手脚。阿里達看見他眉清目秀，皮膚白淨，心裏便更爲喜悅。

「小蠻子你叫什麼？」阿里達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問他。

「我叫陳二郎。」他說。

阿里達領他到一引衣裝店裏，揀出了幾件華麗的小孩衣服，給他更換。他穿了新衣服，更顯出了他的美好，越發使人可愛。

阿里達給他收拾時，不住的問他這樣那樣，他見阿里達對他和氣，便也一一回答。他的聲音清脆，言詞敏捷，咕咕呱呱地說着，就好像枝頭的小鳥，唱着婉轉的曲兒。阿里達半生戎馬，萬里長征，那裏能夠享受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樂趣，所以他對於他，起先是微微的笑着，後來則索性嘴都合不攏來，自己說一句話，就是一陣哈哈，聽一句話，也是一陣哈哈。

「二郎，你就跟我在一起，不要到別的地方去。」阿里達領他到了他所住的察院裏說。

「好的，我就跟你在一起，不到別的地方去。」陳二郎說。

「你喜歡和我在一起麼？」

「喜歡的。」

阿里達聽了這話，又哈哈地大笑起來。

從此，陳二郎就和阿里達同居在一起。阿里達很愛他，給好的東西他吃，也處處照顧着他。其他的清兵，看了他伶俐有趣，也都時常來和他小蠻子長，小蠻子短地說笑着。

不魯思是察院裏清兵的主將。有一天，他聽見了這個小蠻子的事情，便叫阿里達帶陳二郎去見他。阿里達有些不肯，因為他想，無論不魯思是喜歡陳二郎與否，陳二郎見了不魯思，恐怕再難回到他的地方。不魯思如果喜歡他，自然要將他留下，如果不喜歡他，就要將他開刀。不過不魯思是主將，他不能違抗，只好將陳二郎帶到了不魯思的面前。

「你的父母呢？」不魯思看見了陳二郎，問了他的姓名之後說。

「早就去世了。」陳二郎清楚地回答。

「誰養你大的呢？」

「我的叔叔。」

「叔叔呢？」

「叔叔在幾天前也死了，」說着眼睛紅了一下。

「你怎麼會活的呢？」

「我先在家裏的乾井裏躲了三天，後來又在花園巷的死人堆裏躲了幾天，所以沒有死。」

「家裏還有別的人麼？」

「沒有了。」

「現在你幾歲？」

「九歲。」

不魯思看着他笑笑，心裏着實也愛他，於是將他拉近身旁些，摩着他的頭頂，問他說，「你就做我的兒子，好不好？」

「好的，爹爹，」叫了一聲之後，就格外靠緊着不魯思，弄着不魯思的衣角。

「哈哈，」不魯思覺得開心極了，「你這小傢伙倒怪靈巧的。」

阿里達在旁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很是難過。但是不魯思是主將，他自己是小兵，不魯思要怎樣便怎樣，

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好悄悄地，用死勁看着陳二郎。

『阿里達，』不魯思忽然喊着阿里達說，『以後我還是將二郎交給你，你須好好侍候他。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你須陪他；他缺少什麼東西，你都可以來向我要。』

『啫，啫，啫，』不魯思說一句，阿里達應一句。這真正出了阿里達的希望之外，想不到他所喜歡的人，但不被主將所奪，反而託付於他，自己藉此還可以博得主將的歡心。

從此以後，阿里達便天天陪着陳二郎出去遊玩。陳二郎本來是喜歡遊玩的，又因為起先幾天，怕不魯思知道，沒有敢公然出入，悶得慌，現在一切絕對自由了，所以便大玩特玩起來。而且阿里達一則本來喜歡他，二則自己又無他事可爲，三則爲了不魯思的託付，因此格外事奉承他，他便時常和阿里達出去，向城內城外各處走着。這時，城裏的江陰人，本來逃到城外去的，已經有些回來了。

在他們的遊覽中，所看見的一般情形是這樣：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菴池、裏教場河，都填滿了屍首。投四眼井的，大約有四百多人。其他投井懸梁，蹈火自刎的，更處處可見。房子大都燒去，不燒去的，裏面一些值錢的東西都沒有。

他們還看見了兩件特別的事情：

在學院衙門的後面萬壽岡上，有一個裸體的女子屍體被縛在那裏，她的身上，刺滿了箭，好像一頭豪

豬，看來她是被叢射而死的。

『爲什麼要這樣射死她呢？』陳二郎問着說。

『少爺，你年紀小，還不懂這些事呢，』阿里達笑着說。

在這衙門裏面的一座樓上，有一處的樓板，留着一個女子身體的影子。她側臥着，頭髮都豎了起來，一根根聳在頭上，好像孔雀開了屏。有人想將這影子揩去，不料愈揩愈清楚，簡直滲透了樓板。因此，這不能說是影子，這是血痕。

清兵和殘存的江陰人，每天來看這兩個女子的很多。

到二十四日，阿里達又帶陳二郎到城外去看焚屍。那時大隊的清兵，已經北上，新任的縣丞卞化龍已經到任，他叫了許多夫役，將城內的屍首，都擡到花家壩東面的大墳場裏去焚化。不要說別的，焚後而沒有化去的白骨，就堆成了幾個小山，屍首之多，也就可想而知。

『爲什麼要殺死這許多人呢？』陳二郎看着又發了這樣的問題。

『少爺，你現在還不能知道，你大了就會知道，』阿里達仍是笑着說。

『我的叔叔不曉得在不在裏面？』陳二郎說着，眼淚落了出來，偷偷地用袖子揩去了。

『大概總在這裏面罷，可是那裏找得出來呢。』

這天，他們又出來隨便走着，走到了城內市橋相近的地方，看見有一引藥店的門開在那裏，他們便進去坐坐。藥店裏只有一個老人，他一看見他們進來，便顯着疑訝的神色說，「呀，二郎，你還活着麼？」原來這老人是認識陳二郎的。

「可不是；你也活着麼？」陳二郎說。

「這位是誰？」老人指着阿里達問。

「你不知道呢，」陳二郎顯着得意之態說，「這是我的爹爹派他伺候我的。」

「你的爹爹？」老人大惑不解起來。

「難怪你不懂；我的爹爹便是住在察院裏的不魯思老爺，他認我做兒子的。」

接着，陳二郎便講了不魯思的許多好處，老人的肩頭微微聳着，似乎也很爲他欣悅。

「少爺，」阿里達對陳二郎說，「這位老伯伯既然是熟人，你就多坐一些時，待我出去小便一下。」

「你去就是，準沒有事，」陳二郎說。

阿里達一走出去，陳二郎就走到老人的身旁，拉着老人在老人的耳旁說了一會話。老人先是面上顯着緊張之色，點了點頭，後是迅速地到藥櫃裏取出了一包東西，交給他，他就向懷裏一塞。

「二郎，」老人說，「你的主意不錯，事情應該這樣辦。我是年紀大了，就要死的人了，一切事情，你幹着

就是，不必顧着我，我自有辦法，但願你——」

老人的話沒有說完，阿里達已經回來了，陳二郎便又恢復了來時的神氣，稱頌着不魯思的好處，顯着極其愉快的神情。

此後，陳二郎便時常到這個藥店裏來玩耍，有時竟只是他一個人。他一來到這裏，總要找一個便利，不爲別人所見，向老人取一些東西，和第一次一樣，從藥櫃裏取出來的東西。

自從陳二郎由這藥店回去之後，察院裏的清兵便都生起痘來。成人生痘是很危險的，所以死的人很多。而且痘是要傳染的，現在患的人既然很多，所以傳染的力量也格外大。傳染的力量一大，死的人便格外多了。最後，不魯思和陳二郎自己，也都染上了痘。

不魯思看見這個情形，心裏便起了疑惑，因爲有許多人本來從小已生過痘的，現在也發着似痘非痘的重症，這固然可以說由於傳染而起，卻也可以說另有什麼不可知的理由在。他是領兵的將官，懂得一切與軍事有關的陰謀。他想，要是有人在暗中下毒，那就可怕了。於是他下令他的全營的兵，着力偵察着。

陳二郎雖然病了，他還是照常作着他已作的事情：向藥店老人去要東西，然後撒到察院的井裏去。這天晚上，他又掙扎着要起來，阿里達不答應。他說要到後園去大便，阿里達卻願意去爲他取馬子進來，不許他出去。他沒奈何，只好屈從。可是等阿里達一轉身，他卻仍然偷偷地往後園去。

阿里達回到房裏不見陳二郎，知道陳二郎一定往後園去了，便也尋到後園來。陳二郎走得慢，阿里達走得快，所以陳二郎剛剛走到井邊，阿里達也就到了他的身後。阿里達看見他的行動有異，就不叫他，看他作些什麼。等到他從懷間取出一個紙包，正要解散了撒入井中去時，阿里達就一手去奪了下來。

「哼，二郎，你做得好事！」阿里達喝着說。「和你見老爺去！」

阿里達不由陳二郎分說，便一把扯了他到前面來，見了不魯思，將事實的經過都稟明了。

「有這等事！」不魯思在牀上坐了起來說，「帶那小雜種過來！」

陳二郎被阿里達一推，踉蹌地站到了不魯思的牀前。

「我問你這小雜種，誰虧負了你，你要下這毒心？」不魯思怒氣沖沖地問。

「就是你們虧負了我！」陳二郎坦然說。

「什麼？我們虧負了你？」

「是的，你們虧負了我。」陳二郎侃侃地說着。「我親眼看見我的叔父給你們殺死，我的孀母給你們逼死，逼得她跳井；還有我的街坊鄰里，凡是我認得的，我都親眼看見他們被你們殺死，逼死。我恨極你們！我恨不得也能夠拿了刀來殺死你們，逼死你們。可是我太小，我沒有這個力量，所以只好去拿一些藥來代我報仇。可恨現在手裏這一包藥還沒有撒下去——」

「去你媽的，小雜種。」不魯思不等陳二郎說完，就從枕邊抽出刀來，向他劈了下去。同時站在牀前的其他清兵，也都拔出刀來，將他剝成了肉醬。

阿里達連忙趕到藥店裏去。等到他打門走進裏面時，只見那個老人已經僵在地上，了不知吃了什麼劇烈的毒藥，嘴裏還在流着血。

黃毓祺

崇禎殉國的消息，過了半個月，方纔傳到江陰。貢生黃毓祺，字介子，一聽見這個消息，就拊心頓足，號咷痛哭起來。他哭得真苦，甚至血都嘔出來，頭腦哭得昏昏沈沈，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不過他沒有死，他以爲東南半壁，還全是大明的天下，大明中興，不是沒有希望的。

福王在南京卽位後，黃毓祺的心裏安定了不少。可是此後由南京傳來的消息，卻又使他大爲失望。他恨不得趕到南京去，將朝事整頓一番。然而他知道他只是一個老貢生，到了南京也是無能爲力的，他只好盡其力之所及，在他的故鄉江陰，以忠義氣節激勵着人，以爲將來的準備。

他本來和江陰參將張宿與監生程璧很要好，曾彼此私下歃血爲盟，效忠明室。後來張宿被逼離開江陰，而江陰爲了反對薙髮，全體人民決定起義，中興明室，他便和許用諸人，被舉爲參謀。他本是江陰南鄉月城橋人，後來遷居在城內東橫街，所以在守城的八十多天中，他負責任的地方，就是東城一帶。

在八十多天中，他和其他許多守城的舉人秀才一樣，用盡了他的氣力。還有呢，他本來是富有之家，所以他又和程璧一樣，捐出了他的全部財產。然而城破時，他卻又沒有死。他不是貪生怕死，他有他的打算。幸

而他的四個兒子，以及其他的家人，這時個個都不住在家裏，所以他一個人，乘着混亂的時候，逃出了東門。王瓏是漢奸，因為江陰的士紳曾殺死他的家屬和黨徒，所以等到清兵一進城，他就領着清兵專和士紳作對，到處搜殺。他得到和尙浪仙的告密，知道黃毓祺也是與他不利的士紳之一，他就領着清兵到黃家來搜尋，結果一無所得，只好將房子放火燒了來洩忿。

黃毓祺偷偷地渡江，到了南通州，住在監生薛繼周的家裏，共同商量着恢復明室的大事。他曾發出一道檄文，給予四方的同志，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

卽如江上孤城，首倡人間大義。斬馮萬計，固守八旬。□□棘荆，俯視敵人如草芥；彈丸□□，至今馬骨如山邱。亦可見我非脆骨柔腸，必不可扶之弱植；彼非四目兩口，必不可勝之雄師。特繫乎順逆之人心，與盛衰之士氣。

那時明朝的舊臣遺老，所在都有，看見了這個檄文，起來響應的人很多。

他在外面流浪了一年，打聽得江陰秩序早已恢復，又因為他的父母的柩還沒有葬，便回江陰月城橋來。但是同時，他也正想看看機會，有沒有再行起事的可能。

他有一個中表，叫徐趨，也是和他一樣有氣節的讀書人。他回來後，曾和徐趨商量過，想約了許多人，在中秋節的晚上，殺入兵備使衙門，然後再守江陰。不料有一個叫薛純的，得知了這個消息，就向兵備使徐服

遠去報告，說他們謀反。而薛純的出首報告，卻又給黃毓祺知道了，因此他就囑咐徐趨，暫且不要發動。

徐趨聽了黃毓祺的話，對他的親信說，「既然已經有人去出首，我們起事不起事，都是要死的。與其坐而不動，被別人所制服，不如就此起事，去制服別人。」那時他又偵探得城裏並沒有什麼準備，就不告知黃毓祺，自己和十幾個人上城來襲擊。

晚上，他們到了城裏，就放起礮來，叫預伏在城裏的人接應。可是礮放得太早了，接應的人還沒有準備好，而且徐報遠正在賞月，還沒有睡，他一聽見礮聲，就領兵從兵備使衙門殺出來。一方面是零零落落，未經戰陣的烏合之衆，一方面是堂堂正正，久經大敵的精兵，略一接觸，前者自然大敗，只好逃出城來。

明天早上，黃毓祺在月城橋家裏聽得了這個消息，就連忙再逃往江北去。爲了官廳的追究，他的和徐趨的同黨，一時逃不及的，一共被殺死了二百餘人。

不久，黃毓祺又領着他的黨徒，到了舟山，他想，舟山遠處海外，招兵買馬，都要比南通州便利些，所以便將舟山爲根據地。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他就領着大衆，由舟山出發，準備進了長江，向上流進攻。

常熟的錢謙益，雖然投降了清朝，而對於存心恢復明室的忠臣義士，卻還有一些好意。並且黃毓祺素來有文名，錢謙益也很敬重他，所以平常就和他有些往來。這次錢謙益聽見他起兵，聲勢很爲浩大，就叫他的妻子柳如是，到海上去犒師，表示他的贊同此舉。不料柳如是還沒有到，事情卻又起了變故。

那時海裏忽然起了颶風，將黃毓祺所準備的兵船，都吹翻了。黃毓祺自己也落到了海裏。他只好嘆着氣說，『這是天亡我也！』他簡直有些灰心，想就此死了，倒也罷了。

他正在波濤間浮沈着的時候，卻有一個姓石的勇士，來將他救了起來。

『你也正是有些多事了，』他對姓石的說。

『總沒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姓石的說。

『好，』過了一會，他的精神恢復了，又對那些沒有溺死的黨徒說，『既然我們又活了，我們就再幹下去！我們活一天，就幹一天，直幹到大事告成，或者我們活不成為止！』

說了，他又吩咐殘衆，整頓船隻，先往江北去，然後再按照計劃行事。他在船上，賦了一首詩：

可憐上帝如泥醉 自歎愚民與石頑 縱使逆天成底事 倒行日暮不知還

這一次，他有着一個大計劃。他約好常州府屬下的五個縣份，同在正月初八日起兵，使清朝的官吏，來不及彼此照顧。他和徐趨兩人，因為常州既是府治所在，更為重要，所以就擔任常州這一處的大舉。

他們在武進縣屬的白土地地方，聚有數萬之衆，到了這天五鼓，就殺到常州北門來，放火燒門。常州知府夏一鶚，同知黃謀，聽見了這個消息，馬上領了兵趕到北門來。夏一鶚是遼東人，很懂得用兵之道，一到，就要開門衝殺出去。黃謀不肯讓他出去，夏一鶚說，『他們人多，天一亮，他們勢盛，我們就對付不了。趁現在天還

沒有大亮，我們就此殺出去，給他們一個不可測，倒還有取勝的可能。」說了，他就領着兵開門衝殺出去。

那數萬之衆，原不過是一些鄉民，那裏真的會打仗，況且在他們裏面，又沒有一個知兵的統將，指揮他們。所以夏一鶚的人馬一衝出來，他們就不敢抵敵，四散而走。這樣一來，反而將黃毓祺和徐趨衝散了。

黃毓祺本來是押着大隊在後面走着的，給衆人一衝，非但不能約束他們，叫他們不走，並且自己也好裹在裏面，被他們帶着一同走。他只是急得蹶腳，說：「壞了壞了，這次又不能成功了！」

徐趨是走在大隊的前面的，他和幾個人被夏一鶚的人馬一衝，衝到了橫裏去，也沒有和夏一鶚對敵着。夏一鶚已離城很遠，在追殺鄉民，徐趨看見城門大開，就反而領了他的人走入城裏去。他是書生，頭戴綸巾，手執羽扇，很安詳地領着他的人到了府署前。

府署裏留守的人，一看見他們到來，就派出了幾個騎兵，挺了刀來驅逐他們。他們出於不意地吃了一嚇，回頭就逃，反而自相踐踏起來。徐趨不肯逃，也不會逃，就被他們擒了去。

那天，徐趨被殺，完了他的任務。夏一鶚追究起來，知道這次兵變，黃毓祺是主謀的人，便行文江陰，將黃毓祺的四個兒子都下了獄。

江陰的官吏，知道徐趨曾經有一個名單，裏面寫着黃毓祺的門生數千人，存在黃毓祺的家裏，在審問黃毓祺的兒子時，便向他們逼着索取。他們說沒有，官吏不信，就押着大兒子黃大澗到月城橋家裏來搜尋。

黃大滿是知道這名單放在什麼地方的，他就趁押他的人不防備時，將那個名單取出來放在嘴裏幾嚼，咽下了肚子，等到押差去搶，已經來不及了。

黃毓祺看見這一次事情又是失敗，並且還損失了徐趨，知道一時之間，要在江南再有舉動，不是容易的事，最好的辦法，還是暫且先到別處去，作多時的準備，以圖再舉。

他由江北向北而行，在淮河一帶流浪着。他好幾次改變了他的姓名，有時稱「張睢」，「趙漁」，有時稱「王夢白」，「太白行者」，雖然他在這一帶還有不少的門生故舊，而他既不敢公然出面，所以生活很是困苦，竟弄到了衣穿履決，在市上乞食的地步。不過他非但不懊悔，反而覺得這種生活的有意思。他每到一處，必定暗暗訪問當地的豪傑，設法和他們接近，並且將忠義氣節來勸導他們，要他們和他共負中興大明的重任。

最後，他到了泰州。他寫信給他的相識者江純一，仍舊用着他原來的印章。不料有一個在江純一的地方作客的人，偶然看見了，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便向江純一有所要挾。江純一看見禍事要弄到自己的身上來，就不顧大義，向當地的官府，將黃毓祺出首了。

這是江陰守城失敗後第三年的春天，黃毓祺在提刑按察使夏一鶚的面前受審。夏一鶚作常州知府時，很想藉着徐趨，好好地從黃毓祺身上發些財，後來黃毓祺既沒有捉到，並且知道黃家的財產已經用完，

他纔無可奈何地放開了。這次他見黃毓祺捉到了，就又想利用這個機會，以爲桑榆之收。

『楊廷鑑和你有什麼勾結？』夏一鶚審問黃毓祺時說。楊廷鑑是武進的首富，夏一鶚是知道的，並且已經垂涎很久。

黃毓祺搖搖頭，不說什麼，表示楊廷鑑和他並沒有關係，也表示他不高興說話。

『什麼？』夏一鶚說，『他和你沒有勾結麼？我不相信。我已經訪問得很清楚，你不用替他掩飾。你招了出來，我倒還可以設法保全你。』

黃毓祺仍是搖搖頭，分明不受他的誘騙。

『你既不肯開口，那末你就寫來。』夏一鶚還在設法，希望黃毓祺肯攀到楊廷鑑。

黃毓祺接到了紙筆，就草草地寫出了下面幾個字來：

身猶舊國孤臣，彼實新朝佐命。各爲一事，馬牛其風。

夏一鶚看看再也不能如願，不禁勃然大怒起來，叱着說，『你好不識擡舉！』又吩咐皂役說，『與我着實的打！』

皂役一聲呼喝，就如狼虎一般，將黃毓祺打了一頓。他被打時，仍舊不出一聲，只泰然聽着他們的排佈。他非但不叫痛，反而面上微微露出了一些笑容。這使夏一鶚更是忍受不下，於是只叫皂役着實的打。

「你還不招麼？」夏一鶚又問，一連問了幾次，黃毓祺只是不開口。夏一鶚簡直弄得沒有法子。

「你究竟要怎樣？」最後，夏一鶚只得換了口氣再問。

「我只要求一死罷了。」黃毓祺到此刻纔開口。

「哼，總有你死的日子。」夏一鶚只好就此下場，將黃毓祺囚入了揚州的監獄中。

黃毓祺在獄中和人談話，仍和平時一般的慷慨激昂；握着筆，題詩作文，也和平時一般的揮灑自如。不過爲了他再三起義，都沒有尺寸的成功，徒然犧牲了許多同志，他的心裏總不免有些鬱鬱不樂，因此，辭色之間，也就不免流露着一些牢騷。

到了三月裏，黃毓祺由揚州的監獄，移到了南京監獄。

過了幾天，他的門人鄧大臨來告訴他，他的案子已經確定了，就在三天之後要處決了。

「那末很好。」黃毓祺說，「總算完了我的事情。」

的確，他知道了這最後一天的日子，他格外安心了。他就叫鄧大臨將他準備好的殮衣，就是和尚衣，取來給他穿上，然後盤膝坐了，閉了眼睛，不作一聲，不動一下的坐着。

鄧大臨不曉得他要作什麼，所以一切都聽他的吩咐辦着。後來看他坐了好久，毫無動靜，不免有些懷疑起來，便走近前去仔細看看他。不料一看之下，纔發見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他已經安然脫離人世了。

清朝的官吏知道了這事，少不得要懲罰管獄的人，說他辦事不力，使重要的犯人逃脫了誅戮。不過他們還一定要伸張他們的權威，所以仍然又將已死的黃毓祺戮了屍，算是實行了明正典刑這一幕。

鄧大臨在號泣中將黃毓祺的屍首贖了出來，送到江陰安葬了，自己就出家當了道士，不知所終。

黃毓祺的四個兒子，後來除了大兒子沒入旗下爲奴，在一年多以後終得南歸以外，其他三個兒子，也因江陰人的一力保全，都先後放出了監獄。

黃毓祺在監獄中時，曾經自註他所作的小遊仙詩，註好之後，交給了鄧大臨：

大夢誰分醜與妍，白楊風起總茫然。瓠緣無用從人剖，膏爲能明苦自煎。

桂折蘭摧誠短景，蕭敷艾苑豈長年。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蔓草纏。

爲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鍤歸。何處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

肥魚不肯憐蛟瘦，飽鷄偏能笑鶴饑。請讀蒙莊齊物論，橫空白月冷侵衣。

非非居士王姓，予嘗贈詩曰：「坐中上客有王生，問訊居然字子明。節度姓名同豹變，相公事業與槐陰。出奇制勝三軍服，守

正推誠萬物平。文武只今誰得似，因君遙見古人情。」朱梁王贊槍珍章，趙宋王文正旦，皆字子明，故云。

散髮人間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慣嚇斜飛燕，孔雀偏逢舐觸牛。

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

凡拜相者無救時之手，封侯者有洗刃之軍，皆小兒暴客也。淘沙之於飛燕，犛牛之於孔雀，有何相及，而嚙之觸之，真可付之一笑。吸風飲露之神人，豈爭煙火食，探薇行歌之義士，豈爭鉅橋粟哉。

腹中書任他人曬，犢鼻禪從甚處懸。惟有丹心堅自愛，忍能鑿破化爲圓。

此立秋前一七日夕作也。

最無根蒂是人羣，會合真成偶爾文。沙際驚鷗常泛泛，風前落葉自紛紛。

掉頭東海隨烟霧，屈指西園散雨雲。況復炎涼城絕倒，霸陵愁殺故將軍。

宗門云，如蠶蠶木，偶爾成文。人生無礙帶，會合亦如是。杜工部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風流雲散，一別如兩。此五官中郎將所以有西園賓客之感也。

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常觀局屢更。烏喙只堪同患難，龍顏難與共昇平。

遙空自有飢鷹擊，古路曾無狡兔橫。爲報韓盧並宋鵠，只今公等固當烹。

渡江後詩，皆爲守弁取去，止存小遊仙數章。海陵獄中，多索書者，友人羅學製請予每章下作一小註，註畢，付門人鄧起西。嗟乎，遊仙詩，寓言也，卽註亦非的解。後世知有黃介子，庶幾不昧我心。

附錄

江陰城守紀

清韓 莢

序

江頭片壤，沾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茅簷晉老，每談乙酉櫻城事，無不痛當時殉義之烈而議當時梗化之非也。勝國天下，亡於逆闖。本朝入關討賊，率土歸仁，乃彈丸下邑，蟻虱編氓，偏欲從新朝革命之餘，爲故國回天之舉，識時命者，萬萬不出此。顧明季綱常節義，誠所難言，而此區區者，獨能顧綱常，思節義，甘以十萬人之肝腦，同膏八十日之斧鉞，使當流寇橫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將衆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勢如破竹？由此而論，則雖昧天命，抗王師，亦有足多者。故謂之愚，則誠愚；謂之忠，則未始非忠也。

〔袁少遊戚氏殉節地，長謁閭陳二公祠，耳其事，聞訪其書。鄉人以事關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不忍傳，實不忍不傳。所當諱，實不當盡諱者也！〕

聖朝寬大，國史褒忠，近復徵臣錫以通諡，士民許以祠祭，匪曰仇之，直甚予之。若遺聞紀略等書，上諸輜軒，必收箴閣，亦何嫌何疑，而令當時軼事湮沒不傳耶？

因不自揣，搜羅散逸，刪煩去複，彙爲一編，發烈士之孤忠，彰聖朝之盛德。周頑殷義，一視同仁。閱是編者，可以風矣！

時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棻謹識。

上

江陰，古延陵地。春秋屬吳公子札，戰國時楚封春申君黃歇，自漢迄元，爲鄉，爲縣，爲國，爲望，爲軍，爲州，爲郡，爲路，沿革不常。明隸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濱大江，東連常熟，西界武進，南界無錫陽湖。南北相去七十里，東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爲田一百十三萬畝，輸糧六萬餘石，出賦十餘萬兩，蓋江以南一劇邑也。東關外舊設朝陽驛，蘇松浙閩赴京之衝途。黃山港通大洋，順風一日夜，卽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屢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區矣。南幹龍入中國，一支盡于江陰；巨區之水溢于芙蓉湖，由申夏二港注之江，則邑乃山水交會之地。洪武初，駐驛瞰江山，嘗有建都之議。鵝鼻截江，水脈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門戶。元設萬戶府，明令吳楨吳良等統重兵鎮守。規其形勢，誠南都之藩衛也。風俗淳厚，敦禮讓，崇氣節，不屑屑以富貴利達爲事。故名公巨卿外，代產仙佛及畸人。卽有明一代事論：洪武初，焦故人隻雞斗酒，與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詔徵諭蜀，復命辭職，帝命舉朝餞行；正德朝，黃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黃主事昭，稱殿前三虎；天啓朝，詔獄者十三賢，

江邑繆文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時，陳震亨殉節泗陵，朱養時殉節舟山，胡熙雲殉節海虞。其他孝悌節義之事，志不絕書，如周蘭等之禦海寇，吳兌等之禦倭寇，編氓賤隸，皆知取義成仁，捐軀報國。豈鍾毓之氣使然耶？亦漸染有素也云爾。

▲江陰災荒。

萬曆五年，大水。六年，蟲荒。八年，大水災。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災。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災。十七年，大旱。廿一年，雹災。廿三年，水災。廿四年，水災。廿六年，夏，雨災。廿七年，久雨無麥。廿九年，無麥。天啓四年，久雨，麥盡，江漲漂末。五年，無麥。六年，旱蝗。七年，蟲食麥禾。

崇禎二年，秋冬，不雨。三年，二麥萎末，菜盡傷。五年，夏，旱。六年，潮沖圩岸，傷人。九月，風變，田禾若掃。七年，夏，旱，麥隕，秋大雨，損稻。□年，二麥盡青，蟲食禾。十一年，大風損麥，秋旱蝗起，原野成空，復食麥苗。十二年，旱蝗。十四年，大旱。

▲江陰變異。

崇禎二年，城鳴。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蟲聚鳴于天。十三年，虎至傷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囿鳥見，（囿，音火。一名囿駟。）形不甚大，聲如兒啼，在城內外哀鳴。一日，邑令吳鼎泰嘆曰：「此城將有兵禍。」十七年，民家曉起，皆有黑圈記其門，或于釜底畫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犢，而勢甚猛，傷人。

頗多，逐至百丈地方，跳河漁水中，漁婦刺殺之。

慕廬氏曰：嘉靖萬曆以來，僉壬柄國，閹勢滔天，士氣不揚，人理滅絕，歷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變于下，故天象應于上，天人交棄，雖有孝子慈孫，安能挽回造化哉！

▲大清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五月改元）明亡。

三月二十日，闖賊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大清發兵討賊。

四月，平西伯吳三桂將援京師，未及而陷。命副□命走清朝乞師。世祖命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授奉命大將軍印，錫以御用纛蓋，星夜進發。遇賊將唐通于一片石，邀擊之，斬百餘人，賊遁。三桂率屬迎謁，乃入關。闖賊率馬步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呼噪奮擊，追殺至四十里。賊遁走燕京，因晉三桂爵爲平西王，命統馬步一萬，追殺流賊。

▲大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攝政王直趨燕京。所過州縣，官民並開城迎降。及至京城，賊已焚宮殿西遁。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朝易門，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賀，傳檄安撫畿甸郡縣。卽具疏迎世祖。九月，駕至燕京，爲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追諡曰莊烈愍皇帝。躬祀郊壇，告祭廟社。御皇極殿受朝。

慕廬氏曰：中國無主，臣民推戴，誠所謂天與人歸，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陰民亂。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聞。市井不逞之徒，乘機生亂，三五成羣，各鎮搶掠焚劫，殺人如草。縣主無如之何，乃懇諸生中老成碩望者，同學師分往各鄉，諭以理義，動以利害。東北濱江一帶，許學師晉，諸生陳明時、正東、徐學師、廷退，諸生章經世、西鄉、馮學師、厚敦，諸生吳幼學、南鄉、邑紳湯澄心，諸生張鼎泰、典史閻應元、單騎至申港解諭之。

▲福王稱號于南都。

五月十五，史可法，黃得功，鄧良佐，馬士英等，集北來臣民，迎立福王 朱由松于金陵，稱明年爲宏光元年。慕廬氏曰：時當國破君亡，南北隔絕，援立親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謂非忠于明者。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南都稱宏光元年。福州稱隆武元年。〕大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無度，諸臣復不一心。五月，豫親王多鐸等統兵南下，連克淮揚，直抵江寧。福王奔蕪湖。公侯閣部文武臣僚二百餘人，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

▲江陰欲勤王。

福王之立也，江陰白眼狂生李介立名窘者，欲進中興三策，時登妯娒山觀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難

回矣。

大兵南下，典史陳明遇，訓導馮厚敦，都司周瑞璫等，糾集紳士，於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議，募兵勤王，而事無由集，揮淚而散。

▲南都亡。

豫王於南京戲飲，遣貝勒尼堪等追福王於蕪湖。知廣昌伯劉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將統兵三百擒之。良佐叩頭乞降，請擒福王贖罪。福王聞信，先往太平府劉孔昭家，劉不納，遂奔坂子磯。黃得功營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勢，奈何輕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河罵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入其營，與總兵田確，馬得功縛宏光以獻，豫王執之北去。

▲命降臣劉光斗安撫常州。

御史劉光斗，武進人，大兵南下，詣軍前降。豫親王命安撫常州各屬。檄至江陰，獨不應。

▲江陰知縣林之驥去任。

之驥進士，福建莆田人，崇禎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語，衆號「林木瓜」。時鄭帥率流兵千人過境，頭裹紅羅，始則攜小鹽包，百姓爭買，啓視中有金銀貨寶，而兵不知也。蓋淮揚巨室載以避亂，爲所掠得者。繼乃縱

兵士掠城外，百姓洶洶，爭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驥與鄭帥同鄉，出謁之，彼此燕語，繼以痛哭，遂肅然無犯。之驥乃哭廟解印綬去。時五月二十五日也。

▲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廷棟，學使朱國昌，兵備馬鳴霆去任。

劉光斗勸降，宿以義不可從，慷慨謝任。程胡亦去之，朱與馬潛逸。諸生日詣學宮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權署縣事。

六月，士民以邑無官，推士英權知縣事。士英潛通光斗，繳印冊，並解帑金，獻善馬，備極諂諛，揚揚以縣令自居。

▲大清特授知縣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進士。時豫省未入版圖，乃先詣軍前納款者。先四日，有飛騎傳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養於察院中。滿城洶洶，欲爲拒守計，以器甲芻糧未備，不敢遽發。二十四日，亨至，紗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不帶家屬，止有家丁二十餘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見。亨曰：『各縣已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遂諭各圖造冊獻于府，轉送于南京，已歸順矣。旋出，謁上臺。莫主簿亦以參謁出，先歸，乃傳薙髮之信。民情惶惶，俟縣令歸，一決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師爲清兵所敗，有鳥船三隻逃至江上，賤售器件，江民爭買，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軍民薙髮。

豫王下令，江陰限三日薙髮。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灝差滿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嚴飭薙髮。

二十八日，亨出示曉諭，申嚴法令。

▲邑民呈請留髮。

二十九日，北州鄉耆何茂，邢毅，周順，邢季，湯芳，薛永，楊起，季茂，辛榮等，公呈請縣詳憲留髮。亨大罵不已，衆譁曰：「汝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亨無如何，聽之而已。

▲閏六月初一日，江陰倡義守城。

清晨，亨行香，諸生百餘人及耆老百姓從至文廟。衆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他事矣？」亨曰：「止有薙髮爾。前所差四兵，爲押薙髮故也。」衆曰：「髮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違。」遂回衙。諸生許用等大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決不可薙也！」適府中檄下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亨命吏書示此言，吏擲筆於地曰：「就死也罷！」亨欲笞之，共譁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聞之，奮袂而起。各服紙冊，蒙以棉襖，推季世美、季從孝、王試、何常、何泰等爲首。鳴鑼執械，揚兵至縣前，三銃一吶喊。至縣後亦如之。四門應者萬人。亨猶坐堂上，作聲色，怒叱從役收兵器。衆呼曰：『備兵所以禦敵，收之反爲敵用，死不服！』適亨老師無錫效順之蘇提學（一作舊學使宗敦）遣家人來賀喜，從私署出，在堂上罵曰：『爾這些奴才們，個個都該砍頭！』衆人詬曰：『此降賊僕也！』奮臂毆死，將頭門二門八扇于丹墀內焚其屍。亨出，欲親執首事者，衆不遜，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懼，踉蹌走匿。亨怯，許衆備文詳請免雜。衆遂散。亨閉衙，急馳書於宗太守，並囑守備陳瑞之飛報征勦。

臨晚，縣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後，亨即傳我備文詳豫王，請兵來殺汝等，已馬上飛遞去矣。』衆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繫亨之頸，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憑汝等。』乃拘亨於賓館，抵暮，亨向舉人夏維新疾呼解救，衆恐宵遁，因送亨於維新。（或云走避鄉紳曹子玉家。）是夜，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議覆上臺。亨意欲多殺樹威，議不協，遂散。

▲初二日，江陰義民下方亨，莫士英於獄。

次早，方亨回署，閉衙不敢出。闔邑聞風響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有不至者，共許之。分隊伍，樹旗幟，鳴金進止，集教場議戰守。填塞道路，容足無處，分途出入，自辰西方息。合城罷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詭稱江民義勇，向誤于陸承差「殺一警百」之說。衆收陸，陸舉家

遁，毀其釀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竊一鼎者，立斬以徇。宗太守行文解諭，拒不納。士民等設高皇帝位於明倫堂，誓衆起師。亨亦同誓稱戈。各保赴縣求發火藥器械，亨亦首肯，實乃潛馳書于宗太守，稱江陰已反，急下大兵來勦。時城門已詰奸細，搜得書，將使者繫之。入內衙，攜亨出，并搜獲莫主簿。莫懇降爲明官，衆不信，均下之獄。

衆曰：『旣已動手，同察院中有滿兵四人，來押薙髮者，盡殺之！』於是千人持槍進院，四兵發矢，傷數人。衆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兵返走，一墮廁中，一匿廁上，一躲夾牆，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僞作滿狀滿語，食生物，小遺庭內，席地而臥。至是入內，見牀帷竈釜頗精麗，頓作蘇語曰：『我本蘇人，非韃子，乞饒性命！』衆磔之，臨死曰：『莫主簿令我來，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陳明遇者，素長厚，與民無怨，衆擁爲主而從其令。

▲初三日，發兵器安營。

先是兵備會化龍，聞流寇至，造見血封喉弩，懸三四間屋。兵備張調鼎，亦鑄大礮儲火藥。至是皆發之。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領鄉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橋，相地紮營，防清兵西來。臨晚方散。

▲守備陳瑞之夜遁。

忽傳大兵由楊舍進，衆疑楊舍守備沈廷謨會赴縣薙髮，必爲之向導。合城鳴金糾衆，奮勇爭拒。至東城，

知訛傳，乃返。適本營守備陳瑞之，乘馬赴東關，衆恐其納款謀陞參將，且代方亨申文請勦也，冒辱之。瑞之拔刀策馬返，譁而進，殺其負纛一人，馬二疋。瑞之亦傷，夜與其子越城遁。或云，衆欲推爲主，瑞之不從。甫出，以槍刺之，躍屋上，趨出城，伏于荳田內。

▲初四日，下陳瑞之於獄。

是早，執瑞之妻孥下獄。上午，城外兵縛瑞之父子來解，亦收禁。

▲贍軍，城中戒嚴。

士民議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婦孺與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門晝閉，議守，議戰，議更五方服色旗號，議借黃蜚爲外援，議請閻典史爲主將，持論紛紜，各出一見，日無寧晷。

發林令所藏封庫藏，贍軍不足，徵商程壁捐餉三萬五千兩，陳典史拜而納之。入暮，又報大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爭出禦之。城中戒嚴，恐外兵乘虛，燈火徹夜，互爲盤詰。漏二下，盤獲細作時隆，命拘之獄。

▲初五日，搜獲細作，討武弁王瓏，殲郡兵於秦望山。

黎明，士民齊集公堂。明遇同遊巡守備顧元泌會鞠時隆，供稱伏兵在城七十餘人，奉太守令，每人給火藥四斤，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文，約于初八夜舉火爲號，外兵望火殺入，招詞鑿鑿。當獲羽黨四人，梟示，亟往菴觀及空隙地，搜獲六十有奇。復詞連武弁王瓏，瓏遁，收其黨，盡殺之。在外鄉民卽往舊山燒瓏居，執其父

與妻妾來獻，并誅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間道襲江陰，士人殲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獲奸細者，官給銀五十兩。

▲殺陳瑞之。

是日，殺陳守備。「一作自殺。」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僕，盡殺之。其長子叩頭請曰：「我能造軍器，幸貸我。」仍繫之獄。

▲初六日，大清發兵收江陰。

有青衣人行于市，跡甚詭，鄉民疑而執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入之路，及諸山瞭望埋伏處，并私書一函詢之，乃璜塘夏中書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師者。送顧元泌拷訊，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粹然等，在馬三家協謀屠洗。收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僅以身免。粹然臨刑曰：「四門俱有大礮，汝等宜自爲計。」士人既殲宗灝所遣兵，灝以事聞專閫。是晚，報大清馬步兵千餘從郡城出，水師統兵官王良亦率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內搜獲奸細二人。審視鎖鑰門鍵已壞，執守門兵拷訊之，招出買路銀兩，當與細作均斬城下。

▲初七日，江陰義兵敗于虞門。

是早，鄉兵出城打仗，北門驍銳自立衝鋒營。季世美令三鼓一礮造飯，四鼓二礮吃飯，五鼓三礮擡營。百

人揭戈先往，老弱餽食不絕。令地保持鐵箭，用鍋底煤塗黑作假礮，安閘橋上。過浮橋，又命地方拆斷橋。經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飯。塘報訛傳清兵相距止五六里，衆奮呼曰：『戰而後食，未晚也！』疾馳數十里，抵暮至虞門，方遇戰。彼衆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馬步不敵，衝鋒兵敗，世美陣亡。郡兵馳宿虞門曹坤家。

▲初八日，殲水師兵於雙橋。

是早，城中避難者皆挈妻子去。兵復出禦，四鄉負義勇而來者十數萬人，咸以效死勿去爲念。清兵亦觀望不進。水師兵五百，領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盜，降清者。舟經雙橋，（一作葫橋），田夫辱罵之。士卒怒，欲擒斬田夫，羣拔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水死。得登岸者，鄉民圍之，乃跪曰：獻刀。鐵鋤交下，浮尸蔽河，積如木棧，直至石幢，水爲不流。

▲起舊游擊徐觀海爲將。

觀海，邑人，陞太平營總兵，嘗爲游擊。明遇以虞門之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承，欲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命弟攝其事。（弟行五，失其名與字，天香閣中有傳。）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興」旗號，人執爲信，防塘報訛傳也。

觀海于五月中隨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蘇州，爲清兵殺敗而歸。

▲初九日，拜邵康公爲將。

時城中尚無帥，徵商程璧薦同籍邵康公燭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衆，力敵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顧元泌等率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

適舊都司周瑞隆領舟師數百人駐江口，聲言協助，借爲犄角，糧皆北門餽送，不繼，城中出典米給之。舉孝廉夏維新，諸生章經世、王華，管糧餉。舉中書成勳，貢生黃毓祺，庠生許用等二十餘人爲參謀。

▲殺方亨，莫士英於獄。

方亨在獄，嘗使作書退兵。後進兵日進，乃密謀殺之，以絕內應。夜二鼓，帶兵二十人擁入，赤身擒出斬於堂上，并家屬視之。（一云殺於夏維新家桂樹下。一云拖出西門打死。一云爲百姓焚死。）繼殺莫士英父子僕從，囚其妻妾。莫父潛逃三日，搜出斬之。

慕廬氏曰：亨係新朝縣令，況所施爲，皆分所應得，卽兩次請兵，亦勢所難已。赫赫之威壓於上，洶洶之勢成于下，并不可謂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旣已舉事，亦勢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則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瓏戰大清兵於城西。

清兵進營城西隅，元泌登城，請周都司往卑濬借兵于總帥吳志葵。吳（應是周）不應，但言兵久無糧，能犒千金，當盡命。乃出林令去時署內封留之衣飾囊資共八百，復借典銀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給發。瑞瓏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夾攻，邵兵亦至，瑞瓏遇戰不利，還駐江口。抵暮，清兵紮營城南張孝廉園中。

慕廬氏曰：林令到任僅一載，流兵一擾，先事掛冠，其才其識，均有足多者。至庫藏封留，謂公物耳；而署內之囊資衣飾，留此何爲者？其存心行事，迥非俗人所能臆度者，安得以「木瓜」謬稱之？

▲十一日，大清兵屯麻皮橋。

清兵退屯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偵虛實，被獲梟示。城中亦遣一人偵清兵，至葫橋，見彼列礮嚴禁，伺其懈，盡投之水，以一礮復命。周都司奇而賞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難者咸以敵去，絡繹歸來。數日間，民人復聚。

▲下劣生尹吉於獄。

吉素不軌，謀內應，一日暴雷震，聞馬嘶聲，衆入其室，搜出馬二疋，衣甲器械無數，當斬其僕唐寧，而下吉於獄。城中防衛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戰大清兵于城南。

有傳淮撫田仰示至，稱即日統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後竟無至者。復有靖江夏起隆者，統沙兵八百人，（一作二十）原隸鎮將高杰，（一云曾破高杰騎兵）命一人執信字旗，渡江來，稱渴欲援江陰。因遣夏維新，章經世往犒師，議給賞銀四千兩，料理豬羊酒米火藥等物，俱極豐備。未幾，兩領兵官率衆南來，酒賭博，人無鬪志。戰于城南，大挫，殺傷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竊火藥返者，靖江署縣事典史盤獲，綁送江陰處

分。先是大家給散銀米，每人錢一千，齋酒肉犒軍。江口軍竟無功，故執之。程璧亦開典靖江，沙兵敗歸，恨之，起掠一空。後有秦興張九達者，名達，善拳棒。因靖邑兵敗，田淮撫乃檄朱公子借達兵三千，渡江而來。清兵放牛馬于兩石灣，達率親信三十餘人登岸收之，伏發，達與三十人無一脫者。驍勇耿和尚亦死。

▲鄉兵打仗。

外兵軍勢日甚，各鄉保鄉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負糧，棄農不顧，不用命者，互相攻訐，雖死無悔。

陳典史每巡城，凡搏戰至城下者，必開城獎納，鼓以忠義。有功必賞，獻敵首一級，給銀三兩，或爲下拜。鄉兵陣伍散亂，進退無節，然清兵所至，盡力攻殺，多有斬獲，卽不勝，亦未嘗俯首效順也。有高瑞者，爲所縛，令薙髮降，寧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處，相對多楚容。

▲命程璧乞師。

時黃蜚由蕪湖屯兵太湖，總兵吳升嘉，字之葵，由吳淞駐兵福山，糾洞庭兩山之民，接應常熟，攻破蘇州，聲勢倍烈。陳典史命程璧往二處乞師，兼往田淮撫處。璧盡出所儲錢十四萬金充餉，往乞不應，復往徽郡金聲，江天一處。及至，兵已潰。比返，城已陷。遂爲僧于徐墅。

▲魯王監國于紹興，唐王稱號于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舊臣遺老，志不忘明者，皆輔明之餘孽，以冀中興。於是趙王起于太湖，義陽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廣西〔號興隆〕，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稱監國，保寧王起于河南，羅川王，永寧王，起于湖東，益王集二十人起兵，東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東王，晉王，紛紛不靖。閏六月初九日，張國維，陳函輝等，迎魯王監國。初十日，黃道周，張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閩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動。豫王留兵二千駐蘇州，大軍悉下浙江，仍命劉光斗安撫常州。

▲二十一日，大清兵圍城。

清兵連日不能克，羽檄乞師，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將弁千員，馬步十餘萬，向江陰進發。降將劉花馬、良佐爲先鋒，首出西門。江西出戰，被殺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復，乃退西門，移兵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衆以康公爲無功，其守南關也，士民不許出江，而私放其鄉人，爰下之獄。清兵歷東門至北門，分十六營圍城，縱燒東城，大掠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敗走。清亦喪其騎將一員，分兵北門，鄉兵三路禦之，兩路皆潰。數十人據橋力戰，殺其騎將，乃收兵返。

▲二十三日，大清兵掠東鄉。

清兵合營，並北焚民居，多殺戮，轉掠而東，入橋、東西灣，二保拒之，殺其騎將二員。

泗善港、葛輔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負慄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爲鹽盜，不諳紀律，亦至民

家劫掠，酣飲搏踊。至三官殿，勉強交戰，殲焉。

清兵乘勝東下，恣掠大橋、周莊等處。搜山掠地，肆意鈔殺，所傷老弱男女無算。周莊民搜敵索戰，俟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殺其騎將一員，乃退。

兵亂日久，政令不能出城，遠鄉叛奴，乘衅案券，焚宅弑主者，絡繹而起。烟光烽火，相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營君山、黃山，燒掠四城民居，晝夜不絕。

▲二十四日，大清招降。

劉良佐作招降書一紙，從東城外射進。其書曰：『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爲安撫地方，況南北兩直，川、陝、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俱已薙髮，惟江陰一處，故執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即令本府奉旨，平江陰，大兵一二日即到。爾等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壁，素係好人，爾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題敍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具保狀，仍前題敍，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皆係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即便務農，在城者即便貿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

▲二十五日，江陰義民答書。

陳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議回書，秉筆者王華也。其略曰：『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尙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少，誓死不從，堅持不二。屢次兵臨境上，勝敗□□，皆以各鄉鎮勤王義師，聞風赴鬪。若城中大眾齊心固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稱兵不解？況既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燒搶劫掠，使天怒人怨，愴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蘇杭大郡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蘇杭爲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

慕廬氏曰：隨時從俗，已自認清，所不肯者，薙髮耳。『然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亦是老實言語。使良佐竟坐實此言，收兵他往，俟平定蘇杭後，發一使至城下，其又何辭？且究屬拳大地方，卽緩緩收服，不患插翅飛去也。計不出此，而損去三王十八將，或亦彼此有定劫耳。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隴逸。

良佐令軍士四散焚劫，鄉兵見清兵勢大，不可敵，悉遠遁。無復來援者。周都司亦揚帆去。

▲二十九日，追殺鄉兵。

良佐仍令軍士追殺遠竄鄉兵。

▲七月初一日，專意攻城。

良佐再令軍士搜殺星散鄉民，而鄉兵斷絕，遂專意攻城矣。

城中嚴禦外軍，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鍋蓋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萬。〕

▲初五日，誅守備顧元泌。

外兵攻城時，元泌登城射敵，矢每不及敵而墜，衆疑之。其效用馬矮子竊火藥從城上投敵，衆執之，同往搜元泌寓，得請兵文書一道。蓋閏六月初，衆會申文田淮撫請兵，元泌私易文緩兵，故原文猶在寓也。遂誅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內應遂絕。

▲迎原任典史閻應元。

應元，字麗亭，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倉大使。崇禎辛巳赴江陰典史任。始至，海寇顧三麻子率數百艘犯黃田港，應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應弦而倒，賊畏不敢犯。後又平鹽盜，弭民亂。邑民德之，爲肖像社學中。以大臣論薦，特授都司，劄軍前檄用。而馬阮用事，僅平轉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砂山之麓。變作時，陳典史與邑士民卽擬敦請，元泌百計撓阻。至是，泌決意迎之。漕撫田仰亦移文勸勉。明遇嵩使十六人，縋城夜出至其居，應元曰：『爾等能從我則可，不然不爲若主也。』衆曰：『敢不惟命是聽。』

▲初九日，閻應元入江陰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執械護送，經七里廟，題詩於壁，以見事則萬無可為，死則萬無可免也。及至城，謂鄉兵裹糧而來，勢不能入，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厚犒遣還，獨與家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入守。始至，即出邵康公於獄。發原任兵使徐世蔭，曾化龍所造火藥火攻器具爲用，伊在任時所監造者。次傳諭巨室，各出資助餉，糧不足，凡泉貨百物，得估值充數，收貯察院內，備民兵犒賞諸費。乃大料民居，盡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戶，若干口，丁壯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册，擇驍勇者隸麾下，卒賴其力，以成義舉。

▲初十日，祭旗發令。

命各城收拾衣甲器械祭旗。

命武舉人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而與明遇仍總督四門，晝夜巡歷。

命開城門，合鄉兵二十餘萬人，與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門用大木塞斷，派十人守一堞，卯時喊殺一聲，午時再派十人喊殺一聲，酉時仍換前十人隨宿，夜半再換後十人更番，過而復始。城下設十堞廠，日夕輪換安息燒煮。公屋無用者，拆毀磚瓦，使瞽目人傳遞不停。十人小旗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紅夷礮一座。初時夜間兩堞一燈，繼而五堞一燈，後遂八堞一燈；初用燭，繼用油，後以飯和油，則風不動，油不潑。每堞上瓦四塊，磚石一堆，井井有條，絲毫不亂。鄉兵由是復振。

命章經世，夏維新，王華主芻糧，每人給米鹽蔬菜若干，每戶給油火若干，四門堞城各給油蠟若干。傳齊北門衝鋒營士千人，選季從孝爲先鋒，何常執大旗，王試掛得勝鼓，何泰吹號頭，準備軍服用。苦乏油，命健兒取椎車入城中，給以藏豆，膏火足用。鹽不足時，海寇載兩大艦由黃田港進，魚則從水關入，舉網卽得。但苦無矢，乃命月黑夜束草爲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上挑一燈，直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噪，北兵望見，矢如蝟集，獲強矢無算。

由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彈子千石，大礮百位，鳥機千張，錢千萬貫，絮帛千萬端，醋千釀，果萬鍾，豆千斛，芻蕘千萬束，鹽萬斤，銅鐵器萬枚，牛千頭，羊豕千隻，乾魚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大清兵攻北門，七王死之。

外兵知城中不可動，乃伏礮攻北門。第四鋪禦之，矢石如雨注。外兵不敢近，主帥怒，命上將九員，先駕雲梯上城，城上長鎗刺之，死者四而傷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頭顱者，有墮下成齏粉者，有火箭燒死者。主帥益怒，奮身獨上，勢甚猛，有霸王劉耐者，以短槍拒之，彼以口嚼槍，拔刀欲砍，一人挺槍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聲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鎮江，得南京，未嘗懼怯，未嘗費力，不要說江陰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費力！』遂傳令十營內選猛將幾員，步軍三萬，扎雲梯十張，來日分十處上城，如有退者立斬。

▲十二日，大清兵仍攻北門，二都督死之。

清晨，城外放礮吶喊，三萬軍造浮橋十條，一齊過外城河，分十處運雲梯上城，城上用磚石擲下，長槍拒敵。或以船蔽體而進，城內礮石雜施，無不立碎。凡城堞四進者兩對，見兵至，發礮弩斃之。其來攻城脚者，以長塔沿石擲下；或旗竿截斷，列釘于上，投下；死傷無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層甲，腰懸兩刀，肩插兩刀，手執雙刀，獨登雲梯，毀雉堞，跨上城堞，執刀亂砍。城上以棺木支禦，槍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羣刺其面。旁堞堞一湯姓童子，持鈞鑷槍，用力鈞斷其喉管，竹匠姚二割其頭，身墮城下，外兵齊來搶尸，城上梆鼓齊鳴，磚石小箭如雨點下，傷千餘人。復用牛皮帳擋住矢石，始拖尸去。後劉良佐日令軍士拜索其頭，不允；願出銀買，乃命將銀當面裝入銀鞘，弔入城，又命軍士羅拜，口中高叫：『還我王爺的頭！』然後以蒲包裹一黃狗頭擲還之，將頭懸城上；外復苦求，乃投下。取去，縫合，掛孝三日，令道士設醮招魂，有紅箭衣六人拜城下，內發礮化爲塵。又一日，持祭物來奠，一僧捧金帛隨行，道經何家埭，內發礮斃之，取其酒食餉守城者。

應元既卻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廣爲戰具，招青陽弩王黃明江與其徒十餘人入城，造小弩千張，小箭數萬枝，公派守城軍士。又用季從孝所合火藥敷箭頭，射人見血立死。弩長尺餘（一作四尺），箭長五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意。應元初入城，鳴鼓門堂，鼓內跌出小弩十餘張，上刻誠意伯劉基造數字，即明江所造弩式也。出陳瑞之子於獄，令製火磚木銃。火磚廣三四寸許，着人即燒；木銃類銀鞘，長三尺五

寸，廣二三寸，木爲之，中藏藥，敵至投下，機發木裂，鐵菱角飛出，觸人卽死。應元自造搗（一作鎚）弩，用鐵一塊，旁設數鈎，繫以棉繩，擲着卽勾進斬之。又倣舊制，造火球火箭之類，無不曲盡其妙。故清兵雖衆，向城畏服，戰慄無人色。其自北來者，聞之皆膽落，無不以生歸爲祝。

▲十四日，江陰詐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營，令人執旗招安。十三日，閻陳二人合范、周、朱、季四生員，至薛王營答話，若有將計就解之處，速還報。四生至薛王營，留宴飲，餽元寶四錠，重二百兩。四生歸獻計曰：『必得捨命百餘人，命前數人執降旗，後握木銃，假充銀鞘，賺開營門，可以濟事。』二人相視，哂而點首。是日百餘人握木銃，桶底安磚，卽令四生前導。四生面面相覷，立斬之。（季生名學文，方之嫡叔□）另點白髮耆老數人，執降旗，焚香前導，絕城出。至薛王營通報，獻銀買命，求免殺戮。薛王大喜，陞帳放礮，吩咐開營門，將銀擡入帳中。正要令將收驗，一時火發，礮裂，烟焰蔽天，震響如雷，觸者咸死。薛王惟剩一頭，帳中上下約傷二千餘人，內傷上將二員。當日十王命三軍掛孝，合營舉哀，禮薛王頭于北州蘇家墩。

清兵屢失利，請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數。劉良佐作勸民歌諭降，弗聽。遂設牛皮帳，攻城東北隅。城上壓以巨石。

▲十五日，大清兵攻東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礮，東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內以火球火箭拒之。外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內仍投以磚石，不及避，數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慚甚。又設三層牛皮帳，中設九樑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躍不能入。乃取人糞和以桐油，煎滾澆下，卽時皮穿，及其身肉爛而死。未及者，皆驚惶散去。內以繩繫鐵鎚擲之，鈎入城中，梟首。外兵手足無措，紛紛逃散。敵營疑守城者殺下，遂發銃禦，反傷馬步卒無數。後由西門經開橋，依君山爲營，俟其半渡，礮擊之，應聲仆。或以木門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釘在門，號叫痛甚，卽不獲生。

又作大浮橋，從黃田港暗渡登君山，礮城中，亦爲礮所中，移營去。

▲十六日，江陰四出乞援。

是時，田淮撫已從魯王於紹興，黃蜚、吳之葵，同入太湖；貝勒引大軍趨吳黃，二人兵敗被執，兩處俱已絕望。

海寇顧三麻子率舟師來援，巨艘數百號，留三日，遇戰不利，揚帆去。〔顧三麻子，名顧容，自號忠義王。〕有義陽王者，明之宗藩，太監李太傅、田軍門、荆監軍、總兵胡來貢，各統兵輔之，建義旗于崇明，稱海上雄兵十萬。太倉、崑山、嘉定各處響應，同往乞師。王與太監溫詞慰勞，僅以空言塞責。後遣其將往駐江口，寧其愚率僧兵數百赴援，紮營砂山。戰甫合，知不可敵，皆遁去。

聞兵部嚴子張名棫者，與時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應，旋以唇齒相關，金秀才鏞〔字貢南〕集精勇

四百餘人，先駐砂山，擋住來路。俟子張軍到，一齊進取。八九日無耗，遂先發。良佐差鐵騎三千邀截周莊左右，全軍俱沒；賈南僅以身免。

下

▲大清移營鄧墓。

孤城死守，外兵屢敗，內亦殺傷相當。用礮打北城，徹夜不息，城堞陷數丈，應元命石匠往外取石料，匠難之；再拜遣之，匠爲感動。修固後，嚴禦如初。

外兵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門窗屋木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上協力拒守，矢石交下。外不能支，欲遁，其將斬先走者二人，復驅而前。聳雲梯至城下，凡三十餘處，一將突出衆先上，內發礮橫擊之，尸隨雲梯仆。外兵走，內絕人出，收其雲梯器械等物；并伐鄧墓松楸，使敵無所蔽；取浮橋以供薪。

一騎將既拔己所中箭，復下馬，拔馬股所中箭，又恐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陰兵劫營。

良佐移營十方菴。是夜，應元擇勇士千人出南門劫營，或執板斧，或執短刀，或用扁擔，突入敵營，傷千餘人。及他營來救，內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礮百位，收民家食鍋鑄爲鐵彈，重十三斤，納大礮以攻。

▲十八日，劉良佐勸降。

良佐前命十方菴僧向城跪泣，陳說利害，勸衆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諭之。是晚，僧又至，卻之如初。

良佐策馬近城，諭民早降，因踞弔橋約城上釋弓矢，謂應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轉禍爲福，爵位豈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從容對曰：『江邑士民，咸謂三百年食毛踐土，深戴國恩，不忍望風降附。應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爲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陰忠義士民乎？』良佐慚而退。

▲七月十九日，貝勒統兵攻江陰。

良佐復奉命來招安，應元曰：『有降將軍，無降典史！』一聲梆響，火箭齊發。良佐連跨三四馬逸去，太息曰：『江陰人沒救矣！』貝勒博洛既定松江，悉統所部兵幾二十萬來江陰。以師久無功，將劉帥綱責躬巡城下者三，復登君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則破矣。』

縛降將黃蜚，吳之葵，至城下，命作書勸降。蜚曰：『我於城中無相識，何書爲？』葵涕泗交頤，情詞悲楚。應元叱曰：『大臣被縛，常速就死，安用喋喋爲！』再拜泣去。蜚默無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礮猛攻。

貝勒見城中守義不可動，進攻益急，分兵先鈔斷各鎮救兵。乃以竹籠盛火礮，鼓吹前迎，礮手被紅，限三日破城。于城南側放起，礮聲震處，城垣五處崩裂，飛彈如電。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處內以鐵葉裹門，貫以鐵絙護之；又以空棺實土，障其垂壞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時東西南三門俱堅守，惟北門一保人獨少。貝勒昇礮君山下，放礮者用竹棧包泥而蔽伏其側，俟礮發，放者卽抹去礮中藥矢，盛藥再礮，連珠不絕。城上欲擊放礮者，鐵子遇竹篾軟泥卽止，不能傷。後又移礮近城，放礮者豫掘地穴，塞兩耳，燃火，卽伏穴中，蓋恐震破膽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時，衆方食，明遇聞錚錚有聲，往探，見外將六人，衣重甲，縛利刀，持兩釘插城隙，攀援而上。其餘鑿鐵介冑，接踵而上者無數。刀斧擊之不能傷，用長槍刺其首，始墮城下，餘悉退避。

▲神兵助陣。

外兵大怒，大舉來攻，忽見一少年將，持戟衝突，鋒不可當，戰畢不知所往。衆疑土神陳烈士，悉往虔祀。又見緋衣將三人登城指揮，外兵不敢進。執土人問姓名，不知所對。遠近訝爲神助。

內昇關帝，睢陽王，二東平王，城隍神五像；張黃蓋巡歷城上，以磁石捻神鬚，遇鐵器鬚輒翕張；用關捩挾

神手指揮，外兵遙望，疑爲將，咸驚怖。良佐命其子攻城，正當睢陽王像，神指揮開礮，一發而斃。〔城破日，良佐砍開睢陽王頭，衆又砍傷東平王以報仇。〕

一日，風雨夜作，城上燈不能燃，率衆哭禱睢陽王，忽神光四起如晝，四門燈火徹夜不滅，外兵無可設施。

▲掠東南鄉。

清兵東掠大橋，周莊，華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鎮。祝塘人拒之，兵燹之慘，甲于他鎮。分掠陸官舍橋，有徐玉揚者，富膂力，望清兵蜂擁而來，遂匿橋洞中，見二卒引一將過，狀甚偉。躍出登岸，均殺之。稱將之首，重十八斤，懸于樹上。後兵多畏避。其樹至今尚存。

南掠至峭崎，詢土名，卽回騎。蓋嫌音似『消旗』也。掠至青陽，鄉民嚴守圩堤，行列如軍伍，防有伏，不敢入。

▲二十八日，大清兵攻北城，閻應元傷右臂。

礮擊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訖，敵以爲神。鐵丸中應元右臂，應元傷，猶左手握槊，格殺數人。

應元軀幹豐碩，雙眉卓豎，目細而長曲，面亦有鬚，每巡城，一人執大刀以隨，頗類關壯繆，外兵望見，以爲天神。而號令嚴肅，凡偷安不法者，必貫耳鞭背示衆，雖豪右不少貸。然戰士困苦，必手自注湯酌酒，溫言慰勞；如遇害，則立具棺衾，哭奠而殮之；接見敢死士，則不名，俱稱好兄弟；每遇事，必詢于衆曰：『我兄弟誰當此事』

者？有人號于路曰：『我欲殺敵，苦無短刀！』卽以所佩之刀二三十金者，親解佩之。

明遇本性長厚，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于流涕；有倦極假寐者，以利害勸諭之，不輕呵叱。二人待下如此，故民懷德畏威，瀕死不悔。

慕廬氏曰：昔日張許，今日閻陳，情事不同，而圍城風景恐是一樣；勳業不同，而效死心腸亦是無二。至分城而守，性情作事，彷彿相同。說者謂閻是嚴父，陳是慈母，如此不愧爲民之父母。

▲二十九日，大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復攻北城，應元命每人納石一塊，頃刻如山積，登石城一重於內。外知不可破，徒攻南城，礮聲震天，聞二百里，一晝夜用火藥萬五千斤，城牆幾陷。清兵乘勢擁上，刀矢如蝟。守城者不能禦，乃發礮猛擊，傷敵數千人。敵于外亦發礮對擊，忽見女將一員，立于城上，將袖一拂，敵礮回擊，自斃其馬步無數，衆以爲前湖烈女云。

十王痛辭王中計而亡，命大將掠城外居民。大箱千餘隻，在十方菴後疊成將臺，高與城齊，十王坐其上，用上將四人，親軍二百四十人圍繞。令臺旁親軍，各持狼烟噴筒先發，將南京鎮江大礮，五六步排一座，共計百座，令開號齊發，猛擊東南角城。守城軍士不敢開目。應元伏城膝行，看明十王在臺指揮三軍，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湯三老兒，搨一大礮，對準十王安放。應元又左右細看，絲毫不爽，然後親自燃火放去。湯三老係重聽，尙未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條，十王四將暨二百四十人，齊隨火滅。惟有黃傘一把，在半天圓轉，一脚連靴，

自上而下。

慕廬氏曰：三王十八將，皆歿于王事，蕩平後，宜廟食于茲土。

▲八月初二日，燒外營，殺夏維新，王華。

應元遣周祥、金滿、李芳、針子等四人，夜出燒營。外兵被火，夢中驚覺，毛焦皮爛者甚衆，忿甚，四散殺掠。應元命賞祥等銀各一兩。夏維新、王華，每兩實給六錢，衆大譁。應元恐人心激變，不得已斬之。蓋圍城日久，儲餉將罄，短給本非尅扣。因維新於發難時，誤聽方亨，作揖勸衆，至此衆怒未釋，故欲藉此陷之。華雖引明遇自解，亦難獨免。

慕廬氏曰：餉缺費繁，圍城中恰難措置，二人通融調劑，亦屬一時權宜。此情此勢，應元豈所不知？無奈衆人之藉是洩忿也。至代方亨勸衆，事後論之，亦不甚錯。各圖獻策，業已歸順，官民和協，省得激成禍端，無奈衆人之喜事樂禍也。若章經世同主芻糧而漏誅，同陷圍城而免死，豈別有保身之道歟？

▲命許用掌芻糧。

芻糧乏人，以許用能，命佐章經世。

▲楊舍守備沈廷謨舉城降。

江陰民晝夜守禦，亦甚憊矣。然揚兵稍後，口中有然疑者，必立斬之。

清兵四出殺掠，民不聊生。有先薙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怒詈，雖至親如仇敵。而外兵日出打糧，刻無寧晷，畏禍者俱竄遠方。

楊舍營守備沈廷謨，斂民錢，賚牛酒，赴良佐營修款，祈免楊舍一方之死。良佐許之，給大清號旗四面，懸楊舍城四門。廷謨旋披髮乘馬，歷江陰城下，勸民速降。內將開礮，乃遁去。

▲詐降。

一日，衆詐降，遍取民間亂髮，投城下誘敵。外兵相顧驚喜，報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須察其守城人薙髮否。」衆探之，始知爲詐。

▲議和。

貝勒使人緩言乘說，「第拔去『大明中興』旗號，懸大清旗號四面，斬四門首事者數人，餘悉宥不誅，卽不薙髮，亦當飭兵返。」應元曰：「寧斬我一人，餘無罪，何可斬也！」議不決而止。

貝勒又進大清旗四面，使豎四城，亦卽退兵。內遣諸生朱暉吉、蒼老王晴湖等四人，詣外營會議。方縋城，良佐卽策馬迎去。留飲終日，備極款洽。約歸順後誓不殺一人，但遣官上城勘驗，卽收兵覆命。將別，又各贈五金，約三日定議。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議降順。衆不聽。至期，外兵向城呼吉等，內詢故，備述留飲贈金事。內立斬四人，復嚴守。

▲勸降。

吳軍門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諸將：歸順後，不許殺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臨城招撫，衆無應者。

攝政王曉諭招安，合城不聽。〔此初六日事〕。豫王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內書其後曰：『願受礮打，寧死不降。』射還之。〔初七日事。〕

▲初八日，釘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礮，毫無降意。夜半，應元使善落水者陳憲欽，渡外城河，釘沒外兵礮眼。緩二日不攻，城內乘夜修砌城堞。後五日，良佐恐城內復來釘眼，命軍士晝夜攻擊，至夕，風雨怒號不已，礮乃止。

▲初九日，甃南城。

再□石甃南城，高于舊三尺。

應元預令人將麥磨麵，製造月餅。

▲十二日，甃北城。

又甃北城。城中石灰將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飯米漸少，徵民間元米，以備缺乏。令二日一給，不得預領。貝勒偵知之，欲留軍四萬爲久困計，飭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給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百姓攜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許用倣楚歌，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登高傳唱，和以笙笛簫鼓。時天無纖翳，皓月當空，清露薄野，劍戟無聲。黃弩師鼓胡琴于西城之敵樓。歌聲悲壯，響徹雲霄。外兵爭前竊聽，或怒罵，或悲歎，甚有泣下者。歌曰：

宜輿人一把鎗，

無錫人團團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

餘歌雖多，大約類此。

良佐乃作勸降詞，使士卒相倚而歌，與僚佐飲帳中，酒未數行，城上礮發，亟避去。

▲十九日，北門阻降。

外猶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猶豫者，惟北門誓死益固，衆意遂決。

▲二十日，大清兵攻東北城。

貝勒從四十餘騎繞君山青龍菴左，相地形。城上望見，礮弩齊發，騎皆踉蹌蹂躪，貝勒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礮二十四位，較前更大，每舟止載一位。仍收沿城民家鐵器鑄礮子，重二十斤。又築土壘以避矢石。將攻東城，機泄，移至東北角。大雨如注，一晝夜礮聲不絕，縣屬悉爲震動。城中困疲已極，計無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吶喊，外兵聞之，皆鬼聲。城中四隅空曠處，遙見白鵝數萬飛泊，迫視之，毫無形影。識者謂魂升魄降，白鵝者，卽劫數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陰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國師和尙來江陰，日日繞城細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貝勒云，『江陰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緊；其蒂在東北角，專打花家壩，花蒂旣碎，花瓣自落。』故貝勒令數百人盡徙二百餘座大礮至花家壩，專打東北城。鐵子入城，洞門十三重，樹亦穿過數重，落地深數尺。是日雨勢甚急，外用牛皮帳護裝礮藥。城頭危如壘卵，城上見外礮甚烈，見燃火卽避伏垣內，礮聲過，周麾而登。外寬之，故放空礮，乃於中一礮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謂礮聲霹靂，兵難遽入，而清兵已潛渡城河，從烟霧中蜂擁突上。衆不及禦而潰。

午刻有紅光一綫，直射入城，正對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時，城下人猶向城列陣。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視，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鼎沸，陣亦亂，乃得下城。

閻應元坐東城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訖，引千人士馬格鬪，殺無算；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背被箭者三。顧謂從者曰：『爲我謝百姓，我報國事畢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卽投前湖中。義民陸正先欲從水中扯起，適劉良佐遣兵來擒，言與有舊，必欲生致。卒見髮浮水面，出而縛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兩手拍應元肩而哭。應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殺我！』貝勒坐縣署，急索應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貝勒，罵不絕口。一卒以槍刺其脛，血湧沸而仆。日暮，擁至棲霞菴，菴僧夜聞呼：『速殺我！』不絕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猶十餘人，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處。陸正先亦同殉。有唯心上人者，在圍城中與應元曉夜共事，應元所著和衆乘城略，唯心以授黃子新。子新又旁探見聞，著閻公死守孤城狀。

陳明遇合閉衙舉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備道前下騎搏戰，身負重創，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訓導馮厚敦公服縊于明倫堂，妻與姊投井死。中書戚勳，諸生許用，闔門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猶巷戰不已，清兵用火攻敗之。四民駢首就死，咸以先死爲幸，無一人順從者。下令從東門出者不
禁，又下令十三歲以下童子不殺。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繯者，不能悉記。內外城河，汴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菴池，裏教場河，處處
填滿，疊尸數重。投四眼井者，四百餘人。

▲二十三日，止殺。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午後，出榜安民，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月等，共計大小五十
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

慕廬氏曰：臣心已盡，臣力已竭，士歸新朝，身還故土，臣節于以完矣。

又曰：記生死總處，各本多寡不同，見于傳略及他處者，互有同異。當時所聞異辭，張皇約略，未知孰爲清
冊也。載筆者無從考核，亦僅各據所聞而已。

江陰城守後記

清許重熙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六月初一日，諸生許用德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曰：『頭可斷，髮不可剃！』下午，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賓館。四城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選許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嫻武事，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勦。遇戰，軍竟無功，敵勢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兩。是時叛奴乘釁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敵燒東城，火劫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有兄弟殺騎將一人。兵高瑞爲敵所縛，不屈死。周瑞龍下船逃去。

時舊典史閻應元已陞廣東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餘人入城協守。敵四散焚劫，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敵專意攻城，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料戶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諭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自

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三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公路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

時清兵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殺，傷甚衆。又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乃攻北城，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槍拒之。將以口納槍，奮身躍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下。或曰：『此七王也。』又一將周身服利刃，以大釘插城而上，內用鎚擊斃之。

敵騎日益，依君山爲營，瞰城虛實。居民有黃雲江者，素善鑊火弩，發弩中人面目，號叫而斃。陳瑞之子在獄製木銃，銃類銀鞘，從城上投下，火發銃裂，內藏鐵鳥，火觸人立死。應元復製鐵搗，用棉繩繫擲，著人卽弔進城。又製火球，火箭之類。敵皆畏之，乃離城三里止。

營帥劉良佐，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敵爲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方角，衆索巨石降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十方菴，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佐策馬近城，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良佐謂之曰：『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明朝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來侵逼，何面目見我邑義士民乎！』良佐慚而去。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爲厚棺殮，醃醃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旗指揮，亦實無之。

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來江上，縛吳志葵，黃輩於十方菴，命作書招降。輩曰：『我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爲？』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然。應元厲聲曰：『汝不能斬將殺敵，一朝爲敵所縛，自應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謝。

城下大礮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

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軍民賞月，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

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如。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

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從煙焰霧雨中蜂擁而上，遂入城。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罵不絕口而死。陳明選下馬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有韓姓者，格殺三人，乃自刎。訓導馮某，金壇人，自經於明倫堂。中書戚勳，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力不支，大書於壁曰：「戚勳死此。勳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闔門自焚。許用德亦闔室自焚。黃雲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其爲弩師也。凡攻守八十一日。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泮池，疊屍數層，然竟無一人降者。

江陰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爲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閣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時爲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上遺聞

清沈 濤

乙酉夏五月，我兵南下破金陵，宏光走。江陰縣令林之驥，參將張宿，解印綬。海防程縣丞吳，相繼望風遁。御史劉光斗迎降，有安撫常州之命。主簿莫士英繳印策，獻善馬于劉，遂命攝縣事。

六月二十日，新令方亨到任，嚴飭薙髮令。民情洶洶。

閏六月初，亨出謁文廟，諸生請寬限期，方詞色甚厲，懼以死。（出示云，「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民益洶懼。下午，北門外鄉兵奮袂起，蜂擁至縣署。亨大怒，命執首事者治罪。衆直前裂衣冠，毆其從人斃，拘亨于賓館。抵暮，執送孝廉夏維新家。是夜，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議覆上臺。次早，聽亨還署。然是時也，闔邑聞風響應，拒城之勢已成。城鄉居民，咸分隊伍，樹旗幟，集教場議戰守者，填塞道路。亨皇遽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詭稱江陰義勇，向誤于陸承差殺一警百之語。衆卽入陸家，毀其居址什物一空，秋毫不染指。（有人竊一鼎，立斬以徇。）遂懸高皇帝像于明倫堂，誓衆起師。亨不得已，亦出誓。主其事者，現任典史陳公明遇名選者也。公寬仁得衆心，民從其令。明日，兵出夏港蒞橋，相地勢紮營。忽傳大兵由楊舍入，衆奮勇往拒。至東城，知僞傳。適遇本營守備陳瑞之乘馬向東關，衆知其納款營，且代方亨申文乞兵，怒逐之，殺其負纛二人，馬二

匹。瑞之乘夜踰城逃。次早，執其妻孥囚于獄，隨獲瑞之父子，亦杖禁之。由是城中嚴守，恐外兵乘虛，曉夜盤詰。漏二下，果獲細作時隆。

初六日黎明，陳公同游巡守備顧元泌會鞠（方亨不敢出）。隆招稱伏兵在城四十餘人，奉太守宗灝令，每人給火藥四觔，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約于初八夜分舉火迎外兵。因往各庵院空隙地，搜獲梟人六十有奇。隆辭復連武弁王龍，亦執龍黨戮之。因往焦山焚龍居，執其父妻妾。是日王龍家口并陳瑞之皆見殺。陳公下令，城中有能獲一細作者，賞銀五十兩。越日，有青衣人行于市，跡甚詭，衆迹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入之路，及諸山瞭望埋伏處。拷訊之，乃方亨令他出乞兵者。（其人係夏中書家人，新投方署。）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粹然等，曾于馬三家協謀屠洗。衆執大成等磔于市，曰敬僅以身免。

初七日，大兵馬步千餘出常州，水師統兵官王良，亦帥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獲細作二人；審視門鍵鎖鑰俱壞，執守門兵訊之，得通謀狀，俱斬城下。

初八日，城兵出迎敵。惟北門驍勇自立衝鋒營，嚴隊先行。至申港方造飯，忽訛傳大兵相距僅六七里，乃奮呼而前。行六七十里，抵暮方遇敵，腹餒力乏，兼以馬步不敵，失利返。舟師經雙橋，田夫怒詈之，士卒憤，欲登岸擒斬之。田夫羣拔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水死。其得登岸者，俱爲耨耨所擊，無一脫者。浮屍蔽河而下，水爲不流。

城中以申港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承，欲推舊游擊徐觀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以歙人邵康公嫻武事，衆立爲帥。〔觀海命其弟造令箭十枝，用大明旗號，人執爲信，防塘報訛傳也。〕夜二鼓，殺方亨，莫士英，并其家口，以斷內應。莫父潛逃三日，搜得斬之。

次早，元泌登城，請舊任都司周瑞龍往吳淞營借兵于吳志葵。〔時瑞龍帥舟師百人駐江口，聲言願出兵協助。〕瑞龍不應，但言兵久無糧，索犒千金，約邵康公會戰。城中如數給之，邵兵未出城，瑞龍遇戰不利返。初十日，大兵紮營南城，張孝廉園，次早退至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偵視。城中獲之，梟示。陳公亦遣一人偵敵至葫橋，見外兵列礮嚴禦，伺其懈，悉取而投諸水，竊其一礮歸。外兵三日不至。是日因城中內應劣生尹吉，斬其僕康寧。〔吉素不軌，謀爲內應。一日，暴雨震其家，衆聞嘶聲，打入內室，搜獲馬二匹，鎗刀器甲無數。〕城中守禦益固。

十五日，傅淮撫田示至，統兵卽日赴援，印押不爽。城中疑喜交集。復有執信字旗一人渡江而來，自稱沙兵，曾破高杰騎卒，刻日來援。因遣貢士章經世，孝廉夏維新，具犒金酒食往迎之。兩領兵官果帥師南來。而賭博酗酒，人無鬪志，遇戰于南城，大挫而遁。

當是時，兵亂日久，刑法不脩。各鄉叛奴乘釁索券，焚主弑主者，絡繹而起。煙光烽火，相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外兵乘之，先至西城，移兵至南關，康公往禦，不克。〔衆以其無功，置之獄，閻公至，乃出之。〕繼燒東城，城

外富戶鄉兵戰多敗。復乘勝至北城，鄉兵三路禦之。其兩已潰，餘數十人據閘橋力抵，殺其騎將，外兵乃退。次早，偵鄉兵不備，復進攻，多所殺獲。大橋東西灣二保奮力抗拒，殺外兵騎將二百。泗善港兵五百人，自負勇悍，赴城爲援。但其衆素爲鹽盜，好劫掠，其領兵人葛輔弼父子，又不諳紀律，至三官殿遇敵，勉強出戰，衆盡殲。外兵乘銳東上，至大橋周莊等處。鄉兵知外兵不可勝，悉遠竄。周瑞龍以兵勢不敵，亦揚帆去。外兵遂得專意攻城矣。

七月初五日，城中勢益棘。陳公乃端使人絕城夜出，請舊任典史閻公麗亨應元主盟。閻公，崇禎十五年，嘗帥鄉勇平鹽盜百餘艘，威望素著。本年三月，遷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避居沙山之麓。變作時，閻邑紳士百姓，擬卽合辭敦請，願元泌百計撓之。至是覺其有異志，乃誅元泌迎公。（義史云：劉良佐攻城時，元泌亦登城射敵，矢每不及敵而下，衆疑之。其效用馬倭子，竊火藥從上投敵，衆執之。因往元泌寓搜出前請兵文一通。蓋閻六月初，衆嘗申文田淮撫請兵，元泌私易文緩兵，故原文猶在寓也。衆遂誅元泌并其效用數十人，內應遂絕。茲據黃子新閻公死守孤城狀。）田淮撫以移文勸勉。

初九日，鄉兵五千人，擐甲帶刀，護公至城下。公以鄉兵裹糒來，勢不能久，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乃厚給酒食遣之，獨與王進忠等家丁四十人入守。公之始至，發原任兵憲徐公世蔭，曾公化龍所造火攻器具爲用，次傳檄巨室，勸諭輸助，不以白糶爲率，泉貨百物，估值充數。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丸鐵子千石，大礮

百位，烏機千張，錢千萬貫，帛絮千萬端，醋千釀，粟萬斛，芻藁千萬束，鹽萬觔，銅鐵器萬枚，牛千蹄，羊豕千雙，乾魚千包，蔬千畦，豆千斛。然苦乏矢，公命月黑夕東草爲人，披軍士服，人持一竿，竿挑一燈，植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譟。外兵望見，矢如雨下，獲強矢無算。又苦乏油，命健兒取椎車納城中，給以藏豆千斛，膏火自是不絕。公乃大料居民，盡知城若干保，保若干戶，戶若干口，丁壯老弱婦女各幾人，悉書冊。收其驍勇集麾下，卒賴其力以挫敵。命章經、夏維新、王華主芻糧，每旦人給米鹽薪菜若干，每夕給油火若干，四門城堞各給油蠟若干，井井鑿鑿，纖毫不亂。于是城守事嚴密而無可乘矣。〔後王華、夏維新尅減賞銀，公立命斬之。〕命武舉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北門。而公與陳公仍總督四門，晝夜巡歷。

陳公寬仁，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流涕；有倦極假寐者，以利害勸戒，不輕加呵叱。閭公號令明肅，凡偷安不法者，必鞭背割耳示衆。雖豪右不少貸；然戰士困頓，必手自注湯酌酒；遇害者，立治棺槨，具衣冠，哭奠而斂之；接見敢死士，不名，每稱兄弟；遇一事，必徇于衆曰：「我兄弟誰當任此事？」有一人號于路曰：「我往殺敵，苦無短刀。」公所佩刀直三十金，親解佩之。其與士卒同苦樂類此，故民畏威懷德，專意守城，瀕死不悔。

上舍程璧于勸助時，首輸三萬五千金爲倡，富室聞風繼之。外兵乃作招降書，從城上射入，許璧以州縣事。璧答之，侃侃無屈詞。乃伏礮攻北城第四舖，內禦之，矢集如雨，外不敢近。有一將恃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

長鎗拒之，其將口嚙所鎗，挺刃遽砍。內一童子以鎗中其喉，遂墮城上。餘兵始退。

招青陽居民黃明江，與其徒數十人，入城守。明江善弩，長尺餘，竹箭五寸，百步外命中如志，淬以着藥，着人立死，又出陳瑞之子于獄，命製木銃，銃類銀鞘，以木爲之，伺敵至投下，火發木裂，內藏鐵鳥稜，觸之即斃。閻公自造搗弩，每用鐵一塊，旁設數鈎，以棉繩繫擲，着人即鈎進斬之。又仿舊制，造火球，火箭，曲盡其妙。

太守宗灝聞，大懼請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者日以千計。劉良佐納款爲上將軍，帥衆來攻，設牛皮帳，攻城北角。城上故避去，索巨石，盡力投下，壓死數百人。繼由西門經石橋，依君山爲營。城上俟其半渡，發礮擊之，應聲遂仆。或用木門蔽體，卒不獲全。後大作浮橋，由黃田港暗渡，登山瞰城中，亦爲礮所中，移營去。

城中遣使往義湯王營乞兵，王與李太監溫辭慰勞，僅以空文塞責。（後命其將寧其愚帥僧兵數百人來援，紮營沙山，甫交鋒，即遁去。）進士嚴斌與時敏守常熟，亦往乞援，敏等具酒饌飲食之，不發兵。有海寇帥舟師數千駐江口，偵外兵不可破，留三日竟去。

孤城死守，大兵日增，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取門窗屋木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中協力拒戰，外兵欲退，其將斬先渡二人，復驅使前發一號礮，吶喊一聲，賚雲梯一架，至城下，凡三十餘處。城上望見，力愈奮，發礮橫擊之，外兵走。內絕人下城，收其鉛彈，刀箭，衣甲。因渡河伐鄧墓木，使敵無所蔽，拆取浮橋以供薪。外兵大失利。良佐駐兵十方菴，乃令庵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勸降。城上以效死勿去，大義諭僧。明日，僧又至，卻之如

前。良佐因踞坐弔橋，約城上發弓釋矢而語云：「宏光已走，江南無主，識時務者，何不早降？」閻公答曰：「應一典史，尙知忠臣不事二君；將軍胙土分茅，國家重鎮，上不能恢復中原，下不能保障江淮，有何面目帥衆見我忠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命兵東下劫掠，祝塘民拒之，兵燹之慘，甲于他鎮。

貝勒既破松江，濟師來攻，縛降將吳志葵、黃蜚至城下，長跪請降。閻公叱之曰：「朝廷大臣，一朝就縛，理應速死報國，何以生爲！」二人再拜泣去。

外兵見城中守義不可動，至七月十七日，攻益急，礮聲徹夜，城垣五處崩裂。內以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繩代之；又用空棺入土，障其垂壞者。又用絮衿百領，漬水覆城，以禦火攻。

十八日，鐵丸着閻公左臂，猶手握刀槩，連斃數人。陳公此時亦計不旋踵，期以身殉，日夜臥城上。日中，衆方下食，公聞城垣錚錚有聲，往探，見外將六人，奮勇先登，接踵上者無數，皆鑲鐵介冑，刀斧擊之不能入。公立命長槍刺之，聯斃城下。

二十日以後，風雨連夕，四城火不可然。衆大懼，呼神祈哀，哭聲達殿壁。忽神光四起，城上火燈徹夜朗然，外無可乘。每味爽，閻公巡城，令人執大刀以隨，外兵望之，驚疑爲神助。蓋公軀幹豐碩，雙眉卓豎，目細長曲，面蒼黑，有鬚，頗似關壯繆公。義史云：臨陣時，敵見一少年將，持戟銳進，鋒不可當，罷戰，不知所往。衆疑土神陳烈士之助，悉往虔祀。又見緋衣將三人登城指揮，敵懼不敢進，執鄉人問姓名，不知所對，遠近皆傳爲神助。

二十八日，礮擊城北角裂。公右臂受傷，左手握刀，又格殺數人。二十九日，外兵復攻北城，公命人納大石一塊，頃刻山積，整石城一重于內。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一晝夜費火藥萬五千觔，城幾陷。外兵乘勢上，內力不能禁，因發礮猛擊，傷數千人，積屍橫野。外亦發礮攻之，礮回擊，反斃其馬步無數。有一將，張黃蓋，高坐十方菴後，指揮間爲礮所及，身首分爲三。外兵驚，皆易服退，昇尸至妯娌山焚滅，失聲大哭。

八月初二夜，周祥、金滿等四人，復乘黑繩城燒外營，外兵忿甚，因四散殺掠，民不聊生。有先薙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怒詈。楊舍守備沈廷謨，大歛民錢，賚牛酒赴良佐營，脩款祈免一方死。良佐許之，給大清旗四面懸四門。廷謨披髮乘馬，游歷各城，勸民速降。城上將發礮擊之，遁去。

貝勒使人緩言來說，進旗四面，言城上易此，卽不薙髮，亦勅兵返。或斬四城首事者，其餘悉不誅。閻公曰：「寧斬我一人，百姓無罪，何可殺也？」議不決。因遣諸生朱暉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詣外營。方絕城，外兵遽策馬迎入良佐營，留飲款洽。良佐與暉吉等約曰：「歸順後，誓不誅一人。令官上城驗，卽收兵覆命，恐老師無功也。」臨別各贈五金，使歷各營觀隊伍器械訖，約定三日定議。吉等入城，立議主降。衆不從。至期，外兵臨城大呼曰：「暉吉等安在！」備言留款贈金事，內立斬四人示之，復戒守。後吳軍門督師至江上，宰牛與諸將誓，歸順後不許殺掠。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臨城招撫，內皆力拒不聽。

初九日，再納石甃城南，高于舊二尺。十二日，又甃北城。十三日，閻陳二公給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

百姓攜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諸生許用效楚歌作樂，府五更轉，令善謳者登高唱，和以箏笛簫鼓，其聲悲壯。時四野皓月當空，清霜薄露，劍戟無聲，忽聞鼓聲發於城上，奏曲甚悲，外兵皆爲之泣下。

越二日，外兵招降不已，北城誓死益堅，衆意益決。貝勒從四十餘騎登君山青龍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見，礮弩齊發，騎皆蹂踐，貝勒僅以身免。因伏金陵守門大礮二十四於城隅，一船僅容一礮，一彈用鉛鐵十三觔。密作土壘，避城中矢石。將攻東城，機泄，移至東北隅。是夜，大雨如注，礮聲不絕，震驚二百里。持至二十一日午刻，有紅光一綫，從土橋直射城中，城遂陷。

先是城上畏外礮猛烈，見其燃火，悉伏避垣內。礮聲絕，周麾而登。外兵覺，遂從煙焰中蜂擁突上，出不意，衆遂不支。城旣破，大兵圍之數重，禁不得出。北城人猶巷戰，殺傷數千人。善政橋蔣家巷居民，多力戰死。陳公引刀自刎，燬室焚骸。

閻公聞變，帥兵千上馬格鬪，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殺傷無數，自度不濟，踊身投前湖烈女祠前池中。良佐自言與公有舊，令必生致公，竟於水底被縛。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見公至，躍起，兩手拍公肩而哭。公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貝勒在縣署，急索公。公見之，挺立不屈。一卒槍刺公脛，血沸湧而仆。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呼「速砍我！」不絕口，心知是公，久而寂然。天明，公已遇害。有唯心上人，在圍城中與公曉夜共事，公所紀和衆乘城略一書，唯心以授黃子新。

二十二日，衆猶巷戰不已，大兵用火攻敗之。城中駢首就死，無一順從者。中書舍人戚勳，舉家三十七口，自焚死，尤烈。其餘多不及載云。

是役也，城守八十一日而破，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萬，攻城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蓋計我朝死事者，不下七萬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內外殉節被難者，且數十萬矣。

程璧先事出，爲僧徐墅而死。黃明江爲我朝購得，劫之北行，中道殺騎卒逃，卒死牖下。其餘不卽死者，兵炙其財而後戮之。婦女童子，略爲奴婢。二十四日，勅兵北上，新任縣丞卞化龍，命昇尸至城外，焚瘞道旁，白骨如山積。

九月初，武進姦民入城搜劫，後又有惡弁指拒，殺官軍爲名，敲骨炙髓，慘不可述。民間因訛言再欲屠洗，惴惴不敢入城。各官招撫勤切，不得已來歸。薙髮之夕，哭聲徧野。

嗚呼！方吾邑之未變也，得一良吏撫諭得理，可以無事。乃一言之激，遂致百萬生民，塗原膏草，傷矣！由今日言，勢類螳張，愚同犬吠，亦何所濟！由當日閤陳二公，慷慨守義于上，合邑士民，甘心殉節于下，區區一邑，將舉天下抗之，蔽遮錢塘南下之師，扞衛閩廣新造之國，不可謂非竭忠于所事也！洛邑頑民，聖天子必樂得而臣之矣。

南國愚忠（鹿樵紀聞）

清吳偉業

當是時東南略定，惟江陰一城未下；成棟乃多運大礮，兼縛二帥，回師而北，會攻江陰。既至，先使二帥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者，何書爲？」驅之城下，蜚終無語。志葵以投誠勸，守者叱之曰：「若爲大帥，不能斬將克敵，爲人所縛，自應速死，何用多言！」蓋其時江陰固守已再閱月矣。初，江陰聞南都之破，守備陳瑞芝，典史陳明遇，徽商邵康公及邑中紳士破家聚衆，適淮撫田仰以益陽王至，衆卽奉之爲主，而以康公嫻武事，推爲大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已而康公敗死，瑞龍水軍亦遁，百姓開門迎降。比聞薙髮令，諸生許用者，哭於明倫堂，大言曰：「頭可斷，髮不可去。」於是城鄉兵一時俱起，拘新令於一室，推典史閻應元攝縣篆。應元者，字麗亭，北通州人；甲申歲，海賊顧三麻子入黃田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未赴，故明遇迎之入城，屬以兵事。瑞芝以巧思以己意造鐵搗木銃。又有黃雲江者，善弩，發無不中，王師尤憚之。久攻不克，乃使劉良佐策馬環城諭降。應元罵之曰：「吾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爲朝廷侯伯，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何面目來見此方父老？」因大書一幟，「留千古半分忠義，存大明一寸江山。」

一日，王師忽見城中火煙不舉，城門不閉，麾兵直入，百姓皆僞降。北將入居官署，夜半伏發，有壯士某挾

雙斧，踰重垣，直至署中寢室，斬北將首，大呼殺出，外兵四合，並其麾下皆殲之。已而度食將盡，又潛啓北門，攜載老弱，入海；向夜離城二十里，懸燈江岸，大書「大明忠義營」五字其上。王師見燈，分兵往擊，至則寂無一人，卽悉持其燈還。在營兵驚疑相□，城中因緹將士以襲之，降將許定國與總兵二人皆死焉。及成棟自南來，攻城益急，礮轟無虛刻，應元坐臥城上，與其下同甘苦，守陴咸誓死無悔。八月望日，應元等傾家財，具飲饌，令守陴者輪流賞月，自攜酒城隅，四坐歌嘯，許用又作五更曲，使善謳者齊聲高唱；然城外聽之，已半作鬼聲矣。至二十一日大雨，祥符寺後城陷，王師乘煙霧混雜時，踰入屠之。明遇用舉家自焚，應元投水，王師曳出磔死；訓導馮厚敦，在籍中書戚勳偕妻子同自盡；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自刎。惟黃雲江素善弦歌，挾一胡琴出城，人莫知其弩師也。江南起兵時，率同兒戲，惟江陰相持最久，又以老弱先遁，比城破，丁壯在城者，戰死已十之六七，空壁而已。

貢生黃毓祺者，好學有盛名，尤精釋氏學，與門人徐趨舉兵竹塘，與城中相應；後破城，兩人逸去。丙戌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死；毓祺遁避江北。其子大洪，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毓祺以勅印事發，逮繫江寧獄，將刑，命取衣自斂，忽瞑目趺坐而逝。

閩陳二公守江陰城（明季南略）

清計六奇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令。閏六月朔，諸生許用，大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下午，北門鄉兵奮袂而起，拘縣官於賓館，四城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許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嫻武事，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勦。遇戰，軍竟無功，大清兵勢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兩。徽商程璧入城，盡出所儲錢，與明遇充餉，而自往田撫及吳總兵志葵乞援。田吳不至，程亦不返，遂祝髮爲僧。是時叛叟乘釁四起，救死不暇。大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大兵燒東城，鄉兵死戰。有兄弟殺騎將一人者，鄉兵高瑞，爲大兵所縛，不屈死。周瑞龍船逃去，明遇遣人請舊典司閩應元爲將，鄉兵擁之入城，率衆協守。大兵四散攻勦，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大兵專意攻城，城中嚴禦。外兵箭射如雨，民以鍋蓋爲蔽，以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槍拒之，將以口納槍，奮身躍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下。又一將周身縛利刃，以大釘插城而上，內用鎚擊斃之。大清騎日益，依君山爲營，瞰城虛實，爲礮所中，乃移營去。居民黃明江素善弩，火鏃發弩，中人面目，號叫而斃。陳瑞之子在獄製木銃，銃類銀鞘，從城上投下，火發銃裂，

內藏鐵鳥菱，觸人立斃。應元復製鐵槌，用棉繩繫擲，著人，卽弔進城。又製火毬火箭之類，大兵畏之。劉良佐降，大清爲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北角，衆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十方庵，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佐策馬近城諭降，應元罵曰：『我一典史卑官，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今日反來侵逼，汝心何心！』良佐慚而去。應元日坐臥城上，與民共甘苦，戰則當先，明遇平心經理，民瀕死無恨。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燃，忽有神光四起，大兵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旗指揮，亦實無之。大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二十餘萬，盡來江上，縛吳志葵黃蜚於十方庵，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爲？』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然。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立功，一朝爲所縛，自應速死！』志葵大泣拜謝。城下大礮日增，間五六尺地一礮，其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立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有將坐十方庵後，城上發礮，忽轉向營，立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民賞月，攜酒登城嘯歌。許用作五更曲，命善謳歌唱，城下人悲怒相半，有激烈感慨者。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大兵從煙雨濶中潛渡，遂入城，民猶巷戰。有韓姓，格殺三人，乃自焚。男婦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泮池，疊屍數層。陳明遇闔門投火死。閻應元投水被縛，大罵死。明遇，浙人，故長厚循吏。應元，北通州人，多膽略，有治才。甲申，海寇顧三麻子直抵黃田港，應元率鄉兵拒戰，手射三人，應弦而倒，以功加都司銜。陸廣東主簿，道阻未去。義民陸元同殉。訓導馮厚敦，金壇人，自經於明倫堂。中書戚勳，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知力不支，大書於壁曰：『戚勳死此，勳之妻若女子若媳』

死此。闔室自焚。許用亦闔室自焚。黃明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爲弩師也。

續記（難民口述）

崇禎二年己巳，江陰城鳴時，吳鼎泰作令。及崇禎十五六年，有河囿鳥，在城中哀鳴一月，聲如小兒啼。邑令聞之，嘆曰：『此城將有兵難。』十七年甲申冬，五里亭出一虎，大如犢，而勢猛捷。千人持械鳴金，遂至百丈地方，欲過河，跳陷水中，不得躍起。適近漁舟，漁婦頗有膽，急持小刀亂斫殺之。或謂虎屬陰，兵兆也。乙酉五月，江陰知縣林之驥，福建莆田人，不解江南語，衆號「林木瓜」。時有紅羅頭兵千人，過邑賣鹽，百姓歸啓，蓋銀與爵也，爭市之，而兵不知，蓋小鹽包乃掠人者。兵欲劫城，而帥與林同鄉，林出謁，賓主燕語，遂斂兵去。五月二十五日，林挂冠歸。六月二十日，大清知縣方亨到任，方令猶紗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不攜家屬，止有家丁二十八人。已而耆老八人入見，方令曰：『各縣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令各圖造冊獻於府，府獻南京，已歸順矣。不數日，常州太守宗灝差四兵至，居於察院，方知縣供奉甚虔。閏六月朔，方行香，諸生耆老等從至文廟。衆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事矣。』方曰：『止有薙髮耳。前所差四兵，爲押薙故也。』衆曰：『髮何可薙耶？』方曰：『此大清律，不可違。』遂回衙。適府中詔下，開讀，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一語。使吏役書示至此，即投筆於地曰：『就死也罷。』方令欲答之，共譁而出。北門少年素好拳勇，聞之，遂起鄉兵，各服紙冊，以棉

袍蒙外。應者萬人，俱揚兵行至縣前，三銃一吶喊。至縣後，亦如之。方令見事急，閉衙不出，移書宗太守云：「江陰已反，速下大兵來勦！」時城門已詰奸細，獲書，衆大怒，將使者櫛之。遂入縣，以夏布巾繫方之頸，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方曰：「一憑若等。」衆使人守視，因曰：「旣已動手，今察院中有兵四人，乃押雍頭者，不如殺之。」于是千餘人持鎗進院，四兵發矢，連傷數人。衆懼，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四兵反走，一墮廁中，一匿廁上，一走夾牆，一躍屋上，悉被擒。四兵初至時，僞作滿狀滿語，至是，作蘇語曰：「吾本蘇人，非北人，乞饒性命。」衆磔之入縣，攜方令與莫縣丞出，莫請曰：「願降爲明官。」遂囚於獄。此閏六月初二日事。有守備陳瑞之，居江陰，衆欲推爲主。瑞之不遵從，甫出，衆以槍刺之。瑞之躍屋上，趨出城，伏荳田內。次日上午，鄉兵縛送城內殺之，食其心。有一妻二子一女一僕，欲盡殺之，其子叩首謝曰：「吾能製軍器，幸貸我。」乃繫獄。凡木礮，火毬，火磚，俱陳子手造。木礮長二尺五寸，廣數寸，置藥於中，狀如銀鞘，攻城，卽投下燒之。火磚廣二三寸許。有黃明江善作弩，弓長四尺，箭長一尺，以足踏上弦，百發百中。初，明末兵備曾化龍，聞流寇，亟造見血封喉弩，藏三間屋，又張調鼎，字太素，福建甌甯人，亦爲兵備，鑄大礮及火藥等。至是，發之。徽人程璧，字崑玉，開當城中，出金爲餉。又徽客邵康公，年三十餘，力敵五十人，推爲將。宗太守得報，遣王良率兵三百人，大半居民，行至葫橋，遇江陰鄉兵，被圍俱跪，云獻刀，悉殺之，投屍河中，積如木筏，南流數十里，經石幢，臭味難聞，撐出高橋外。王良本江陰大盜而降者也。已而大兵至西門，江民出戰，被殺五十人，而兵不傷，遂退入城。大清兵又陸續至北門等處。時借靖江沙

兵二千，每人犒千錢，與大兵戰，殺傷五百人，沙兵揚帆去。程璧設當靖江沙兵敗歸恨之，劫掠一空，方令在獄，使作書退兵。及兵日進，夜半，衆擁入，赤身擒出，殺於堂上。舊典史閻應元，善捕盜。大兵至，見林令歸，挈家出城，寓祝塘。六月十五日，典史陳明遇，遣邑人迎入城爲主。應元曰：「若等能聽我，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衆從之，祝塘少年六百，送應元入城。四門俱以張睢陽城隍神坐月臺上，昇之巡城，儀容甚盛。大清兵遙望，驚疑焉。將四門分堡而守，如南門堡內人，卽守南門也。城門用大木塞斷。一人守一堞，如戰，則兩人守之，晝夜輪換。十人一面小旗，一銃。百人一面大旗，一紅衣礮。初間夜兩堞一燈，繼而五堞一燈。初用燭照，繼用油。又以飯和油，則風不動，油不撥。每堞上瓦四塊，磚石一堆。大兵攻城，或以船及棺木與牛皮蔽體而進。城內以礮石箭弩雜發，無不立碎。大兵乘城內食時，架雲梯數十而上。凡城堞凹進而兩對直守者，見兵至，卽發銃斃之。或城下攻，將長街沿石擲下，或以旗杆截段，列釘於上投之。或以木礮擲出，兵見而異之，咸爭奪，忽內機發反射，皆死。故兵攻一城，無不流涕。閻應元晝夜不寢，夜巡城，見有睡者，以箭穿耳，軍令肅然。城堞被礮擊墮，卽時修葺，外以鐵門固蔽，內以棺木築泥於中，又塞以木石。城下十堞一廠，日夕輪換，居內安息燒煮。公屋無用，則使替者毀拆磚瓦，傳運不停。攻城日急，城中百計禦之。用油與糞清各半和煎，俟沸澆之，無不燒著。閏六月二十四日，降將劉良佐，在東城外射進箭書，勸降，其言曰：「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爲安撫地方，況南北兩直陝河南山東等處，俱已薙髮，惟爾江陰等處，敢抗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耶？今本府奉旨平定江陰，

大兵一二日即到，爾等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崑玉，素係好人，爾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題敍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具保狀，仍前題敍，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係大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即便務農，在城者即便貿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二十五日，江陰通邑公議回書，其略曰：「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鄉老幼，誓死不從，堅持不二。屢次兵臨境上，勝敗相持，皆係各鄉鎮勤王義師，聞風赴鬪。若城中大衆齊心固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稱兵不解？況既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合人心。何故屢殺燒燬，使天怒人怨，慘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蘇杭大郡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蘇杭爲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或傳諸生王華作八月初六日，大清將服重甲，遍身繫雙刀、雙斧及箭，手執槍登城，毀雉堞，勢甚勇猛。守者以棺木捍禦，用槍刺之，俱折，不能傷。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羣刺其面。旁一人用鈎槍挑其甲，乃仆棺中，又一人斬之，首重十八觔，持以示城下，兵皆跪求首級。將屍擲下，取去縫合，掛孝三日，設醮城下招魂。有六人服紅箭衣跪拜，城上礮發，悉被傷害。劉良佐百計勸降，城中遣四人出議，良佐厚待之，約曰：「豎了順民旗，薙頭數十，周行城上，即退兵矣。」一人先還報，三人後去，各送十金。及還，白應元，竟匿饋銀事。次日，四城立順民旗。忽城下呼曰：「昨天回

一相公，尙未有銀，特送至此。」城中聞之，疑三人爲間，卽殺之。且內有不願降者，於是拔順民旗，復擊大明旗，守之如故。攻城日急，內外殺傷相當。然江民晝夜拒戰，亦甚疲矣。平旦攻城，城壞，夜半修訖，城外驚以爲神。是時城中益急，人人有必死之志。中秋家家暢飲，如生祭然。十九日，貝勒統兵至，巡城下者三，復登君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則破矣。」收沿城民家鍋鐵，鑄彈子重二十觔，納大礮中，用長竹籠盛礮。二十日，鼓吹前導，礮手披紅，限三日內破城。在南門側發礮，石泥俱碎，城崩，遂不可修。衆困憊已甚，計無所出，待死而已。陳明遇不由階級，從泥堆走上城，燃火發礮，擊死大兵亦衆。東西南三門堅守，而北門一堡人獨少。貝勒昇大礮君山下，八月二十日，二更後，以大礮連擊，城墮。復雨，遂左右兩路發礮不止，多置鐵石，惟中路一礮，止有狼烟，不納鐵石，乾響而不傷人。烟漫障天，咫尺不辨，守者謂礮聲霹靂，兵難遽入，不知竟由中路黑烟內突入，躍馬城上大射，守者潰散，城遂陷。須臾，大兵俱集，恐有伏，立視半日。至午後，城中大沸，遂下。有少年五百人相謂曰：「總是一死。」搏戰於安利橋，殺傷甚衆，力盡而敗。河長三十餘丈，積屍與橋齊。殺至夜，始收兵。屍骸滿道，家無虛井。凡三日止。十二三歲童子不殺。有一四眼井，死者如市。一人趨下，後有壯者提起，謂之曰：「讓我先下。」壯者死，而提起者反生，亦數也。觀音寺後華嚴庵，卽毛公祠，有三人避於韋馱頭上天花板內，兵以槍刺之而去，得免。有一人趨佛殿隱處，已有一人在內，已而復一人至，三人同匿。至第三日，餓不可忍。一人有生米一掬，出而均分。時天雨，伸手受簷水，和米而飲，得不死。有兄弟二人，持槍

隱街中曲處，對立。兵不知，直入。兄刺仆之，弟拽去。後兵繼至，復如前法。凡殺十六人，適一兵繼進，望見前兵被殺，走出，引十餘人並進。遂走屋上，被執，殺之。閻應元在南門，顧振東家自刎，有黃爾錫與之善，見其佩刀一，右手刺心，仰死庭中。黃欲殮之，適兵至，棄而走。後稍定，覓其屍，失所在矣。邑人義之，爲立廟祠焉。大清兵入，肅然起敬。戚勳，字石屏，青陽鄉人，闔門自焚。題壁曰：「大明中書舍人戚勳，闔門殉節處。」大清兵趨進，見紗帽紅袍，仰臥於地，蓋灰影也。覺陰風凜冽，懼而返走。程璧見勢急，假乞師出城，故免。

有一家母子二人，城破，其子避於觀音寺大鐘內，上以繩懸繫，下踏一橫板。及夜，走歸，與母寢。未明，直趨入鐘內。如此兩日夜矣。至第三夜歸，對母大哭，「吾今日死矣。」母問故。子曰：「前兩夜神至寺內，點死者姓名，不及我，昨夕已呼我名在內矣，故知必死。」是夜，同母宿於家，酣寢，及覺，已天明矣。踉蹌欲趨寺，適遇大清兵，果被殺。

有一書吏，與孔縣丞善。孔陞湖州爲知縣，攜吏爲主文。在署中夢神謂之曰：「汝是六萬七千數內人，何不速歸？」既覺，不解所謂。請歸，孔留之。復夢亡祖，語亦然。會孔物故，星馳歸。時江陰適起兵，將閉城矣，意欲出城。其父罵曰：「不孝子去我而之外耶？」復欲送母出城，亦不聽。吏以父母家口在城，不得已而止。後闔門遇難，果符前夢。

江陰野史云：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以蒙面乞憐爲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

向獨陳閣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時爲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次年正月朔，闔城百姓，無一人不披麻者，慘甚！及十一月十一日，江陰復糾衆，不克而走。撫臣七國寶欲屠之，賴劉知縣不從，指名擒獲，一邑遂安。

當攻城急時，鄉民爲奴僕者，勾結數百千人，問本主索文書，稍遲，則殺之，焚其室廬。凡祝塘，琉璜，陽祁等處，莫不皆然，人人畏懼。陽祁，徐亮工，崇禎庚辰欽賜進士，被奴殺死，妻與三子諸生俱遇害，獨季子汝聰遁免。未幾，事平，爲主者亦多擒僕甘心焉。故令馮士仁，蜀人，寓居琉璜鄉，兵起，有張姓以舊時被笞十五板，至持斧殺之。

江陰建義閻典史主之（弘光實錄鈔）

明古藏室史臣

閻某不知何許人也，爲江陰典史。北兵渡江，棄官而隱江陰之野。北官至，下教辮髮胡服。江陰人不奉教，乃毆北官，殺之，共迎典史。典史曰：『今日之事，非有所強於諸人者，諸君其無以生死爲計！』江陰人皆曰：『諾！』於是收城中糧食器物，均用之，離鄉聚皆發伏以待。兩月之間，北兵至者，馘於境上。豫王發其魚皮萬餘人，使降將劉良佐將之，直薄城下。良佐招降，守陴者譟而詬之。典史乃戶賦竹器，盛木棉浸水，夜半潛懸睥睨。北兵用西洋礮擊城，鉛彈纍纍入竹器。已而開門搏戰，離鄉聚伏皆應之，殺魚皮無存者。豫王大怒，自將以圍江陰。典史曰：『江陰小邑也，北兵乃圍我，我何以逞？』聚江陰人而哭，江陰人各率其妻子至督學署中，閉而焚之。火三日夜不息，北兵疑而不敢攻。是時三面皆北兵，截大江。典史與其勇士暮津大江而去。北兵入城，空無人，驚歎者久之。或曰：典史已死於亂兵。戚磐居城外爲犄角，論功獨多。城將破，磐曰：『吾之所以戮力者，爲此城也。當死城中，以成吾志。』乃入城自縊。

夏維新字燦焉，癸酉舉人，王華字人玉，諸生，城陷皆死。

馮厚敦字培卿，金壇人也，爲江陰儒學訓導。城破，冠帶坐明倫堂，抽匕首自刎。

徐趨字佩玉，黃毓祺字介子，聚兵竹塘，以應城中。城既破，北使故明淮安道劉景緯令之。趨被執，見之長揖。景緯曰：「汝諸生不常跪父母官耶？」趨曰：「我方虜汝，何爲父母汝！汝爲大明進士，位至監司，卽郡守亦跪汝；今降而爲令，且跪郡守，是爲□亦不差爲□矣！尙欲與諸生爭體統乎？」景緯無以應，下獄殺之。毓祺亡命海陵，寓書其所善江純一者，用故時主上所給官印識之，而爲純一之客所得。江甚懼禍，遂告變，捕毓祺入獄。獄期將決，其友鄧大臨告之期。毓祺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

孤忠後錄

明祝純嘏

順治二年乙酉，貢生黃毓祺，謀復故明。

毓祺，字介子，號大愚，天啓元年恩貢，家住江陰東城內。守城之役，與友人參將張宿，上舍程璧等，敵血同盟，協力拒守。至八月城破，毓祺潛渡海，謀請兵於鎮南伯。有僧浪仙，洩其事於武弁王瓏，瓏以邑人殺其家口，銜恨刺骨，嗾官兵大搜。毓祺賴先出得免。因傳檄四方，陰合同志。文云：「卽如江上孤城，首倡人間大義。斬馘萬計，固守八旬。□□棘荆，俯視敵人如草芥；彈丸□□，至今馬骨如山邱。亦可見我非脆骨柔腸，必不可扶之弱植；彼非四目兩口，必不可勝之雄師。特繫乎順逆之人心，與盛衰之士氣。」時舊臣遺老，所在不靖。檄至，往往響應。

三年丙戌十月，廣西永明王，改元永歷。

十一月，廣東唐王，改元紹武。

生員徐趨，襲江陰城，兵備道徐服遠卻走之。

毓祺首歸營葬，約衆於八月十五夜，殺入兵備者衙門，然後再守江陰。薛純知之，私以謀反首。中表

徐趨拂衣起曰：「發不發，等死耳！寧制人，毋爲人制！」偵知城中無備，遂不告毓祺，獨以千餘人襲之。時屆黃昏，放礮太早。兵使徐服遠賞月未臥，糾兵殺出，乃敗，關城遠遁。明早毓祺聞變，心知趨所爲，挺劍蹈海而去。其黨又株殺二百餘人，全家抄掠。

四年丁亥，楚世子監國於夔州。

黃毓祺起兵海上，謀復常州。

正月，毓祺糾合師徒，自舟山進發。常熟錢謙益，命其妻豔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師。適颶風大作，海艘多飄沒。毓祺溺於海，賴勇士石負之，始得登岸。

賦詩云：「可憐上帝如泥醉，自歎愚民與石頑。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約常郡五縣，同日起兵恢復，聚衆數萬，屯武進白土地方，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知府夏一鶚，同知黃謀馳至。門將破矣，鶚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衝過弔橋，衆皆散走。黃係投誠參將，改文階，開門時，攬輿止之，鶚曰：「彼衆盛，天明則勢成矣！此時辨我多寡不可也。」鶚，遼人，生長邊方，故用兵如此。

此時城門洞開，徐趨固文士，不知兵。綸巾羽扇，驅兵至府署。署中出騎兵數人，挺刀逐之，衆驚逸，自相蹂踐，趨乃被執。趨被執，祺遁江北。吏執其子大洪，大淳，大洪兄弟爭死勿怯。

初，趨以小冊註祺門下數千人。洪被執，對簿。吏根誅羽黨，遣役械洪歸，搜名籍。洪檢得，亟嚼而咽之，

一無波及。

毓祺事既不就，而志不少衰，逃名潛竄，冀得將□□□。或名「張睢」，或名「趙漁」，或名「王夢白」，或號「太白行者」，甚至衣穿履決，乞食於市。至淮，索居僧舍。一日，僧應薛從周家禮懺，周聞知，延而館之。周好道術，有神降於家，言禍福，頗應驗。祺問之，神判云：「鬱儀結璘，麗天在茲，重光重輪，賴君扶持。」周有子，頗好事，心喜其說。祺有部曲張純一、張士儁二人，向所親信。二人從武弁〔戰〕〔此字原書恐係誤刊〕名儒〔本句疑仍有誤刊〕，轉輸實無所措。謀於名儒，將以祺爲奇貨。名儒故與薛有隙，得此爲一網打盡計。於是首者首，捕者捕，禍起倉卒矣。

順治五年戊子，下黃毓祺於海陵獄。

是年春，執毓祺見廉使夏一鶚。四月，下海陵獄。一鶚爲常州府時，治徐趨之獄，嘗垂涎於祺而欲未遂，後心豔武進楊廷鑑之富，欲借此爲株連。祺不應，索筆供云：「身猶舊國孤臣，彼實新朝佐命。各爲一事，馬牛其風。」一鶚大怒，酷肆拷掠，詰以「若欲何爲？」曰：「求一死耳！」七日，遂囚於廣陵獄。

六年己丑，黃毓祺死於金陵獄。

祺豪於文，在獄中，慷慨如平時，題詠不少輟，落筆灑然。痛所志不遂，鬱伊騷屑之情，溢於辭色。三月，

移金陵獄，將刑，門人告之期，祺作絕命詩，被衲衣，趺坐而逝。

野史氏曰：按殉節錄，則云戮尸，而相傳則有人代死，毓祺後壽終。

方獄之亟也，當事者欲以聞，江民恐再罹難，諸生湯林、徐時化、韓方、沈五姓，泣跪縣庭，竟日，令不能決。紳士曹璣，委曲白諸上臺，得邀寬宥，不復窮治，獨大洪入旗爲奴。

野史氏曰：此事學使蘇公銓之力居多，故邑人感激，建梅花書院以尸祝之。

七年庚寅，烈婦黃周氏死難。

先是毓祺蹈海，長子大湛挈其妻周氏，避難於浙西嚴禹航家。湛間歸，爲捕卒所得，自問必死，乃書一詩與氏。該氏得書，驚慟，引帶自縊。爲婢妾所覺，不得死，遂束裝謀歸，曰：『夫子性命不可知，我婦人，奈河泊數百里外求活哉？』嚴氏涕泣挽留，不能止。時浙東新破，閩粵拒命，清兵往來，縱橫絡繹，路無行人。督僕覓一魚艇，晝伏夜行，水漿不入者數日，始達江上。家破無所歸，依其祖母姨沈氏，日挑野菜，雜糠粃以充飢。而竭十指之力，以供夫之獄食者，未嘗不精腆。蓋十閱月而解去。

戊子四月，毓祺事敗，氏知破巢毀卵之禍，將不旋踵，依棲親黨，必致累人。乃僦居村舍，佃田數畝，與夫俱歸，端居絕粒以待盡。餓七日，不死，遂復食。竭力操家政，一切編籬墻戶，鋤瓜刈黍之事，靡不身先，不特親操井臼而已。

己丑三月，毓祺死於獄，律當誦家屬旗下。

庚辰四月，洪與其弟赴金陵，氏與夫生訣。自誓必死，復不食。第恐死於家，爲里黨累，不得已乃投老姑董氏家；人定後，徑投宅後池中。漏二下，始覺而覓之，尸已浮水面。董氏多方救之，嘔水數斗而活。天未明，捕卒驅迫，氏遽求死不得，聞人言，服金屑能殺人，喜曰：『早知有此，何不悟哉！費我一夜熟籌！』乃扣質庫，收董氏金釧歸，屑三錢，服之，盤旋腸胃，痛不可忍，竟不死。抵暮，投洪故人楊廷玉家。廷玉聞之，甚悲，詢氏求死不得狀，曰：『金不赤，不得殺人。』乃脫內人指約雙環，屑之以進，亦不驗。然氏已陰置利刃於懷，以備萬一之變矣。明早，太守坐堂皇，按冊呼名，氏直立不應，舉右袂障面，左手引刃自刎，刃入喉者二寸，流血衝涌而死。太守怛然失色，滿堂大驚。是日也，日正午，如夜，衆星燦然，陰風起於堂中，衆以爲精誠所感，好事者爭釀金治木，將爲發喪。明日，有持香燭來拜烈婦者，及夜半，喉中氣轉，復生矣。太守篤欽義烈，許召領放歸，具文申救。而廉使夏一鶚，銜舊恨，移反嚴切，刻日趨上道。洪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洪乃就獄。

野史氏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嘗不哀其志。顧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志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予傳黃烈婦，乃牽連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洪名。氏之歸江上也，負劍，合戶不求醫藥。或進鴨血，可解金屑毒。氏曰：『禍深孽重，何以生爲！』卒卻之。

無何，頸創復合，金屑竟不爲害。越日，捕卒扣門，聲息甚惡。氏聞之，徐步堂中。捕卒見之，不覺屈膝，曰：「今日之事，不惟關我輩軀命，郡縣官抑且得罪！」氏直答曰：「無恐，我決不累人。」因覓輿返村舍。周歷阡陌，謂老僕曰：「比年地已墾熟，可少力矣！」檢一衣授老僕曰：「主人辭家，乏單衣更換。有北行者，卽寄去。」遂召里胥捕卒，謂之曰：「若輩少待，我死，可取結狀以行！」言訖，從容合戶，投繯而死。

沈次山曰：毓祺一老儒，周氏一弱女子耳！卒慷慨從容，愈折愈厲，雖忠烈之性，天直使然，亦其所以養之者素也。考申酉之變，抱石者出於窮巧，進毒者見於賤娼，豈特老儒女子哉！

野史氏曰：乙酉拒命，已屬螳臂，然有說焉：嚴命驅迫，鋌而走險，且聯絡蘇州常熟蜂起之師，蔽遮紹興福州新造之國，使中興可望，安知不睢陽再見也？至丙戌之事，何爲者哉？拒守之艱辛，屠戮之慘酷，皆所親歷。賊口已亡，頑民猶起。官商士庶，誰爲同仇？器械城池，一無藉手，欲聚四方烏合之餘燼，以成一時白手之奇功，事更難於前矣。

然有不敢妄議者：觀題閻公死守孤城狀後云，「自古奇男子，抱剛腸可生可沒，此心不二。事到盡頭難措手，猶是竭忠盡志。豈不知天時人事，四顧茫茫無可共，矢孤忠吾盡吾心耳。成與敗總非計」此亦可知其心矣！

說者謂毓祺才略蓋世，忠義性成，家當半江城，知交遍海內。當時閤公陳公，徒以死守，無以展布，其意必不謂然也。所以城破不卽死者，一點雄心，半腔熱血，未嘗發洩，不甘瞑目。迨至舟山戰艦，適遇石尤；白土雄師，又成畫餅。哀鳴鋌鹿，勢孤力竭，至此乃拚一死耳。此真知毓祺者矣。其詞又云，「聊憑一腔義憤，壯乾坤氣；況是有生必有死，君恩原未報，問臣心，如是差無愧！」其言如是，不可謂之忠乎！

黃毓祺起兵竹塘（明季南略）

清計六奇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人，貢生，好學，有盛名。其門人徐趨，字佩玉，亦以氣節著。江陰城守，毓祺與趨起兵竹塘以應。魯監國遙授以兵部尚書，賜勅印。城破，亡命淮南。明年冬，偵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趨被獲，丁亥正月八日，殺之。捕同謀者，毓祺遠逸，收其二子大洪、大洪，兄弟爭爲死。毓祺在泰州，寄書所善江純一，猶用故時印。純一之客持之，純一懼，遂告變。毓祺見執入江寧獄，成門人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戮其屍。大臨號泣贖之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大臨字起西。毓祺在獄，自註小遊仙詩，註畢，付鄧起西云。其詩云：

大夢誰分醜與妍，白楊風起猶茫然。瓠緣無用從人剖，膏爲能明苦自煎。
桂折蘭摧誠短景，蕭敷艾窈豈長年。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蔓草纏。
爲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鍤歸。何處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
肥魚不肯憐蛟瘦，飽鷄偏能笑鶴饑。請讀蒙莊齊物論，橫空白月冷侵衣。

非非居士王姓，予嘗贈詩曰：「坐中上客有王生，問訊居然字子明。節度聲名同豹變，相公事業與槐陰。出奇制勝三軍服，守正推誠」

萬物平。文武只今誰得似，因君遙見古人情。朱梁王巖楨彥章，趙宋王文正旦，皆字子明，故云。

散髮人間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慣嚇斜飛燕，孔雀偏逢舐觸牛。
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

凡拜相者無救時之手，封侯者有洗村之軍，皆小兒暴客也。淘沙之於飛燕，牯牛之於孔雀，有何相及，而嚇之觸之，真可付之一笑。吸風飲露之神人，豈爭烟火食，探薇行歌之義士，豈爭鉅橋粟哉！

腹中書任他人曬，憤鼻禪從甚處懸。惟有丹心堅自愛，忍能鑿破化爲圓。

此立秋前一日作也。

最無根蒂是人羣，會合真成偶爾文。沙際鷺鷗常泛泛，風前落葉自紛紛。
掉頭東海隨烟霧，屈指西園散雨雲。況復炎涼堪絕倒，灞陵愁殺故將軍。

宗門云：如蟲蠶木，偶爾成文。人生無根蒂，會合亦如是。杜工部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此五言中，即將所以有西園賓客之感也。

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常觀局屢更。烏喙只堪同患難，龍顏難與共昇平。
遙空自有饑鷹擊，古路曾無狡兔橫。爲報韓盧並宋鵠，只今公等固當烹。

渡江後詩，皆爲守弁取去，止存小遊仙數章。海陵獄中，多案書者。友人羅學製，請予每章下作一小註，註畢，付門人郎起西。嗟乎，遊仙詩，寓言也，即註亦非的解，後世知有黃介子，庶幾不昧我心。

附記

介子居江陰月城橋，素有文學，與常熟武舉許彥達善。彥達與南通州監生薛繼周第四子稱莫逆。薛子亦諸生，居鄉間湖蕩橋，家貲三萬，受隆武制，佩浙直軍門印，得私署官屬。僞爲卜者，遊通州，與彥達主於薛，薛生改稱周相公。時江陰有徐摩者，字爾參，亦寄食焉。毓祺居久之，凡游擊參將自海上來見者，雖滿裝，及入謁，俱青衣垂手，衆莫之知。旣而毓祺作一聯，人頗疑之。將起義，遣徐摩往常熟，錢謙益提銀五千，用巡撫印。摩又與徽州汪某善。汪嗜賭而貪利，素與大清兵往還，知毓祺事，謂摩返必挾重資，發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錢謙益心知事不密，必敗，遂卻之。摩持空函還。汪某詣營告變，遂執毓祺及薛生一門，解於南京部院，悉殺之。錢謙益以答書左袒得免，然已用賄三十萬矣。

明季江陰忠義遺事

胡山源編

目錄

義士胡志學

裸婦叢箭

張達

徐五

邵貳公

戚三郎夫婦

李介立

戚勳

雌雌兒

女屍影

王雲岡

黃烈婦

張有譽

江陰童子

賣餅叟之子孫

祭閣典史文

狗屠

江陰九老

江陰詩史

夫婦同縊

義士胡志學

劫君諱志學，字熙雲，祖居雲亭。少時，家累千金，以結交費盡。常侍少司馬張公國維，禦賊於安慶。宏光初，君慨然杖策走金陵，居閣部史公門下，久之辭歸。常鎮兵使者張公某，聞君名，召君謁入，相得於立談間，因署軍前贊書。君長身偉貌，出聲如鐘。張公解任，薦君於參戎張公宿，君不屑就也。大兵既破廣陵，鄭帥鴻逵棄廣陵，道泊江下，縱兵士掠城外洵洵，婦女皆聯袂爭入城。縣令林公素儒，皇迫不知所爲，遙語閉城門。君大呼請見，迎謂曰：「公縣主也，宜出城鎮撫士民，曉諭驕卒。且鄭帥，公里人也，往以大義責之，必止。」公得君膽壯，卽拉君同出城，傳呼至江干，謁訴。令出暴止，居民罷擾，士女解衽，君之力也。又六月初，城中起兵，君急裝，欲東見監國，荆南謁黃將軍飛，請濟師。久之，絕無音問。當是時，□□□舉義揭旗，書□□吳郡縣，不約俱起。海上胡口諸將帥，不思誓死，□□□策書勢□□□出奇擣虛，□□□□□□□徒擁衆爲處堂計。以故君往來諸將帥間，不能得一騎。又迂君，無所用君言。因發憤告子曰：「子將往見嚴公栻於廬山。」時七月十日也。越五日，廬城陷。越二旬，嚴公復起師洋尖。君帥舟遇敵於河口，夜半接刃，衆寡不敵，竟力鬪而死，年三十七。（天香閣隨筆）

徐五

徐五，江陰人，不詳其名字，或云徐觀海之弟也。觀海崇禎時官游擊將軍，南渡，進秩副總兵。乙酉閏六月，

城中兵起，五爲衆眉目，分城拒守。時花馬劉總大兵，紮營君山，俯瞰城中。城中健兒，不過五百，往來策應。敵再攻北城，飛礮大如斗，碎雉堞爲平地，蟻附而上。五大呼力戰，殺其先登者□□，稱其首重數十斤，敵慟卒退。再攻再卻，敵死者不可勝計。攻南城，亦殺其□□一。敵大懼，主帥與撫臣，親臨城下招降，指天爲誓，開城使一二翦髮者出見，卽撤師去。當是時，淮撫田仰，遁至江干，□□伯黃飛，聚舟太湖，皆飛檄指日來救。衆期望不至，而甘言易信，因盡拔□□旗幟。獨北門巍然不仆，爲衆指言其必不然，衆復嬰城拒守。北門城樓供關帝□□矢集於臂，五再拜起，拔矢登堞，貫其首，□自是不敢近北城樓。兵之初起也，靖江夏起龍，率沙民八百來，營於君山，敵至南關，衆請□兵迎戰，五率東門鄉兵踵其後。過南門數里，五望見沙兵中大纛忽北向，止衆勿進，急使人往問故。先是，沙兵過東門，東門人犒師，有詈其無能而饜我牢脯者，至是將修怨於我，五挺身往解，始冰釋焉。是日微五，沙兵鄉兵闕於室，不待八月二十四日，而江城已危矣。觀海在東江與孔有德交好，有德鎮粵西，使人接觀海去，不知所終。五後城破逸出，至海上，欲一竟其所爲，臥海灘風雨中數日，因得疾死，予問名字於鄉人，無一知者，僅曰徐五徐五云。（天香閣隨筆）

李介立

崑崙山樵李介，字介立，號因庵，江陰人。性狷直，不能諧世，恆困於衣食。好山水，將徧遊天下，不登崑崙不

止，故自號崑崙山樵。既而知北平張詩，松陵王叔承，皆同此號，笑曰：『二公徒美其名耳。彼處嘉隆全盛之時，盛交遊，工讌會，享妻子田屋之樂，胡能覩所謂崑崙哉！予以孤身值茲世，一無所事，固宜有此。』因戲題二絕云：拂衣罷試臥柴門，燕趙悲歌氣尚存，聞說崑崙壓太白，今崑崙壓舊崑崙。（詩在武林，與孫太白論詩，太白自誇其佳句，不減曹氏父子。詩掉頭大笑，太白爲之氣奪。詩笑謂坐客曰：『今日崑崙壓倒太白矣。』）醉臥當壚不肯回，相公促數使人催，杖頭經歲無錢掛，一石輸君笑口開。（叔承有酒德，飲可一石。客戲謂：『君貌類胡僧，多笑而好飲，豈布袋和尚分身耶？』）其夷然不屑之意如此。有天香閣文集七卷；天香閣外集一卷；停車；鬢；春谷口；附游；借隱；晴川；鳴蟬；聽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諸詩集，共二十四卷；天香閣隨筆八卷；歷代兵鑿；隨筆十六卷；藝圃存稿六卷；外有歷代兵鑿一百二十卷；輿圖集要四十卷；秦志摘錄三卷。曰萍客曰甕裏書生，曰白眼狂生，曰三因居士，皆其隨事異名也。今黃冠出游，則自謂復陽子云。（天香閣隨筆）

女屍影

江邑破後，學使署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於此，屍影宛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聳然。昔永新趙烈婦，死於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尚抱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天香閣隨筆）

裸婦叢箭

江邑城破後，人見萬壽岡上，裸縛一婦人，被叢箭死。子友湯伯蕃，作一詩弔之：有意求全不自全，牧羝蘇武反安然。未知當日將何法，激得驕兵箭上弦。（天香閣隨筆）

邵貳公

邵貳公徽人，賈吾邑，有膽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邑人，直抵夏港，發二矢，連斃二人。回顧無一人在者，因反走。後欲以兵法部署子邑人，羣噪而下之獄。城守事急，出之，併力堵禦，大有功焉。城破被獲，不屈而死。（天香閣隨筆）

戚勳

子邑戚伯屏勳，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並出，曰：『吾爲王臣，義當死。』不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先人於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燬，獨所書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天香閣隨筆）

王雲岡

王雲岡，鎮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變，兵至城下，死於弩者無數。城破逸去。王善製弩，有求弩者，相其人材力所宜，授以弩，並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發百中。不經指點，雖得其弩無用也。有人受其弩與法，發不準，請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屬，一撥之間，其人乃悟。唐時潤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天香閣隨筆）

張達

泰興張達，字九達，年少有膽力，善拳棍。大兵下江南，漕撫田仰遁至江上，達以武生上謁，與語大悅。會江邑城守月餘，請救甚急。先是，靖江夏起龍，率鄉兵八百來援，大兵誘至營中，遍地皆金，人腰數元寶，伏兵起，盡死，靖色號哭沸天。靖泰接壤，因謂達曰：「敢援江邑乎？」達踴躍請師。時朱公子起兵，有衆數萬，田檄公子借兵二千，達率親信三十餘人爲前哨，餘以次濟江。中流遙望，見二石灣牛馬蔽灘，達喜，將收以犒衆，不知爲敵誘也。遂率三十餘人先登，伏兵起，圍之數重。達奮擊，有耿和尚者，翼之而前，大呼同命，鬪三時不解。而所借兵皆新募烏合，朱又以家僕爲頭目，見敵勢盛，駐舟江中不敢進。達與三十餘人，竟鬪死，無一脫者。

(天香閣隨筆)

戚三郎夫婦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置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刀，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襍，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榿。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

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樽。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皆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樽厝翁媪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苦有待者。其人爲戚三。戚曰：「若何待？」戚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舢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戚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得，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戚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戚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戚徬徨久之。某忽曰：「工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盍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戚，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旣善書，

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閹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戚方與戚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戚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戚瞪目欲裂，激而前，「吾戚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詼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戚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戚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戚與相抱痛哭，婦蓋戚妻也。先是，戚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戚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戚」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戚，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故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

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子，聽其覓婦。小人即馬通，婦括纒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二十金子，予成券。券成，以金子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願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閒，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費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子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爲除馬通，過壞牆。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子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際，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問之。戚攜子來，先懇之。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即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妻耶？」呼之出，眞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故避爲首，約值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

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逐逐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逆我。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暱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遇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貨，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愆患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盡鑄於石。〔虞初新志〕

雌雌兒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子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旣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帷帳器皿，無不具。旣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媼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虞初新志）

黃烈婦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啓禎間，以文章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間變，仰天大哭，躡踊嘔血，旣乃類中風狂走者。嘗

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是變易姓名，轉側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親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家，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傷甚，頸面殷紫逾月。旣念夫在獄，饋粥縫浣，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日不施帷帳，蚊蟲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遙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晞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晞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蹤跡至池上，則屍已浮水面。昇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告我？」西來，晞之姑子，家故貧，其妻釵鑽俱質錢，亟取歸，餘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刺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晞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環，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廳事，左右吏卒擲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刀，自刺喉。茹刃者再，垂欲斷，血衝涌撲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旣陰風怒號，正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時好事者，釀金治木，爲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有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旣心動，又值天變，見輿情涓沸，暫釋歸，而上其事于按察。烈

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晞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強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家門禍深，豈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於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爲烈婦申，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鄰里十餘人，入菴索周氏，聲洶洶。烈婦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不累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卽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對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裹衣備澆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縊死。嗚呼，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嗚呼，烈矣！頃之，卒踰戶入，見烈婦帶纒頸，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二十有八。是時晞尙訟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述，頗詳晰，而系於其末曰：「嗚呼，伯夷餓死，屈原沉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死。天於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嘗，然後予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於偷生，卒於塗面，亡他志節不堅，而力怯於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勵，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常語言之，不得已而暴骸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擗，卒死於家，一以顯百折不回之苦節，一以遂正命內寢之初心，天於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耳。晞竟坐沒入，輸旗下爲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

之，乞食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晞子身授徒毗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答議論，經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聲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仔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毗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略，未嘗不哀其志。顧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子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顧未知子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否耶。（虞初續志）

張有譽

尙書張有譽，號靜涵，江陰人，素有品望。潛居青陽，不入城市。南京遘變，五月十八日，抵家，有問之者，搖首涕泣而已。尙書印重六十兩，挈歸。（明季南略）

祭閻典史文

國初豫親王下江南時，所至摧朽拉枯，無不立下。惟江陰城守，推典史閻公（應元）爲之拒守九十餘日，大兵四集，然後破之。夫以卑員未秩，能於萬不可爲之時，乃欲堅守臣節，誓死不降，亦可憫也。乃近日江陰

口實，謂閻公守城時，大兵屢爲所敗，至於三王九將，盡被所害云。按國初並無親藩隕傷，卽滿洲諸大將，亦未有殉節於江陰者。蓋當時偏裨之將，偶爲所傷，土人欲彰其功，故爾張大其詞，初不知閻公之忠，在於百折不回，初不計其謀略之疎密也。近日劉圃三祀閻典史文亦有云，「遂使南頓舊臣，幾傷賈復，濠梁諸將，先殞花雲」諸語，亦沿其誤，故詳辨之。（嘯亭雜錄）

江陰詩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閻典史，死守孤城二月餘，以城破殉國死，讀自題「戴髮效忠」一聯，迄今猶凜凜有生氣。海昌都湘帆（嶼）曾弔以詩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死氣陰森冒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壓山山爲傾，蹈刃如飴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白晝鬼火寒冥冥。嗚呼，兩京大官戀爵士，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關部！」（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江陰童子

清兵入關，殺戮之慘，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然江陰之破，其慘狀亦無殊揚州嘉定。城破之日，陳閻二典

史殉焉。滿兵恣意屠戮，闔城如洗，屍骨山積，血染草黃，劫外餘生，百不得一。屠戮之命既停，民尙匿不敢露，乃有一八九齡之童子，從積屍中冒血而出，爲一滿卒瞥見，擄去。童子性伶俐，牙牙小語，足動人憐，卒喜其慧，私蓄之。事爲滿將所聞，奪之去。童子見滿將，依依肘下，弄袂牽衣，若小鳥之依人。滿將摩其頂，操漢語與語。童子吐屬從容，對答不爽，滿將悅，認爲子焉。童子恃滿將勢，得公然出入。據童自述，姓陳，名二郎，父母早亡，養於叔處。叔罹兵燹，家人盡亡，惟童子匿於智井中，得不死云。滿將見其天真爛漫，信之。童子好出遊，每出必與滿卒偕行。一日，入一藥肆，肆中祇一老人，兵燹之子遺也。見童子入，頗致疑訝，問曰：『二郎尙生耶？』童子傲然曰：『然，吾固生也。丈亦無恙耶？』言次，復頌述滿將德處，老人亦微聳其肩，若代爲忻悅者。同行滿卒，忽囑童子少待，小私去。童子乃哀懇老人，作耳語。老人頷之，授以裹物，且叮嚀曰：『二郎識之，生爲男兒，固當爾爾也。老夫耄矣，且晚且死，一朝事敗，能自爲謀，固毋煩二郎憂。但願二郎此行成功，雖爲事至險，然殺身成仁，爲男兒本色，行見二郎與汝叔並傳不朽也。』老人言未竟，滿卒已回，童子仍如來時狀，作許多愉快語，及暮始去。從此童子時來肆中。其時滿營將士，咸病痘症，死亡者踵相接。滿將與童子亦病。滿將大疑，知有人暗布毒藥，囑部下偵之。久不獲，後乃得之，蓋童子也。老人所授之裹物，卽毒藥。童子懷之回營，暗散於滿營飲食水中，於是闔營皆病，不料爲滿卒偵破，以告滿將。滿將鞠之，童子直認不諱，猶以藥未散盡，引爲憾事。滿將恨甚，寸磔其屍。復往拘藥肆老人，則已服毒自盡。傳者云：童子爲陳典史之姪，此說或疑之。然觀於老人之言，或確也。（明

狗屠

狗屠，江陰青陽里人，佚其名，尙書張有譽之族兄也。生平以狗屠養親，二親皆老，俱好飲，狗屠日沽美酒奉之。常鼓腹謳吳歎以娛親心，或手舞足蹈，高聲唱簫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二老年九十餘而卒，狗屠年亦七十矣，痛哭如孺子，至失聲。既葬，乃以屠業付二子，二子亦能事父母。狗屠三年喪畢，日攜樽酒入社祠，與羣乞兒雜坐飲，醉則或謳或笑，以自行樂。甲申，北京失陷，思宗殉國，狗屠聞之，大哭不欲生，二子泣勸之，乃已。及聞清滅李賊，狗屠大喜。遍走告人曰：『李賊滅矣！李賊滅矣！』似恐人之不知者。既而福王立南京，狗屠益喜，遍走告人曰：『是猶朱氏之天下也！』及清師定江南，蹙額曰：『朱氏已矣！』即持屠刀自裁而死。（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賣餅叟之子孫

賣餅叟，江陰人，失其姓名。世居城北，以賣餅爲業。年九十餘，修髯鶴髮，雙眸炯炯，行不攜杖。日負一筐入市，賣已，即沽酒登君山巔，對長江獨酌。微酣，即鼓掌高吟大江東去。時寇氛正熾，中原塗炭，叟歌已，輒北望燕

雲，嗚咽垂涕而歸。叟有五男，皆龐眉皓鬚，十二孫，髮皆斑白，曾孫數十人，俱壯，玄孫亦數人，半抱子，皆業餅。叟五世繞膝，男女多知孝讓，鄉人爭慕之。叟嘗集子孫告曰：『天下太平，垂二百年矣，盛極必衰，理固有常。大劫將至，吾邑夙稱尚義，其不免乎！』命其家孫，率族遷梁溪，曰：『存吾祖祀，好自爲之。』未幾，北都陷，東南沸傳李賊篡位，叟呼天號泣曰：『吾世受國朝恩，食毛踐土，今年已及百，尙敢偷生賊世耶！』遂投大江死，年九十有九。乙酉，清將下定江南，江陰獨力守不降，叟之子孫，多戰死城下者。（明清兩代輟聞大觀）

江陰九老

清兵下江南，史可法殉國，福王被擄，四鎮死者死，降者降，半壁之局，一朝瓦解，所過州縣，莫不迎風而降。叛賊李成棟，倒戈明室，爲清效死。統雄師勁旅，屠城掠池，若疾風掃落葉。雖有一二義士，褰旗起義，卒以衆寡不敵，不數旬而同歸於盡。其能據區區斗大之城，抗觥觥十萬之師，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艱難堅苦，支撐八十餘日之久者，惟江陰一城而已。江陰地據東南之衝，人民咸知大義。薙髮令下，人民咸憤，以爲中原失於夷狄，歷史上所數見。自五胡以後，迄於胡元，皆同化於我，未敢易我衣冠。今韃虜初入中原，竟煌煌下薙髮之令，則後患何堪設想。於是城中老幼，莫不怒氣衝冠，攘臂奮呼，聲動天地，誓與城俱碎。乃迎陳閻二典史，共主邑事，修武練兵，以備抗敵。二典史復以忠誠誓天，集市民於庭，訓以愛國大義，人盡感泣。於是人自爲戰，家自爲衛，

有不斬樓蘭誓不休之概。未幾，清吏聞之，大爲震怒；遣李成棟率兵數十萬，來屠江陰。旌旗蔽野，鐵騎漫山，萬頭攢動，繞城三匝。二典史堅壁死守，矢石紛紛自城樓飛下，攻者死傷無算，屍如山積。成棟益怒，誓必盡殲之。而後甘心，圍攻益急。踰兩月，卒不下。然城內糧食已罄，草根樹皮，搜括殆盡，行路者咸有菜色，而死志益堅。守陣兵士，奔走於鋒鏑之中，殊無苦志。有時引吭長歌，以自樂，歌聲悲壯，聞者謂其已成鬼聲矣。二典史日夕徬徨，思坐以待亡，不如設計以挫敵兵，或者一解重圍，糧道不至於坐困。乃爲詐降計，聲言全城盡降，某日開城，羣詣敵營。敵兵以久不能下，亦喜納之。惟未降之前，須有人爲前導，以免敵兵之疑。二典史苦未得其人，謀於衆，問誰肯甘爲犧牲，以救全城之難。語未已，有九老翁，鶴髮銀鬚，年皆踰八九旬，挺身而出，聲言願往。慨然曰：「余老矣，不久將入丘墓，偷生何益？獨恨未得死所耳！今爲國而死，爲民而死，余之榮也。」羣皆涕泣拜之。二典史伏地再拜而泣曰：「翁若此，不特全城生靈之幸，亦明之幸也。」九老翁怡然無德色。某日，果開城門，魚貫而出。九老翁扶杖爲前導，驩容騰面，談笑自若，衣裳隨風飄舉，翛然若神仙。衆兵士易裝爲民，藏刃於衣，隨其後。既至，敵兵果不疑，開營納之。我兵盡入營，呼嘯一聲，羣刃齊起，劍花飛舞，呼聲動天。敵兵猝不及備，倉皇奔逃，自相踐踏以死者，不可勝算。我兵奮勇進殺，若切葱韭，刀過處，人頭紛紛落，大勝而歸。惟九老翁則死於亂軍中矣。成棟雖敗，復集兵來攻，月餘，城卒破，全城殉焉。（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夫婦同縊

明末有陳姓者，爲江陰豪族。族人陳懷安，尤著聲望於一時。懷安有子曰克昌，少聰慧，懷安教之讀，五年，博通經史。十五歲，入邑庠。同邑沈氏，欲以女妻之。懷安曰：「兒雖弱冠，尙未成名。俟中式後再議婚事可也。」克昌聞言，知父母期望甚厚，日夜勤讀，毫無倦意。雖夜半猶聞吟哦聲也。後舉孝廉，時猶未而立。是冬遂與沈女成婚。沈女亦工詩，夫唱婦隨，樂且未央。翌年二月，奉命爲廣德州判，遂攜妻自隨。時滿兵已南下，直攻州城，疆臣棄官而遁。克昌乃置酒與親朋訣，並謂沈氏曰：「城將陷，吾寧死守。汝婦人，當先出走以避。」沈氏曰：「夫子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乎？如不信我，請先期就死。」克昌止之，明日乃作書別父，並散其家資，悉遣親戚婢僕出。及滿兵圍城日，克昌以糧餉乏絕，不能禦敵，乃書於壁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吾夫妻同死矣。」乃與沈氏盛服同縊於官舍。事平後，其家人來殮，而色猶如生也。（明清兩代軼聞大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江陰義民別傳（全二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著編源山胡

明季忠義叢刊

- | | | |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江陰義民別傳 | 嘉定義民別傳 | 揚州義民別傳 | 各地義民別傳 | 各地忠臣遺事 | 各地義民遺事 |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一册 |
-

行印局書界世

D. 50

